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1节：楔子(1)
- 第2节：楔子(2)
- 第3节：楔子(3)
- 第4节：楔子(4)
- 第5节：楔子(5)
- 第6节：楔子(6)
- 第7节：楔子(7)
- 第8节：楔子(8)
- 第9节：楔子(9)
- 第10节：楔子(10)
- 第11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1)
- 第12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2)
- 第13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3)
- 第14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4)
- 第15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5)
- 第16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6)
- 第17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7)
- 第18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8)
- 第19节：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(1)
- 第20节：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(2)
- 第21节：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(3)
- 第22节：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(4)
- 第23节：第三章 旌蔽日兮敌若云(1)
- 第24节：第三章 旌蔽日兮敌若云(2)
- 第25节：第三章 旌蔽日兮敌若云(3)
- 第26节：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(1)
- 第27节：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(2)
- 第28节：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(3)
- 第29节：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(4)
- 第30节：第五章 乐莫乐兮心相知(1)

- 第31节：第五章 乐莫乐兮心相知(2)
- 第32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1)
- 第33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2)
- 第34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3)
- 第35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4)
- 第36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5)
- 第37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6)
- 第38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7)
- 第39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1)
- 第40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2)
- 第41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3)
- 第42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4)
- 第43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5)
- 第44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1)
- 第45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2)
- 第46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3)
- 第47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4)
- 第48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5)
- 第49节：第九章 沛吾乘兮兰舟(1)
- 第50节：第九章 沛吾乘兮兰舟(2)
- 第51节：第九章 沛吾乘兮兰舟(3)
- 第52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1)
- 第53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2)
- 第54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3)
- 第55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4)
- 第56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5)
- 第57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1)
- 第58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2)
- 第59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3)
- 第60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4)
- 第61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5)
- 第62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6)
- 第63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1)
- 第64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2)
- 第65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3)
- 第66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4)

- 第67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5)

第1节：楔子(1)

楔子

苗山寂静。

夕阳如血，从重重山峦中徐徐沉下，将无边林莽染上一片瑰丽的金色，更装点出山中的烂漫秋意。

山脉南面的一处深谷，却连一丝阳光也没有，七道浓黑的烟雾从谷底蒸腾而上，悬停在山谷上空，宛如在碧空中绽开了七朵妖异的墨莲。

这便是传说武林七大禁地之一，天风谷。

山峦绵延的青色到此戛然而止，每一块岩石都呈现出浓黑的色泽，其中还点染着若有若无的金光，远远望去，昼夜也仿佛在这里错乱，一片瑰丽的夜空画卷般在青山深处铺开，衬着周围煌煌日色，显得分外诡异。

传说此谷位于天地阴阳交界之处，钟灵毓秀，生长着千种奇花异草，本是苗人采药收蛊的胜地。然而，十数年前，这片山谷突然被无数金蚕蛊占据。

金蚕蛊是《蛊神经》上排名第一的毒物，若能役使，得一便可称霸一方，本是武林中极为罕见的至宝。此地，成千上万只金蚕蛊竟同时出现，布满了天风谷中的每一寸土地，真是武林中旷古未闻的奇观。

然而，没有人敢觊觎谷中的金蚕。

那七道烟雾，乃是比桃花瘴更毒的毒障，中之立死，足以让侵犯者尸骨无存。即便精通蛊毒之术的高手，也挡不住任意十只金蚕的合击，更何况谷中金蚕何止千万！

于是，苗人蛊师中暗自流传着一个不敬的传说——即便是蛊神亲自下凡，也无法踏足天风谷一步。

唯有每年中秋例外。

这一日，谷底的黑障会稍稍散开，满谷的金蚕也会让开一条小道，从谷口直通谷底。这最神秘的禁地仿佛得到了神魔的赦令，网开一面，默默等候着大胆的访客。

然而，每到这个时候，人们却更加远远躲开。只因他们知道，这一日的天风谷，远比平时还要可怕。

谷中除了千万金蚕外，还栖息着七头上古异兽。

七禅蛊。

这些异兽就沉睡在谷底的神魔洞中。每隔七年的中秋之夜，神魔洞开启，它们便会苏醒。此间若有人闯过天风谷，踏足神魔洞，便会引起神兽震怒，不光侵犯者尸骨无存，还将给整片苗疆带来巨大的灾难。

没有人怀疑这个传说的真实性，七年之前的中秋夜，附近十八峒的苗人都听到一声兽吼，吼声惊天动地，山峦动摇。此后干旱、蝗灾、天火……相继而来，折磨了十八峒苗寨整整一年。

从此之后，再无人敢侵犯这神魔之怒。

吉娜却是个例外。

她去天风谷并不是为了采药、寻蛊，而仅仅因为，她想再看一眼这栖息于深谷的神兽。

某个深夜，熟睡中的她被兽啸惊醒，几个哥哥都被吓得哭了起来，唯有她好奇地打开窗，四处张望，想看一看传说中的神兽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。

然后，她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。

那时，天空呈现出瑰丽的紫色，琉璃一般清明、通透，没有一丝瑕疵。一团夺目的光晕明月般悬浮在天际，却是如此耀眼。

她并没有看到狰狞恐怖的神兽，而看到了一双正从光晕中缓缓消散的眸子。

那双眸子是如此夺目，哪怕漫不经心地看上一眼，也会永生难忘。它却又毫无形迹，仿佛只是光与风偶然的邂逅。

然而，天地之间的一切美丽、威严、智慧却都在这里汇聚、沉淀。这双眸子中涵盖的竟是无限广袤的天空，是滋长万物的大地，也是阅尽众生的轮回。

这是只有神佛才有的眸子。

它不仅仅是天地间最无言的大美，也是人们心中永远的庄严、光明与梦想。

吉娜努力睁大眼睛，想将它看得更清，但那光晕却在无声破碎，飞散，化为万亿尘埃。她看到的，只是这眸子消失前的惊鸿一瞥，却觉得如此熟悉，仿佛在渺不可知的前生，她已悄悄凝视了千年。

或许，前生她就是一只鸟儿，默默地守候在它身旁，为它歌唱，为它落泪，为它思念。

千万年的相思还没有回报，今生，她那幼小的心已再度被它迷惑。

吉娜伏在窗棂上，直到东方发白。她心中暗暗发誓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身在何处，也要再见它一面。

第2节：楔子(2)

那年她才八岁。

七年后，吉娜长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姑娘，苗山中各种传说里的鬼山、魔地都去探访了一番，却再没有发现这双眸子的影子。她对神魔洞的向往也就越来越浓，好不容易被她等来了神魔洞重开的机会，又岂能放过?

八月十五那天，吉娜早早出门，赶到天风谷前，太阳还没有落山，吉娜就坐在山崖上，吃过干粮，又重新收拾好了包裹，沿着古藤下到了谷中。

今日的天风谷，黑障退去，景色清明了很多。谷中没有生长花木，只有一种极粗的藤萝，在漆黑的岩壁上纠结盘旋。仿佛传说中的上古巨人，挥动如椽巨笔，在石壁上写下的怪异文字。点点金光就从这些文字的空隙中透出，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。

吉娜知道，这些金光就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金蚕蛊了。

她仔细看去，这些金光并非嵌在岩壁上，而是悬停空中。每一道金光，都笼罩着一团极薄的雾气，宛如一个个水泡，只要轻轻一碰便会破灭，其中的金蚕就会破壳而出，恢复出狰狞的姿态，将侵犯者撕咬粉碎。

吉娜不敢怠慢，小心翼翼绕开岩壁，向神魔洞方向行去，刚走了两步，就绊在了一块石头上，重重地跌了一跤。

吉娜从落叶中爬起来，正要向那石头踢上两脚泄愤，却发现那石头竟发出一声呻吟，缓缓动了起来！

饶是吉娜胆大，也不禁惊得大叫起来。定睛一看，脚下的却不是石头，而是一个人！

那人从头到脚都被一袭黑色斗篷遮得严严实实，看不清面貌。他挣扎着，似乎想站起来，但又力不从心，只得倚着岩石坐下，两道冷光从斗篷下透出，狠狠盯在吉娜身上。

吉娜也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指着他膝盖道：“你受伤了？”两三寸长的羽箭从那人膝头透出，箭尾青羽已被鲜血染红。

那人的目光更加冰冷，却并不回答。

吉娜是个毫无心机的孩子，虽然隐约感到了他的敌意，却不忍见死不救，她急忙赶过去，掏出手绢帮那人包扎伤口。

那人失血太多，已无力抵抗，只得任由她摆弄。他的目光一直冷冷盯着吉娜的动作，若这个小姑娘不是真心为他治伤，那么就算不能起身，也至少有七种方法能立刻杀死她。

吉娜完全不知道他的心思，仔细为那人包好了伤口，

那人的目光也缓和了些，对吉娜道：“把我胸口的红色瓶子拿出来，喂我吃下去。”声音虽有些嘶哑，但仍掩不住的妩媚好听。

吉娜不由完全怔住了：“是个姐姐？”

那人声音陡然一厉：“快！”

吉娜吓了一跳，手忙脚乱在她怀中一阵乱掏。没想到她身上藏着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瓶子，正一个个分辨，却不小心触到她的伤口，那人闷哼一声，正要发怒，又强忍了下去。

好容易吉娜找出药丸，喂她服下，又见她失血过多，于是将随身的水袋解开，递了过去。

那人没有喝，只闭目坐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似乎是药效发作，那人渐渐缓和过来，对吉娜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吉娜怕说出神魔洞的传说，会将她吓坏，于是编了个谎言：“我帮阿婆采药，不小心迷路才走到这里的。”

那人将信将疑的看了她一眼，却也并不再问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那人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
吉娜睁着大眼睛，摇了摇头。

那人缓缓道：“我是百蛊门门主，蓝彩衣。”

吉娜点了点头，却是一脸茫然。

蓝彩衣见吉娜没有听过她的名字，很有点失望，只得叹息了一声：“我因为被坏人追杀，才会昏迷此处。”

吉娜又茫然点了点头。

蓝彩衣道：“我本要去神魔洞取七禅蛊，没想到在这里中了敌人的埋伏……”

吉娜大眼睛忽闪忽闪道：“七禅蛊？那是什么啊？”

她不禁想起了七年前看到的那双眸子，难道这眸子的主人，竟然就叫做七禅蛊？

那人有些不耐烦：“你背我去神魔洞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第3节：楔子(3)

她似乎颐指气使惯了，说出话来一派命令的口吻。吉娜倒也不以为忤，答应了一声，背起蓝彩衣就走。

蓝彩衣目光闪烁，心中盘算，一到神魔洞，就杀人灭口。

吉娜背着蓝彩衣，气喘吁吁的在山路上跋涉着。好在她年纪虽小，但在苗疆爬高窜低也习惯了。她一面爬山，不时还回头问问蓝彩衣累不累，伤口痛不痛。蓝彩衣看她一派天真，不似作伪，防备之心也渐渐淡了。

涉过一条小河，蓝彩衣让吉娜在草地上休息，缓缓道："七禅蛊，传说乃是七只上古神兽，经异人练化后，具有惊天动地的无上威能。一旦寄身，寄主的一切都将被神蛊改变，从此，剑术、内功、杀气、智慧、容貌……无一不臻于绝顶。这就是七禅蛊的力量，也是天下人觊觎它们的原因。"

吉娜听得目瞪口呆，她久处苗疆，对蛊术也略有了解，但却从未听说蛊术能给人如此大的改变。

蓝彩衣对她的少见多怪不屑一顾，继续道："十数年前，书生邱渡无意得到了七禅蛊，顿时从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成为天下敬仰的大侠。但邱大侠不幸在武林大会中，与魔教长老同归于尽。七禅蛊也受到了重创，其中六只都陷入了常年沉睡，只有此生未了蛊受伤最轻，每隔七年苏醒一次，为七禅蛊遴选新的主人。"

她看着岩壁上的点点金斑，脸色变得沉重起来："天风谷有万千金蚕蛊把守，除了中秋之外，绝没有任何人能靠近。而神魔洞中的金蚕，却比谷中还要多上千倍！"

吉娜看了蓝彩衣一眼，有些担忧地道："这么危险，姐姐现在身体又受伤了，可一定要小心……"

蓝彩衣的笑声中有些苦涩："没有什么小心不小心的。我此去神魔洞，就是要接受此生未了蛊的考验。它若认可，我从此成为七禅蛊主

人，金蚕蛊也自会追随我左右。若不，我便会被那些金蚕撕咬得粉身碎骨。”

吉娜大惊失色：“那……那姐姐还是不要去了，还是等七年后养好了伤……”

蓝彩衣挥手打断吉娜的话：“金蚕蛊天下无敌，养不养好伤对结果毫无影响，何况……”她的声音透出些许苦涩，“何况，这已是我唯一的机会。”

吉娜愕然：“为什么？”

蓝彩衣道：“十年前，我修炼蛊术入魔，多方搜索奇方异术，才勉强苟延残喘，活了下来，如今药物的作用越来越小，我已等不到下个七年了！”山风吹来，她紧紧抱着黑色斗篷，肩头却仍在微微颤抖，看上去宛如一头被逼到绝境的母兽，痛苦而无助。

吉娜眼中波光盈盈而动，喃喃道：“没想到姐姐这样可怜……”她抬起眸子，“可是，姐姐有成功的把握么？”

蓝彩衣冷哼了一声，似乎不屑吉娜的疑问：“七禅蛊虽然难得，但我却是天下极少数拥有神蛊钥匙的人之一。”

吉娜不禁又起了好奇心：“哦？七禅蛊的钥匙，到底是什么啊？”

蓝彩衣看了吉娜一眼，道：“告诉你也无所谓，因为你就算知道了，也是得不到此生未了蛊的认可的。”

吉娜脸上一红，分辩道：“我可没有想要……”

蓝彩衣冷笑一声，指了指自己笼罩在黑纱下的脸：“这就是钥匙！”

吉娜瞪大眼睛，全然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蓝彩衣的眼中泛起光芒：“上次战斗后，其他六蛊都陷入常年沉睡，因此，替七禅蛊选出新主人的责任只能落在了此生未了蛊身上。此生未了蛊的作用就在于改变寄主的容貌，因此，它选择主人的标准不是武功，而是容貌。”

容貌？

吉娜不禁一怔。

蓝彩衣将目光投向远天，傲然重复了一遍："传说此生未了蛊乃是天上神魔，它能让每个人看到心中对至美至爱的想象。因此，也只有真正的绝色美人，才能得到此生未了蛊的认可。"

至美至爱。吉娜听着她的话，脸上流露出痴迷之色。

她不禁又想起了那双眸子，难道这就是自己心中的至美至爱么?

那它们又属于何等样的绝色佳人呢?

一阵山风吹来，将吉娜从失神落魄中唤醒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怀疑地望着蓝彩衣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第4节：楔子(4)

蓝彩衣的容貌隐在黑纱下，看不真切，但隐约觉得肤色黧黑，加上如今满面血污，蓬头诟面，又哪里有一点绝代佳人的风华?

蓝彩衣看到吉娜直愣愣地看着她，不禁心头火起。

百蛊门门主蓝彩衣，当年乃是赫赫有名的苗疆第一美人。只是近年疾病缠身，少走江湖，加之百蛊门势力日益削弱，沦为江湖三流门派，声势才渐渐淡了下去。这第一美人之称，也被白水堡主夫人抢去了，此事蓝彩衣深以为恨，若不是如今身处荒郊野岭，正是用人之际，真恨不得将吉娜一掌拍死。

吉娜见蓝彩衣满面怒容，连忙把头低下，摆手道："我，我只是想看清姐姐的样子……"

蓝彩衣冷哼一声："你真的要看？"

吉娜怯怯的思索了片刻，还是点了点头。

蓝彩衣缓缓将脸上黑纱揭下。

吉娜"啊"了一声，跌坐在草地上。她此刻的神情完全不似看到了绝色美人，而是光天化日之下见到了厉鬼。

眼前这张脸，也真的和厉鬼相差无几。

粗糙黧黑的皮肤上，遍布着铜钱大小的白斑，白斑间隙点缀着无数状若蚕豆的疮疥，其中几颗也已破皮溃烂。口眼淤血歪斜，鼻子高高肿起，仿佛刚被人狠揍过一顿，看去惨不忍睹。

蓝彩衣冷哼一声，将黑纱罩上，道："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。"

吉娜惊得说不出话，只好拼命点头。

蓝彩衣道："七年前，我曾去过神魔洞一次。那时，神魔洞的秘密刚刚传晓江湖，自不量力去取蛊的人，竟有两百多个。只可惜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"

吉娜看了看蓝彩衣，想说：“那你不是被金蚕咬成这样的吧？”却终于没敢说出口。

好在蓝彩衣没有看她，而是遥望远方，似乎陷入了回忆之中：“我能活下来，多亏亲眼见到了秦梦楼被金蚕咬得粉身碎骨的一幕。”

吉娜愕然：“秦梦楼又是谁？”

蓝彩衣答道：“白水堡主夫人。自我练蛊入魔，闭门修养后，她就成了苗疆第一美人。当年迷恋她的人，没有一千，也有八百。白水堡堡主为了得到她，也不知杀了多少人，费了多少财力，耗了多少心机。成亲那日，聘礼是三斛南越明珠，真是古今无有的奢华。一时之间，普天下的女子无不艳羡，叹恨上天不公，没让这样的好事落在自己头上。”她轻轻冷笑了一声，“可谁知道，白水堡主本是断袖之人，对女色毫无兴趣。他费尽心机迎娶秦梦楼，又对她百依百顺，只不过是要骗她替自己取蛊罢了！”

吉娜听得似懂非懂：“但她为什么会死呢？”

蓝彩衣摇了摇头，“只因为她的美貌还不够。”她的声音中有些失落，“在她入洞之前，我曾仔细打量她的容貌。自负虽未必弱于她，但最多也就在伯仲之间。她没有得到此生未了蛊的认可，当年的我也未必能。因此，那一年，我没有贸然进去。而是悄悄从洞口逃走了。”

她长长叹息了一声：“七年来，那一幕无时无刻不重现在我脑海，满天兽啸，金蚕振翅声震耳欲聋，血雨纷扬坠落，人们惊惶逃避，这恐怖如炼狱一般的场景中，我却看到了一个影子。一个至美的影子。”

“那就是此生未了蛊的幻影。”她的声音如山风一样凄迷，“那是凡人无法想象的美丽，只要看过一眼，就会不惜粉身碎骨，也要沉醉在它怀中。如果说，以前我是为了治疗伤势来取七禅蛊，那么自从见它之后，我宁愿用所有的生命，来祈求它给我一日的美丽。”

她顿了顿重重地重复了一句：“和它一样的美丽。”

吉娜不禁想，如果此生未了蛊幻化的，是每个人心中的至美至爱，那她所看到的幻影，和蓝彩衣的应该不同吧。但那种痴迷的心境

却是一样的执著——宁愿死去，也要再看它一眼的执著。

蓝彩衣的声音渐渐有些苦涩：“之后，我用了一年的时间，练成了早已绝传的刹那芳华蛊。”

吉娜讶然：“刹那芳华蛊？这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蓝彩衣道：“刹那芳华蛊的作用也是改变寄主容貌，但与此生未了蛊不同，它是常年压榨寄主的美丽，只让它在某一个时刻绽放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它会让练蛊之人平日变得极丑，而只在某一时刻，将美丽全部释放。变丑得越厉害、时间越长，那一刻的美丽也就越是动人。”

第5节：楔子(5)

她的手从自己脸上拂过，动作中似乎有无限的眷恋，声音在轻轻颤抖：“为了一个时辰的美丽，我忍受了七年的丑陋。七年来我戴着黑纱，日夜面对着这张不堪入目的脸，就是为了在今夜面对七禅蛊的一刻！”

她声音有些哽咽，胸口起伏，仿佛承受着无尽的痛苦。可以想见，这七年她过着怎样不见天日的日子。

吉娜渐渐觉得她非常可怜，只得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赶紧赶路吧。”

蓝彩衣深吸一口气，渐渐平复下来，让吉娜将自己背上，向神魔洞行去。

夕阳渐渐隐没，一轮皓月爬上苍穹。

万仞绝壁上，沉睡的金蚕发出七彩光晕，宛如一个个悬停在空中的水滴，映得整个天风谷美丽非常，却也诡异非常。

中秋朗月的照耀下，神魔洞宛如一头巨兽，静静伏于山谷尽头，洞口两条石笋高高耸起，直插苍穹，宛如巨兽口中的厉齿。洞中看不见丝毫亮光，仿佛张开的一张阔口，耐心等候着踏入它领地的猎物。

吉娜惊讶的发现，洞口已经有了一个人。

那人侧卧在洞口的一方青石上，正在鼾睡，身上衣衫褴褛，还散发出阵阵臭味，分明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乞丐。

老乞丐头发本已全白，却裹上了一层厚厚的污泥，显得灰白斑驳，说不出的肮脏。脸上皱纹纵横交布，看上去已经有一百岁还不止。更为可怕的是，他的眼睛早已被剜去，只剩下两个深深的黑洞，让这张苍老、丑陋的脸更添上了几分狞恶。

吉娜看了他一眼，突然想起寨东的阿盘婆死的时候，脸上也是这般灰噩的色泽，心中不免有几分害怕，怯怯地躲在蓝彩衣身后。

蓝彩衣扶着吉娜，目光死死盯在这个乞丐身上，似乎想看明白他的来历。

她行走江湖多年，当然知道不可以貌取人的道理。然而当她小心翼翼地将内息探出，却收不到丝毫回应——这老乞丐竟似全然不会武功一般。

蓝彩衣心下一惊，神魔洞位于天风谷深处，若他真是个不会武功、又奄奄一息的老乞丐，又怎么可能找到这人人畏惧的武林禁地？

难道这人竟是绝顶高手，已能将内息练到无形无迹的地步了么？

正在惊讶，那老乞丐竟缓缓从巨石上坐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似乎在侧耳倾听什么，嘶声道："终于有人来了么？"

蓝彩衣皱眉道："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"

"我怎么会在这里？"那老乞丐咳嗽了几声，摇头道，"丫头，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我在这里住了十四年了。"

蓝彩衣的脸色更加凝重："你住在这里？"

老乞丐伸出手，捶了捶早已站不直的腰，叹息道："我在这里守护七禅蛊。"

一听到七禅蛊三个字，蓝彩衣脸色陡变，一手悄悄向怀中掏去。

老乞丐似乎看透她的心思，脸上皱起一个笑容："我记得了，你叫蓝彩衣，七年前来过。"

蓝彩衣的手突然止住，愕然道："七年前，我并没有见过你。"

老乞丐笑道："那不过是我不想让你们看见罢了。"他又摇了摇头，"丫头，你若是蓝彩衣的话，就不必进去了，免得枉自送了性命。"

蓝彩衣眉头皱起，怒道："为什么？"

老乞丐悠然道："因为你和秦梦楼一样，都还不够被此生未了蛊认可的资格。"

蓝彩衣怔了怔，重重冷哼一声："你凭什么说我不能？你又老又瞎，难道还能分辨美丑不成？"

老乞丐摇头道：“我虽眼瞎，心却不瞎。我在此守护七禅蛊多年，只得了一个好处，就是能听懂蛊语。”

蓝彩衣冷笑更浓：“蛊语？那它说什么？”

老乞丐笑了笑，指着洞中道：“此生未了蛊说，你最好不要进去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七年前，我也曾这样劝过秦梦楼，可惜她不相信。”

似乎为应证他的话，那些悬停在崖壁上的金蚕蛊突然闪烁起来，发出夺目的彩光，将山谷照得一时透亮，又缓缓黯淡下去。

蓝彩衣的目光死死盯在老乞丐身上，似乎在分辨他话中的真假，渐渐的，她的怒火也随金蚕的彩光熄灭，她冷笑道：“老瞎子，你这次可看走了眼，我已不是七年前的蓝彩衣！”

第6节：楔子(6)

她突然一挥手，将脸上黑纱揭下。

十五的月光宛如流水一般，垂照在她的脸上。

吉娜习惯性地正要捂上眼睛，双手却宛如被无形的绳索套住，停在半空中。

她此生绝未见过如此美艳的女子。

那张原本丑陋的脸不知何时已变得细腻温润，仿佛是整快美玉雕成，没有分毫的瑕疵。而脸上的每一分线条都是如此精致、完满，仿佛经过了神匠精心刻画，美得竟全然不似真人。

吉娜心中不由暗暗惊叹，是怎样的蛊术，才能造就出这样一张完美的脸。

苗女多美貌，吉娜见过的美人并不少，她本人虽然年幼，但也出落得清秀娇俏，可谓百里挑一之选，但无论何等样的美人，都会有些许遗憾，造物总是如此吝啬，不会将真正完美之物赐予人间。

然而，经过了刹那芳华那近乎残忍的锻造，蓝彩衣的容貌真正泯灭了一切瑕疵，七年的压抑、扭曲的美丽，终于在这一刻喷薄而出，绽放出妖异般的光芒，几乎灼伤了吉娜的眼睛。

蓝彩衣似乎十分满意吉娜的惊讶，徐徐转向老乞丐，傲然道："现在，老先生能否帮我再问问此生未了蛊呢？"

明月照在她绝美的脸上，她整个人仿佛都散发出逼人的光彩，与刚才重伤委顿判若两人。

或许是因为不能看见她的脸，老乞丐的神色并未有太多改变，他方要开口，一个淡淡的声音却从几人身后传来："蓝姑娘此刻的容貌，正应了古人一句话之评。"

众人骇然转身，就见身后的空地上，不知什么时候竟多出了一顶镂花软轿。

轿子样式十分古雅，紫檀轿身上雕着仙鹤云藻，看去十分华丽，青玉色的轿帘徐徐垂下，让轿中人的身影也变得隐约起来。

蓝彩衣心下一沉，荒山野岭之中，人行走都极为困难，何况一顶轿子？更何况，他来到自己身后，自己竟完全没有察觉！

蓝彩衣眉头深深皱起，轿中人的武功显然更在她之上，若也是为七禅蛊而来，倒是个真正的劲敌。

轿中人顿了顿，似乎在等几人的惊愕散去，才徐徐将刚才的话说完：

“美则美矣，全无灵魂。”

蓝彩衣脸色陡变，欲要发作，却忌惮那人武功了得，只有强压心火，怒目而视。

轿帘在夜风中轻轻飘扬，宛如空中的一段夜云。

却听那人道：“此生未了蛊天生神物，所求所待，绝不是妖蛊之术造出的木石美人。只有完美容颜加上绝代风姿，才可称得上真正天姿绝色，也才能打动神蛊。”他似乎轻轻叹息了一声，“蓝姑娘如今容貌不可谓不美，但心胸狭窄、冒进妄为，绝代风仪几个字，却是万万说不上了。”

蓝彩衣怒到极处，反而笑出声来：“说得倒是容易，你倒是找出一个容貌既是绝美，风华亦是绝代的美人，给我们大家开开眼界。”

那人默然片刻，良久长叹一声，一字字道：

“就是我。”

“你？”蓝彩衣忍不住暴出一阵大笑，笑得弓下身去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南宫韵。”他的声音并不高，也没有丝毫炫耀，仿佛只是与朋友谈笑中，不经意地提起了自己的名字。

然而，蓝彩衣的笑声却戛然而止。她霍然抬头道：“你是南宫韵？”她又重复了一遍，“南宫世家的南宫韵？”

南宫韵淡淡笑道：“是我。”

蓝彩衣猝然闭口，吉娜却觉得她的身体渐渐沉重起来，几乎扶持不住。

江湖也是一个世界，总会私下流传着种种排名，百年前，武林异人百晓生排兵器谱，名噪一时；一些登徒浪子也会不时炮制出武林美人谱来，私下流传。而武林女子相对官宦闺秀而言，受到的约束较少，风气较为开化，自然也模仿着排出了她们心目中的美人谱。

——当然这美人全部都是男子。

这份特殊的谱册叫做兰台谱，以楚国美男子宋玉之号“兰台公子”命名。谱中之人也以宋玉为楷模，主论容貌风仪，兼考人品武功，共有二十余人榜上有名。

谱册在武林世家小姐闺房中秘密流传，向来无人知晓，直到五年前，蜀中唐门大小姐唐岫儿无意中将之丢失，就此泄漏，顿时引得江湖一片哗然。

第7节：楔子(7)

武林中的老顽固们感叹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但碍于唐门的声势，也不敢多说。于是这份兰台谱竟流传得越来越广，妇孺皆知。上榜的少侠们表面不屑，心中却暗自窃喜，之后无论行走江湖，还是门派联姻，都是身价十倍。到后来这份谱册干脆从地下转为公开，人人传抄，洛阳纸贵，真是武林中古今未有的奇观。

在兰台谱上，南宫世家九公子南宫韵，正是榜眼。

南宫韵名字下，还有武林第一才女卿云亲手写下的品题：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

没有人怀疑，南宫韵是当时最当得起这个品评的人。出生世家，文采风流，年未弱冠，归云剑却已练到了江湖一流的地步，的确是武林中难得的人才。

南宫韵虽出身高贵，为人却温宛和蔼，时常行走江湖，为武林中人排忧解难，一改南宫世家高高在上、拒人千里的印象，一时声誉鹊起。

当时，几乎每个少女都做过一个梦，自己能在深山秀谷中邂逅九公子，被他援手于危难之中，从此相识相知，演出一段传奇。

甚至有一些迷恋九公子的少女，暗中结成组织，准备离家出走，去江湖中追随九公子足迹。她们甚至还发动了一次口舌之战，要将兰台谱的排名改一改，将九公子推上第一的宝座。

然而争议良久，九公子依然排在榜眼之位。

因为第一是魔刀堂少堂主，孟天成。

如果说九公子尚经常行侠仗义，行走江湖的话，孟天成则离群索居，神秘莫测。魔刀堂与南宫世家乃是宿仇，百年来争斗不休。南宫韵与孟天成一正一邪，又恰恰都是两家翘楚，自然成了少女们闺中最好话题。

只是三年前，南宫世家与魔刀堂决一死战，南宫世家损失惨重，几位长老尽皆战死，而魔刀堂则满门被灭，从此销声匿迹。传说孟天成也在决战中坠落山崖，引得少女们好一阵叹惋落泪。

自此，兰台谱虽未改写，但南宫韵却已成为无冕之王。

神魔洞前月光明灭不定，蓝彩衣只觉心中暗暗发苦。

她当然听说过南宫韵的名字。且不说他的容貌是否有传说中那般清绝天下，单是他手中的归云剑，自己就一分胜算都没有。

这时，南宫韵却笑了："南宫韵绝非恃强凌弱之辈。蓝姑娘既然先到一步，若执意要入洞去见此生未了蛊，在下绝不阻拦。"

蓝彩衣一怔，似乎没想到南宫韵竟如此大度，放她先行入洞。须知七禅蛊只会选定一个主人，若先认可了蓝彩衣，就算南宫韵是神仙化人，也是再无办法了。

但随即，她从这大度中读出了轻蔑。

她注视着软轿中的人影，冷冷道："你如此自信，是笃定我不可能成功了？"

南宫韵微笑不语，似是默认。

蓝彩衣扶着吉娜的肩头，勉强站直了身子，伤口的疼痛反而激起了她的勇气："我受了整整十年的折磨，才等来这个机会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，百蛊门虽非高门大派，却也不曾怕了别人。"

她秀眉微颦，轻轻咬住嘴唇。那一点点委屈与坚强，反而使她木石般的美貌变得生动起来，在月光照耀下，显得格外动人。

南宫韵轻轻叹息了一声："你又何苦执著，白白舍弃生命呢？"夜风轻轻吹起轿帘，他已从软轿中走出。

万千金蚕蛊身上突然发出夺目的彩光，仿佛它们也禁不住齐声赞叹。无数彩光在一瞬间凝结为朵朵秋云，轻轻环绕在他周围。

但这些光芒再明亮、再美丽，却也掩盖不了他本身。

他青玉色的衣衫上，淡淡描绣着云纹。让他整个人都宛如笼罩在美玉一般柔和的光晕下，看去是那么的高远清华。蓝彩衣聚精会神想

要看清他的容貌，却始终不能，片刻之间，她竟起了一种错觉——她甚至不能确定眼前之人是否还在世上！

只有那淡淡的笑容，让他整个人又变得如此温暖，似可触摸，仿佛他本是天上之人，只因这一笑，又回到了人间。

蓝彩衣却觉自己心中的热情在一点点变冷，最后凝为寒冰。

玉山在侧，顿觉自惭形秽。这种感觉真切地袭来，一点点将她的心侵袭为死灰。

第8节：楔子(8)

她在心中默默对比着彼此的容颜，并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，只知道自己的确是败了！

为什么，为什么七年痛苦换来的刹那之美，最终还是不敌他的一个笑容?

难道自己真的与七禅蛊无缘么?

蓝彩衣脸上的惊愕、失望渐渐转变为苦涩。

吉娜本来为南宫韵的容貌所摄，正看得目瞪口呆，却感到蓝彩衣的手渐渐变得冰凉，不由担心地道："姐姐，你怎么了？"

她目光落在蓝彩衣脸上，却不由大惊失色。她的脸并没有改变，但美丽眸子中却泛出一片死灰的色泽。

她的目光看上去竟和垂死的阿婆一样苍老。

吉娜只觉一阵噩寒从心底深处升起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："姐姐，不要……"

就在这时，蓝彩衣眼中掠过一丝绝诀，两条彩色丝带突地从她袖中激射而出，将她整个身子托起，向神魔洞中飞去。

"不要！"吉娜失声惊呼，正要去抓住她，却被一股强大的反挫之力弹开了。

吉娜连忙爬起来，却只看到蓝彩衣最后的眼神。

她投身神魔洞，并不是想要获得此生未了蛊的认可。而是一切希望破灭之后，她只有用毁灭，来表达自己的最后一点尊严。

她宁愿在最美的时刻，葬身七禅蛊身前，也不愿在病痛与丑陋的折磨中，慢慢死去。

——如果我不能得到你，那请让我再看你一眼。

然后，沉醉在你给予的死亡中，无怨无悔。

吉娜怔怔地跪在冰冷的青石上，蓝彩衣最后的身影如惊鸿一瞥，却是如此动人。

然后，一声巨大的兽啸直干云霄。

天地动摇，四周山石滚滚落下，吉娜几乎立身不住。

一阵嗡嗡振翅之声大作，伴随着蓝彩衣凄厉的长笑，但瞬间，她的笑声就已淹没在骨肉破碎的裂响中了。

一切又重归寂静。

吉娜又惊又悲，眼圈立刻红了起来。身后那老乞丐轻轻摇头道："可惜。"

南宫韵脸上又浮起那优雅的笑意，拱手对老乞丐道："老先生，现在轮到我去取蛊了。"

"你也不必。"一个声音在黑暗中响起，那声音低沉动听，却带着莫名的森寒，连谷中的夜风也不禁为之瑟缩。

南宫韵也不由微微变色："谁？"

"我。"一个黑色人影在月色中渐渐清晰。

"孟天成？"南宫韵温婉的笑容顿时有些僵硬，"你还没死？"

那人缓缓向洞口走来，一字字道："二百八十条人命，还没找你们南宫家讨回来，我又怎么会死？"夜风如鬼啸般响起，大片墨云宛如张开了一对巨大的羽翼，捧侍在他身后，随着他的脚步，徐徐向神魔洞压下。

南宫韵摇了摇头："不可能，你中了我的归云剑，绝不可能活这么久的。"

孟天成冷笑道："我只是没有想到，堂堂南宫世家的公子，江湖上人人敬仰的少侠，竟会在剑上下毒！"

南宫韵想要反驳，却一时无语。看着他步步逼来，不禁又想起了月光下他那弯血红的魔刀，和赤红的双瞳，心中不禁一寒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勉强沉下心来，道："你……你也来取七禅蛊？"

孟天成在他面前三尺处止步，森然笑道："还有人比我更配来见此生未了蛊么？"

他长身站在南宫韵面前，黑衣宛如羽翼一般在山风中翻飞。

这一刻，借着微薄的月光，吉娜看清了他的脸。

这张脸极为清俊，惊若天人，却又偏偏带着浓厚的邪气。

如果说南宫韵宛如美玉一般温婉动人，那他就是一团暗狱之火，在仇恨中燃烧出夺目的光华。

这光华带着邪恶、妖异，却是如此耀眼，将南宫韵精心维持的风仪一点点侵蚀、焚灭。

无边杀气，从孟天成身上透出，沉沉压在整个神魔洞口。南宫韵心中一惊，短短三年时间，他的武功竟进步了这么多。

孟天成冷笑，又向前踏了一步。南宫韵为他的气势所迫，几乎要向后退去。但是他没有，他只是紧紧握住了归云剑。

他知道，这个时候后退哪怕小小一步，他就彻底失败了。自己的梦想，父辈的期望，南宫世家的百年荣耀都会在这一退中彻底化为泡影。

第9节：楔子(9)

所以，他只能克制胸中的恐惧，努力让自己站得很直。

虽然在吉娜看来，他依然玉树临风，风姿清绝，但一旁的老乞丐却已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夺目的红光如闪电般划破夜空。

南宫韵的归云剑刚刚出鞘，却感到咽喉处宛如被风吹过，微微有些发寒。然后，他看到孟天成那双被仇恨点得赤红的眸子。

“你的债，总是要还的。”

“砰”的一声轻响，大蓬鲜血喷溅而出。

吉娜一声尖叫，南宫韵的眼睛陡然张大，不可置信地望着对手。

然后，缓缓倒下。

鲜血如飞花落叶，洋洋洒洒，但孟天成没有躲闪，而是在血雨中，徐徐张开衣袖，尽情享受着仇人鲜血的温度。

温润腥咸的液体，沾湿了他披散的长发，和羽翼般飞扬的衣带。他看上去就宛如在复仇中沉沦的王子，将自己清俊的容颜、高绝的武功、和心中的善良、眼中的温暖一起交给了妖魔。

良久，他将手中赤红的弯刀收起，也不看吓得瑟瑟发抖的吉娜，径直向神魔洞走去。

“站住。”

孟天成皱眉——他本以为，没有人敢在此时拦住他。

回头看去，却见那老乞丐正用脸上两个黑洞对着自己，孟天成不禁一阵厌恶，冷冷道：“怎样？”

老乞丐摇头道：“你不能进去。”

孟天成的声音更冷：“为什么？”

老乞丐长长叹息一声道：“十几年来，来到神魔洞的人不下数百。你的确是其中最优秀的。”他的脸色冷了下去，话锋一转，“但还是不够。”

不够?

孟天成的脸色冷如冰霜，森寒的杀气流水一般从他袖中的弯刀透出。老乞丐却仿佛完全不觉，挥手道："走吧，此生未了蛊不会认可你。"

孟天成注视着他，杀气渐渐敛起，转身依旧向洞口走去。

老乞丐长叹道："我好心阻止你，并不是因为你比他们接近此生未了蛊的要求，而是他们取蛊，都有不得已的理由，而你不是。你只是受人所托而来，又何必如此执著？"

孟天成不禁停下脚步，重新打量这老乞丐："你怎么知道？"

老乞丐道："你不必问我，我只告诉你一件事。"他的话音不高，却带着不容置辩的力量，"我守护神蛊多年，已与它们心意相通，你若相信我，立刻放弃。"

孟天成紧闭嘴唇，并不答话。

老乞丐道："我虽看不见，却能感到你心中的犹豫。你有未报之仇，未报之恩，未尽之情，的确不应该轻生的。"

月光下，孟天成的身影似乎微微颤动了一下，显然老乞丐的话，已触动了他心灵深处最软弱的一线。

孟天成缓缓抬头，月光倾洒在他的脸上："我只想知道，此生未了蛊到底要寻找怎样的主人？"

他半面脸庞已被鲜血沾染，但这不仅无损他出尘的清俊，反而与他与生俱来的邪逸之气映衬，更显出一种独特的魅惑。

这种魅惑，足以让任何一个少女心动。

他的确有资格问这样的话。

若连他也不能获得此生未了蛊的认可，那还有谁能?

老乞丐却笑了："一年前，我也很疑惑这个问题。敢于前来神魔洞取蛊的，无不是万里挑一的美人，神蛊却不屑一顾。等了一年又一年，我也不禁着急起来，开始在江湖上四处行走，希望能找出更为出色的人选。直到一年前，我看到了他。"

老乞丐的声音竟因激动而微微发颤："我一眼认定，他就是七禅蛊要寻找的人。于是我几次暗中留信，希望他能领悟我的苦心，来到神魔洞……但他还是没有来。"

孟天成道："为什么"

老乞丐苍老的脸上掩不住失落："因为他已不需要七禅蛊。真是可笑，想要七禅蛊的人，七禅蛊不想要他。七禅蛊在等的人，却并不需要七禅蛊。"

孟天成仰望明月，脸上浮现出一个讥诮的笑容，似在嘲笑自己，又似在嘲弄此事本身。

老乞丐长叹："我也已经老了，只怕等不到下一个七年，难道这天生神物，终究无法为世所用，只能长眠于深山大泽之中么？"

第10节：楔子(10)

孟天成瞑目思索片刻，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老乞丐的脸色凝重下来，一字字道：“新任武林盟主，杨逸之。”

杨逸之，这普普通通的三个字，却仿佛带着莫名的力量，夜风一般从天风谷中飘过。

孟天成的双眼霍然睁开，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。

他眼中的神色十分复杂。

这样的神情，吉娜一天之内已经看到了三次。第一次是蓝彩衣听到南宫韵的名字，第二次是南宫韵见到孟天成。

第三次就是现在。

杨逸之？

吉娜不禁对这个名字起了强烈的好奇心，到底是怎样的人，才能让七禅蛊如此看重，能让孟天成也甘避锋芒？

难道说，他就是自己要寻找的，那双眸子的主人？

想到这里，吉娜的心中一阵热血沸腾，恨不得化身飞鸟，马上来到他面前。

老乞丐望着孟天成，似乎在重申一个事实：“七禅蛊本是为他而等。”

孟天成沉吟良久，身后，万千金蚕蛊光芒明灭不定，一如他心中天人交战。

他终于点了点头：“这三个字，便够我向王爷交代了。”突然转身，向谷外走去。

吉娜瑟缩着躲在一旁，看着他的衣角从自己眼前飞扬而过。她本想叫住他，询问杨逸之的下落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这一日奇变迭生，早已让她惊得没了力气。

吴越王府。

华灯摇曳不定，明黄色的帷幕在夜风中微微起伏。

吴越王默默听完了孟天成的陈述，叹息道：“你做得对。”

孟天成脸上略有愧色：“是我办事不力……”

吴越王摆手道：“不必自责，你走之前，我一再叮嘱你要听从洞口老乞丐的判断。他若说你不能，就不必冒险。”吴越王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缓缓道，“在我心中，人才比七禅蛊更加重要。”

孟天成低下头，清俊的脸罩在斗篷的阴影下，却看不出神色。

他沉默良久才道：“那个老人是谁？”

吴越王淡然笑道：“他就是上一任七禅蛊的主人。”

孟天成皱起眉头：“邱渡？”

吴越王点了点头：“正是，与魔教长老一战，他身负重伤，幸得三生蛊之助，并未丧命。但他深爱的女子，却死在了他怀中。邱渡自此心灰意冷，无心涉足江湖，于是将七禅蛊从身上取下。十余年来，他隐居山谷，即是要为这七只上古神兽找到新的寄主，也是为了远离俗尘，追缅往事。”

孟天成点了点头。

吴越王苦笑道：“早有耳闻，七禅蛊乃不祥之物，每一届寄主都不得善终，如今看来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。”他的笑容里有些自嘲，“但兵者不祥之物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相比七禅蛊带来的力量，这些传言又何足畏惧？”

孟天成淡淡道：“王爷如今的武功已经足够睥睨当世，又何必非要借邪法之助？”

吴越王看着他，笑容里有些自嘲，“睥睨当世……”他逼视着孟天成，一字字道，“比杨逸之如何？比卓王孙如何？”

孟天成一怔，无法回答。这两个名字宛如尖刀一般，再度刺痛了他的心。

吴越王也是一样。

他渐渐将目光挪开，长叹道：“我所图的，乃是整个天下；我要创立的，是今古未有的伟业。因此，我必须得到天下无敌的力量。”他注

视着自己的手掌，一字字道，“现有的这些，还远远不够。”

孟天成低头道：“是。”

吴越王脸上渐渐聚起一个微笑，声音也为之一缓：“所以，还要你帮我。”

孟天成没有答话。

他当日被南宫韵暗算，跌落山崖，是吴越王将他救起，以奇方异术，助他恢复、增进武功，甚至还让他得到了最爱的女人为妻。他本是桀骜不逊的魔道少年，但一日灭门之祸，已让他人生彻底改变。为了报仇雪恨，他就算献身为魔也在所不惜，何况这仅是吴越王给他的一份礼遇?

三年来，他绝口不提报恩之事，却已许下承诺，无论多难之事，也要替吴越王完成。

吴越王沉吟道：“七禅蛊既然不可得，那只好先设法找到四天令了。”他从袖中取出一封信函，“数年前，魔教教主集齐四天令，掘出天罗宝藏，借其中秘宝之力，屠武当，灭少林，一时风光无限。之后，四天令再次分散，流落四方。据我所知，其中一枚已经到了扶桑。你要做的，就是去一趟日出之国，替我将这枚玄天令取回来。这封信中，有你东渡所需的一切。”

孟天成接过信函，却有些犹豫。

吴越王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你心里一定很疑惑，既然天罗宝藏已被取走，我搜集四天令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孟天成默然。

吴越王道：“我本也以为四天令的作用，只是开启天罗宝藏的钥匙。直到一年前，先知告诉我，原来四天令中还隐藏着一个更为巨大的秘密。只要解开?这个秘密，就能执掌倾覆天下的力量，而这，正是我最想要的。”

孟天成点了点头，他并不想追问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，因为他相信吴越王的判断。

他缓缓将信函收起，嘴角挑起一丝笑意：“一年之后的今日，必献玄天令于此。”

这是他的承诺。

第11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1)

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

一年后。

云雾山中的山花开了又谢，满山藤萝却比去年更加翠碧了。巨木莽莽芊芊，蔽日参天，中间怪蟒横行，兽迹处处，毒草异花，含腥吐蕊。一进林中，洪荒之气逼人而来，仿如天地开辟以来，此山从无人类踏足一般。

春去秋来，吉娜已经十六岁了。

山风吹高了她的身材，山泉洗媚了她的眼波，去年神魔洞前的奇遇，也让她的胆子更大，眼界更宽，而那寻找那双眸子主人的心，却也更加迫切了。

这个调皮、好奇而又见过“大世面”的小姑娘，在这一年中又遇到了好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但却没有怪过今天的。

因为，今天，她遇到了传说中的山魈。

吉娜顺着山藤，向云雾山顶攀爬着。山顶有两座高峰，相对耸立，一名苟彩，一名点彩，在苗族的传说中，是一对不能团聚的恋人幻化。双峰中间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深涧，只有一条生锈的铁索连接两头。

两座山峰她已经登上很多次了，但这次不同。因为她哥哥雄鹿不经意地说了一句，没有人能从北面的山崖爬上苟彩峰，吉娜听了不服气，趁着她哥哥不注意，就偷偷跑了出来，一定要爬上去，然后回去说嘴给他听。

山崖虽然陡峭，但上面布满了积年的藤蔓，全都粗如手臂，互相勾结缠绕在一起。时值初秋，各种藤叶布成五色斑斓的一张大网，倒不怕掉了下去。

吉娜手脚利索，不多时，就爬到了峰顶。她向前望了望，遥遥一看对面点彩峰似乎比这里还要高些。两峰之间的那条铁索已被山岚染

成碧绿，远远望去，就宛如空气中悬浮的一条青色长虹，再向下看，却是万丈绝壁，云雾翻滚，难测其深。

吉娜素来胆大，也不觉害怕，索性依着铁索休息，准备一会儿再从北面将点彩峰也爬一次。

突然，头顶一声怪啼，数团巨大的阴影划破山岚，在她头上飞舞盘旋！

吉娜骇然抬头，就见数头黑色巨鹫正张开羽翼，向自己立身处俯冲而下。那些巨鹫通体漆黑，双翼展开，足长一丈有余，也不知是什么异种。更为骇人的是，每头怪鸟背上，竟还坐了一个人。

这些人全身都着黑衣，将头脸包住，只露出两只小小的，三角形的眼睛来。身材都极为瘦削矮小，动作却便捷灵活，就如山中灵猿一般。在这些黑衣人的驱使下，那些巨鹫腾空盘旋，眼中发出荧荧碧光，似乎随时都要恶扑上来，博人而噬！

吉娜大骇，两手紧握铁索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招架。

鹫背上的黑衣人口中念念有词，语调却极为怪异，巨鹫宛如得了密令，猛地张开双翼，向吉娜扑来。吉娜不禁失声尖叫，只得紧紧闭上双眼。

几团黑影擦身而掠过，巨大的腥风吹得吉娜立身不住，跌倒在地上。

吉娜惊魂未定，睁开双眼，却发现那些巨鹫并不是要攻击她，而是掠过铁索，向对面的点彩峰飞去。

对面山峰云笼雾罩，看不真切。吉娜极目远眺，竟发现刚才还空无一人的峰顶上，不知何时已多出了一个人。

那人站在点彩峰顶的一块巨石上，也是一身黑衣，虽然看不清面貌，但觉长身玉立，仪态出尘，比骑鹫的那些怪人好看了何止百倍。山风吹来，他的长发与衣袖便在山岚中猎猎飞扬，在那群黑衣人衬托下，更显得鹤立鸡群，风姿卓绝。

第12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2)

吉娜隐约觉得那人的身影有些熟悉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那些巨鹫就停栖在巨石周围，将那人团团围住，一时也不敢贸然上前。

骑鹫人用那极为怪异的语调，商量了片刻。为首一人扬起头，用极为生硬的汉语道："快把东西交出来，否则，无论你逃到哪里，也躲不开我们神隐武士的追杀！"

那人并不回答。

骑鹫人又道："你若执迷不悟，我们就动手了！"语调虽然凌厉，但却微微有些颤抖。就连吉娜也看出，那些人心中的畏惧。

那人微微冷笑。只听"刷"的一声轻响，一柄血红色的弯刀被他缓缓掣出。

那些骑鹫人的身形顿时变得僵直，仿佛看到了天下最可怕的魔物。

吉娜却不禁惊喜过望，她还记得这柄刀，当然也记得这个人。

孟天成，那一年前来神魔洞取蛊的黑衣少年。真没想到，他们在这里又见面了。吉娜兴奋地向他挥了挥手，但他却全然不理。

他注视这柄刀，良久，突然手腕一沉，一道绯红的血光从他袖底激射而出。

骑鹫人一阵骇呼，手中光芒闪动，各自掣出几件奇形怪状的兵器，向那道红光挥斩。只听噼啪声响，为首两人的兵器齐齐击了个空，撞在一起，红光却悄无声息地穿过他们的防御网，凌空回旋，在他们身后结成死结，凌空盖了下来。

这记奇招突出，顿时将两人置于死地。但剩下几人反应极快，顿时催动巨鹫，前来救援。

孟天成微微冷笑，红光闪动，犹如毒蛇，击在为首几只巨鹫的腹部。巨鹫一阵悲鸣，被甩得横飞出去，撞在了山崖上，登时开膛破

腹，死于非命。鹫背上的黑衣人变招极快，一齐高高跃起，向孟天成扑了过来。

孟天成手一抬，又是一道红光飞出，破空之声啸耳欲聋，重重击在两人胸前，两人身体立时一阵扭曲，呜哇地叫了几声，鲜血飞溅，向崖下跌了去。

剩余的三人发出一阵尖啸，闪电般逼近孟天成身侧，三柄闪着蓝莹莹光芒的兵器，一齐划至！吉娜生长苗疆之中，自然识得其上喂了剧毒，不禁很是担心，忍不住高喊道："小心，他们的兵器上有毒！"

孟天成向吉娜看了一眼，却没有说话，脚尖在山崖上一点，又是一刀凌空斩出，只听崖壁上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响，这一刀，斩碎了崖顶的山石，就见万千黑点遮云蔽空，一齐砸了下来，那三人顾不得伤敌，纷纷驱赶着巨鹫闪避。

就在这片刻之间，那道红光陡然涨大，宛如一弯赤色的新月，在白昼中亮起。

三人眼中露出极为惊恐之色，但瞬间又已化为与敌同归于尽的狂烈，突然之间，三人将兵器凌空狂舞，组成一个巨大的品字，大声呼喝着，凌空向孟天成扑了过去！三人眼角崩裂，尽是惨烈之情。

孟天成冷笑，轻轻挥手，弯刀绯红的光芒萦身而灭。

只听他淡淡道："想要？给你。"

另一道玄色的光芒随着他左手挥出，迅速炸开，迎着三人溅了出去。

三人来势极急，完全来不及躲闪，就被光芒密密麻麻地刺入身体。几声惨叫划破长空，那三具矮小的躯体随着光芒慢慢裂开，碎成了千千万万片，一片片带着血迹挂在斑斓的藤网上，秋叶也被染得血红。

吉娜一声尖叫："你……你杀了他们！"

孟天成手一合，乌光霍然消散，化为一枚七寸余长的铁尺。

他凌空站在那块白色巨石上，冷冷道："杀了，又怎样？"

雾气在他身边蒸腾变化，依旧看不清面貌。但那份邪逸之气，却比去年更加浓烈，更加咄咄逼人。

吉娜不禁后退了两步，定了定神，却又高喊道：“你杀了他们！”

孟天成皱了皱眉，不再理她，只低头注视着手中的铁尺。

突然，他手中的乌光轻轻颤抖了一下。

一道轻灵的山风从天空高处吹拂而过。

整个点彩峰上的日色一暗，似乎天地间所有的光芒都被突然收束，化为一道月白色的光之利刃，从孟天成脚下的巨石处直插而入。那是天地本来的威严，所以并不强烈，只如冷月照在流水上，但流水却忽然流过了千年。

第13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3)

巨石斜斜断为两截，整整齐齐的两截。

而这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，宛如天荒地老，只能承得起一滴泪，便再无任何的改易。孟天成还没有丝毫反应，便随着半截巨石向下猛然坠去。

天风卷月，那道冷光巍巍耀起，向他腾了过来。这并非杀戮之剑，却又强极无伦，甚至让人无法抗争，只能静默地接受着它的施与。

孟天成骇然变色，谁的剑术竟达到了如此境界?

赤血弯刀突然出鞘，向地面猛地挥出，想要借着真气反弹之力，立稳身形。然而，那道月白色的光芒瞬间已到眼前！

这道光芒并不特别刺眼，上面附着的真气也并不是特别狂悍——或者说，那道光芒上甚至并未真正带上一丝真气！

这光芒就宛如是一缕清风，一道月光，无意中倾泻到你的面前，却瞬间就能侵蚀你的心灵。

因为它是如此美丽，美丽到你甚至不愿、不想、不忍抵抗，甘愿承受它带给你的一切忧郁、哀伤、孤独、甚至……

死亡。

这是何等空灵，却又是何等强大！

月光就要穿透他身体的瞬间，却突然如微风般消散在空中。

孟天成只觉全身一空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和崩塌的碎石一起，重重跌入尘埃。

吉娜一声惊呼，但隔得太远，却来不及救援。

就见纷扬的尘埃中，孟天缓缓抬头，嘶声道：“是你。”

他身前站着一个人影。

来人全身笼罩在一片月白中，再没有别的颜色，仿佛秋夜的月光，随着他突然降临在了正午的山顶上。

白色，本是天地间最普通的颜色，无处不在。但在这一刻，天地中所有的白色似乎都煌然褪色，化为虚无，唯有他身上的那一袭衣，才是真实的。

山中云蒸雾绕，吉娜极目眺望，仍看不清白衣人的面貌，只看见一道光芒，正缓缓从他手中消失。

他并未收手，而是久久注视着自己指尖的光芒。

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却让他从一片夺目的华光中脱出，显得如此寂寞。

仿佛他便是那偶然离开了天界的神祇，孤独行走在苍茫世界上。万物众生都不过片片尘埃，对他的一身洁白不能有丝毫沾染。

只有他手中的这道神之光芒，永远伴随在他左右。

孟天成脸上浮起一丝讥诮的笑容，他并未伤在这道风月剑气下，但心中却无比苍凉——因为刚才一击之中，胜负早已分晓。他知道，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接不下这一剑的！

他怆然笑道："你手下留情，我本不该再出手的。然而，我答应了王爷，玄天令就一定要带走。"

烟霭中，吉娜听到那人似乎轻轻叹息了一声。

孟天成缓缓站起身，用力将手中那枚铁尺掷出。"砰"的一声轻响，铁尺直插入两人中间的岩石上，不多一分毫，也不少一分毫。

那人默默看着，并没有动。

孟天成一字字道："我虽绝无胜算，但却必须出手。"

那人并不回答，良久，方才道："你本非恶者，我不能让你做不义之人。我随你入京，等你将玄天令交给吴越王后，我再劫夺。"

孟天成笑了。他名列兰台谱第一，容颜自是俊美。但这一笑，却带了莫名的邪意："不必了！"

弯刀缓缓拔出，真气注入，刀身上渐渐亮起无数血纹，汇聚成一团妖异的红光。虽然隔得很远，但吉娜仍能感到他气息的变化。

这是与刚才和神隐武士对决时截然不同的郑重，郑重得甚至有些惨烈。

而后，他的手动了。

红光铺天盖地而来，宛如在空中张开了一张血色巨网，要将山峦、水云、烟雨，这天地间的一切都笼络其中。

这一击，他已使出全力，再无退路。

一瞬间，山顶光芒似乎闪烁了一下，又似乎根本没有。

孟天成呛然后退，大团血花从他胸前溅开。

那人轻轻挥手，插在石缝中的玄天令宛如一片落叶般飘起，落到他手中。

他的声音如他的身影一般，清远绝尘，宛如不在人间。

“我本无心伤你，但吴越王存心天下，玄天令不能落入他手。我素敬重义士，你若想夺回，七日后到洞庭君山找我。”

第14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4)

白衣飞扬如雪，来人身影已消失在无边烟霭之中。

孟天成紧紧捂住胸前伤口，一言不发，大蓬鲜血从他指缝中涌出。

吉娜等那人去得远了，才悄悄从藏身之处出来，对铁索那面喊道："喂，你没事吧？"

孟天成缓缓摇头，却忍不住低头呕出一口鲜血。

吉娜大骇，手足并用，顺着铁索爬了过去。只见孟天成眉头紧蹙，面色苍白如纸，显然受伤不轻。

吉娜一面掏出手绢为他擦拭血迹，一面愤然道："那人抢了你的东西，还把你打成这样，真是个大坏蛋！"

孟天成轻轻冷笑："你知道我的东西本来是要带给谁的么？"

吉娜想了想说："吴越王。他又是谁？"

孟天成道："他是我的恩人，却是整个天下的敌人。"

吉娜不解地道："为什么啊？"

孟天成摇了摇头，冷笑道："你若打听一下就知道，我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坏人。"他冷冷看了吉娜一眼，声音沉了下去，"你还不走，我就杀了你。"

吉娜吓了一跳，但随即道："我不走，你虽然故意吓我，但我知道你一定不是坏人。"

孟天成讥诮地道："哦？"

吉娜笑了起来，"因为坏人不会这么好看啊，坏人都是这样……"她对着孟天成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，笃定地道，"所以，你不是坏人，打伤你的人才是。"

孟天成冷笑起来。他抬头遥望山间变化的雾霭，缓缓道："你若知道他是谁，就绝不会这么说了。"他的声音中有些落寞，也有些伤感，仿佛面对一座永生无法逾越的高峰，心中不禁生出无可奈何的苍凉。

吉娜怔了怔，情不自禁地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孟天成怆然一笑：“杨逸之。”

吉娜愣了愣，突然尖叫起来：“杨逸之？他就是杨逸之？”

孟天成点了点头。

“七禅蛊认可的杨逸之？”

孟天成点头。

“武林盟主杨逸之？”

孟天成依旧点头。

吉娜怔了怔，又叫道：“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她握紧双拳，小脸通红，心中更是后悔得要死，因为刚才山中雾气太大，隔着一条铁索，她根本没有看清杨逸之的容貌！

她忍不住推开孟天成，跳了起来，向杨逸之离开的方向望去。只见云雾蒸腾，却哪里还有半点影子。

七年的寻求，好不容易有了邂逅的机会，难道又这样错过了？

她极目望着远方，眼圈渐渐红了起来。

孟天成冷冷看着她，神色阴晴不定，突然道：“你很喜欢长得好看的人？”

吉娜毫不犹豫地道：“是啊！”她看到孟天成的神色，脸上不禁微微一红。毕竟，才听到杨逸之的名字，就把人家推开，这变化未免也太快了！

她赶紧上去重新扶住孟天成，讷讷地解释道：“我其实并不是喜欢美人，我只是想找一个人。”

孟天成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吉娜嘟起粉腮，轻轻吐了口气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看清了他的眸子。但我想，有这样一双眸子的人，一定是世上最好看的人了。”

她脸上升起一团红晕，似乎又想起了那个萦绕多年的美梦。她瞥了孟天成一眼：“比你还要好看……或许只能是他了。”

她毫无心机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孟天成也并不在意。因为自从出了兰台谱之后，武林中如吉娜般花痴的小姑娘，他实在见得太多了。于是淡淡道：“你知道龙舌潭么？”

吉娜点了点头。

孟天成淡淡道：“你帮我一下忙，将我扶到那里去，我带你去见另一个美人。”

吉娜问道：“那个人有你好看么？”

孟天成的面色一沉：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吉娜怜惜他负伤，便不再多问，只“哦”了一声，扶起孟天成向龙舌潭走去。

龙舌潭位于云雾山东面大熊岭的岭顶，潭很小，呈椭圆形，很像龙的舌头，是以得名。龙舌潭全都被茂密的茭叶草覆盖住，几乎看不到潭面。再往外就是密密丛丛的龙血树。秋天的时候，树干流下道道树脂，赤红如血，薄薄地盖在大地上，仿如一层嫣红的微霜。

第15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5)

潭水碧色极浓，视力所及，不过水面下一寸，再深一点，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和四周的红色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娇红翠碧，妖艳之极。

传说此潭乃是天上龙神沐浴之处，苗人笃信鬼神之言，从不敢踏足此潭周围的龙血树林。是以龙舌潭虽然妇孺皆知，但究竟潭是个什么样子，潭水有多深，却没有知道的了。

吉娜倒是来过几次，她可不管什么禁忌，径自进林捕兽，还在潭边睡过一觉。只是那潭水实在太凉，简直比寒冰还刺骨一些，以吉娜的胆大，却也没试探过潭水深浅。

她奋力搀扶着孟天成，来到了龙血林边。龙舌潭幽幽的碧光在太阳照射下，诡异地闪动着，仿佛山鬼阴郁的眼睛，林中一片阴森。

吉娜从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，笑道："进去么？"

孟天成点了点头。吉娜倒很想看看他所说的美人，顾不得劳累，扶着他走到了潭边。孟天成的伤口虽然靠点穴闭住了血脉运流，但一路颠簸，仍旧极为疼痛，被龙舌潭水的碧光映照着，脸色更是苍白如纸。他一手扶在吉娜肩上，一手缓缓从腰中抽出赤血弯刀，插入了潭水中。

孟天成一点点将弯刀插入，直没刀柄。突然缓声道："出来吧。"

话音刚落，潭水咕噜咕噜响了起来，一连串巨大的泡沫从潭心升起，一浮到水面，立即破开。慢慢地，一丛墨黑的水草从水中浮了起来。

那团水草纠结凌乱，其中竟然闪动着几点冰霜一般的寒光！

吉娜突然意识到，那并不是水草，而是人的头发，而这寒光，就是那人的眼睛！

这情形极为不可思议，吉娜张大了嘴巴，说不出话来。那人越浮越高，渐渐露出半个身子。只见她周身瘦骨嶙峋，仿佛只是几条骨骼

支撑起来的布偶——却是做坏了的布偶，几乎已毫无人形，只能维持着半趴的姿势。而她的一头长发，却长得异常茂盛，纠结披拂，宛如道道墨黑的水藻，在潭中散开团团乌云，纵横张布在湖波之中。远看过去，竟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：这根本不是长发，而是无数条寄生的毒蛇，扎入湖心深处，不断替寄主吸取养分。

这个场面本已诡异之极，然而更为可怕的是，那团长发之下，竟然并生着两个头颅！

这两个头颅孪生双成，容貌毫无分别，一左一右生长在她的脖颈上。她的形体虽然猥琐恐怖，但若只看这两张脸，却宛如林中精灵一般，清丽绝尘。

这一年来，吉娜见过的美人已然不少，但还是再一次被深深震撼。

只因为这种美丽实在太过诡异，太过畸形！

她们的脸庞宛如一块半透明的美玉，浸在林间垂照的日光中，上面轻柔地点着细小而精致的五官，尤其一双眸子，颜色极淡，宛如新生婴儿一般透明，其中的神光若有若无，秋潭般氤氲化开，和这粼粼波光融而为一。看去虽不真实，却有种令人窒息的美秀。

因为这种美是属于婴儿的，纯净，善良，不掺杂任何渣滓。宛如自然而生的秋江芙蓉，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娇艳地盛开着。

盛开在老朽、枯萎的枝干上。

这鲜明的对比看去极为惊人，吉娜正在骇然，那两个头颅竟然同时开口说话了："玄天令呢？"

她们一个声音极其生涩，宛如刮骨磨牙一般，让人不寒而栗；另一个声音却极为柔和恬美，弦音轻震，带着莫名的乐感，在龙血林中袅袅散开，说不出的好听。配着她那宛如山魈水怪的形貌，实在骇人之极。

孟天成脸色更加阴沉："被人夺走了。"

那两个头颅神色同时改变，四只婴儿般的眼睛发出凌厉光芒：“谁？”

孟天成清俊而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，一字字道：“杨逸之。”

两个头颅一声惊呼，眼中满是惊惧之色：“怎么会是他？”

孟天成摇了摇头，默然良久，才道：“请转告王爷，七日之后，我一定会将玄天令夺回来。”

左侧头颅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：“就凭你？你连他一招都挡不住，还妄说什么夺回来？”

孟天成的身子一震，脸色更加苍白。

第16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6)

右侧头颅却柔声道：“姐姐，我早说过，他就是一个废物，叫王爷不要相信他的。你们偏偏不信。”她冷冷看了他一眼，道，“你走吧，我们不会为你治伤的。”

孟天成低下头，水波映照下，他的脸色极为难看，却似乎对这两个怪人颇有忌惮，只得强行克制住自己的怒火。

右侧头颅微微转动，目光停留他脸上，轻声道：“我这么说你，你肯定不服气是么？”

孟天成没有答话。

左侧头颅恶声道：“你枉称替王爷效命，你可知道，四天令对王爷的大业有多么重要？”

孟天成紧闭双唇，一言不发。这个问题，实在是故意侮辱他的。

右侧头颅柔声道：“天下人人知道，四天令上描绘着开启天罗宝藏的地图，却不知道，它们本身可以开启一个更大的宝藏，就是雪山深处的乐胜伦宫。”

吉娜禁不住插嘴道：“乐胜伦宫，那是什么？”

左侧头颅恶狠狠看了她一眼，嘶声道：“乐胜伦宫乃是传说中灭世之神湿婆的住地。里面藏有足以倾覆整个天下、更改万物轮回的力量！”

吉娜咋舌，就听右侧头颅柔声道：“传说湿婆大神在对决阿修罗王的战斗中，向阿修罗王的城池射出了一箭，这一箭摧毁了号称永恒不灭的城池，却也让这只神箭折为四段。分别流落人间，被后代的工匠铸造成了四天令。如今，只要搜集起这四天令，找能工巧匠重新熔铸成羽箭，再用无上的力量拉开湿婆之弓，就能将封印已久的乐胜伦宫重新开启，得到里面足以匹敌神明的力量——这也是王爷最想要的。”

吉娜听得云山雾罩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

左侧头颅转动，目光盯在孟天成身上，恶声道：“天下愚人都以为，这仅仅只是荒诞不经的传说，只有王爷相信我们的话。而今他要开启乐胜伦宫，最需要的一是四天令，二是足以挽开湿婆之弓的力量。所以我们才会派你去取得七禅蛊、玄天令。”

右侧头颅柔声叹息道：“可惜，你一次也没有成功。”

两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突然两人声音陡然一厉，合声道：“你说，你不是废物，又是什么？”

孟天成盯着插在地上的赤月弯刀，眉头皱得更紧，仍旧没有出声。

吉娜却忍不住，打抱不平道：“这些任务都太艰难了啊，也不能怪他！”

双头怪人看了吉娜一眼，冷冷道：“艰难？”

右侧头颅细声道：“小丫头，你知不知道，玄天令本是四天令中最容易得到的！”

吉娜摇了摇头。她虽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也看出孟天成为了这枚令牌，付出了将近一年的努力，被人一路追杀，落得身受重伤，如今还要受这两个怪人的闲气。

孟天成清俊的脸笼罩在藤萝的阴影下，看不出神色。

吉娜生平最见不得别人受苦，心中一时起了侠义之心，豪情万丈地道：“其他几枚令牌在哪里？大不了我去找来赔你们。你们不要再为难他了！”

那个双头怪人不禁笑了起来，仿佛听到了天下最可笑的事：“你找来赔我们？”

吉娜咬住嘴唇，点了点头，她眼中透出一种坚强，这让那张本来顽皮娇俏的脸，也变得郑重起来。

她和孟天成不过一面之缘，对他也并无特殊的好感，但看到他一时英雄落难，被这怪人欺负，心中大大不忍，不禁想要帮助他。

双头怪人看了她半晌，似乎从她身上看到了某种特殊的东西，渐渐止住了笑。

右侧头颅望着远天，轻轻道：“东方苍天令、南方炎天令、西方昊天令、北方玄天令，合称四天令。自从天罗宝藏被人掘出后，它们便流落四方，再无人搜集。由于它们是湿婆大神的法器，本身就潜藏着种种神奇的力量，拥有它们的人虽然并不知乐胜伦宫之事，却也将之视为神物，小心看管，无论要得到哪一枚，都极为困难。”

左侧头颅嘶声道：“北方玄天令流落扶桑，被视为镇国神器之一，有三百位神隐武士日夜看守，这本是最容易取得的一枚，如今却被杨逸之夺走，要想夺回来，怕是千难万难了！”

第17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7)

右侧头颅点了点头，道："西方昊天令被国师吴清风当作长生仙药，敬献给了当今天子，一直放置在皇宫的玄清台上，由国师亲自看守，绝无盗出的可能。"她温柔的脸也渐渐沉下，"王爷想尽了办法，国师才答应将昊天令换出，但却要我们替他找到转世苗疆的鱼篮观音，作为补偿！"她冷冷地看了孟天成一眼，"在他东渡扶桑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苗疆寻访了一年，却连鱼篮观音的影子也没见到。"

吉娜也皱起了眉头，鱼篮观音转世？苗疆女子千千万万，这又如何去寻找？她想了想道："其他的两枚呢？"

右侧头颅长长叹息了一声："另外两枚就更加艰难了。南方炎天令在华音阁主卓王孙手中，至今为止，他所要的东西，天下还没有人敢多看一眼。至于东方苍天令……"

左侧头颅嘶声道："东方苍天令的所在倒是离此不远。要走过去也不过半日的路程。只是苍天令的主人……"她戛然住口，清秀的脸上瞬时布满恶毒、畏惧交织的神色。

右侧头颅摇了摇头，突然转开话题道："你觉得天下武功最高的人是谁？"

吉娜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那个名字："杨逸之！"

能获得七禅蛊的认可，能一招之下将孟天成击成重伤，除了杨逸之，吉娜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人了。

右侧头颅点头道："杨逸之的确是江湖中百年难遇的人才。年方弱冠，却已成为武林盟主，统帅群豪。自出道以来，都是一招制敌，未尝一败。然而……他成为武林盟主，所有的人都在暗中欣喜……"

她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："欣喜天下正道中，终于能有人与卓王孙抗衡！"

吉娜不禁咋舌道："卓王孙？抗衡？他岂不是要更厉害？"

右侧头颅点了点头。左侧头颅冷哼一声道："可惜，他们两人若比起苍天令主来，只怕都还要略逊一筹。如今，你可以想象苍天令主的实力了么？"

吉娜愕然，这实在已是天外之人，迥出她的想象了。

她半晌才道："那这样说来，世上根本没有人能打得过他了？"

右侧头颅幽幽叹息道："绝没有。"她突然转向吉娜，诡秘的一笑道："但是你，你能够拿到苍天令。"

吉娜惊讶地眨了眨眼睛，道："我能拿到苍天令？为什么啊？"

左侧头颅冷冷道："因为你有这样的命运！"

右侧头颅的笑容更加和蔼可亲："小妹妹，我们之所以将这个秘密讲给你听，是因为你和这四枚天令都有极深的缘分。只要你帮我们把这封信带给苍天令主，我们就不再为难孟天成，还帮他治伤如何？"

她生怕吉娜不相信，举起一截枯瘦的手臂道："我的血就是最好的伤药，只要给他一点点，他的伤势就能大大减轻。不信你问他。"

吉娜看了孟天成一眼，他皱眉不语，并没有反驳。

吉娜点了点头，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道："我这就去，你们可不许食言哦。"

右侧头颅点了点头，嘻嘻笑道："早去早回，千万要注意安全，你对王爷的价值，还不止一枚苍天令呢。"

吉娜正准备出发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："我要去见的那个人好看么？"

右侧头颅笑得花枝乱颤："只怕天下很少有人比他更加好看了。"

吉娜的眼睛瞪了起来。每当她瞪眼睛的时候，就表示她的兴致来了。

现在她眼睛瞪得又大又圆，她的兴致也又大又圆。

双头怪人也同样瞪大了眼睛，似乎站在她们面前的，不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苗族小姑娘，而是价值连城的珍宝。

吴越王并不在京城，王驾暂驻云南府。

云南府尹不仅腾出了最好的别院，派人日夜伺候，还一天两次亲自拜访，仍怕不够殷勤。孟天成是王爷眼前红人，此次负伤回到驻地，府尹也是极力款待，各种灵丹妙药不知送了多少。但孟天成的脸色却更加苍白、阴沉。

他默默站在大堂之中，虽然伤势已经得到治疗，但他的身体仍很虚弱。

吴越王的脸色仍与一年前一样平和，他注视孟天成片刻，轻轻挥手道："罢了，既然出手的是杨逸之，此事便怪你不得。"

第18节：第一章 若有人兮山之阿(8)

孟天成衣袖下紧握的双拳，都因用力而颤抖。

吴越王此刻的宽容，对他不啻于一种侮辱。

吴越王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叹息道："你不必自责。天下能受杨逸之一剑而不死的人，也已经不多了。"

孟天成的双拳握得更加紧。吴越王长叹一声，转开话题道："先知怎么说？"

他口中的先知，也就是龙舌潭中的双头怪人，日曜。

"先知？"孟天成沉吟着，眼中渐渐透出一抹讥诮的笑容，"先知派了一个没有武功的小姑娘，去带信给苍天令主。"

吴越王看着他，淡淡道："你知道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么？"

孟天成摇了摇头，眼中却透出一丝厌恶。他实在不明白，吴越王为什么会对这样两个成天胡言乱语的怪物如此倚重。

吴越王道："那封信是我托她们带给苍天令主的。"

孟天成一怔，疑惑地看着吴越王。

吴越王道："苍天令主不仅天下无敌，而且出尘清修已久，对天下万物可谓无欲无求。因此，这枚苍天令既不能如玄天令般强取豪夺；也不能如国师般动之以利益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有利用她在俗尘中的最后一点挂碍。"

孟天成抬起目光，疑然道："他也有挂碍？"

吴越王笑道："她与华音阁的恩怨，不是只言片语能说得清楚的。我的书信只有一个目的，让她带着苍天令去华音阁一趟。"

孟天成一震："华音阁？也就是炎天令的所在？"

吴越王点了点头，笑容中颇有些得意："她与华音阁的矛盾，便是我们得到这两枚令牌唯一的机会。"

孟天成的目光中仍有疑虑："信里边到底提到什么，能让她也动心？"

吴越王笑道：“信中提到了一个人，她一定会去找卓王孙要人的。”他的笑容中有些森寒，“若她与卓王孙战个两败俱伤，我们的大业，也就指日可待了。”

孟天成默然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，从怀中取出一张信纸，递了上去：“这是先知托我交给王爷的。”

吴越王接过信纸，仔细看了一遍，脸上的笑意却再也掩饰不住：“真是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玄天令虽然失去，但昊天令却有了下落。”他不再说下去，而是将信纸放在烛台上，待它缓缓焚尽，才继续道，“先知说，鱼篮观音已经找到了。”

孟天成一怔，正要说什么，吴越王却他挥了挥手：“你好好养伤，日后我还有重要的事让你去办。鱼篮观音的事情，便由欧天健跟我去苗山走一趟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一个年轻人从帷幕后缓缓走了出来。

孟天成脸色沉了下去。

这个人他当然认得，就是和他并称为吴越王府左右护法的欧天健。当他从帷幕后走出的一刻，孟天成看到了一双阴狠的眸子，他能感到，这双眸子中写满了洋洋得意、幸灾乐祸。

也难怪，如此自负的一个人，却屈居孟天成之下多年，如今终于有了出头的日子。

那便由他去吧。

孟天成微微冷笑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第19节：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(1)

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

苍天令的主人就暂住在大熊岭北面。

吉娜顺着那片山崖爬了下去。她一面爬，一面仔细地搜寻着，看是不是真的像双头怪人所说的，有一块突起的石头。找了半天，石头很多，却不知是哪一个。

她突然想起，双头怪人说过此地有两棵古树，急忙抬头看时，就见那崖顶的另一端，果然生了两棵极为长大的古树，参天而立，将碧森森的绿影投在了满崖纠结的藤蔓上。顺着那古树看下去，十米远的距离处，果然有块大石突出，就如个小小的石台，挺立在悬崖峭壁之上。

吉娜心中大喜，顺着那些藤蔓荡了过去，双脚小心翼翼地踏在石台上，试了试，那石台极为结实。吉娜踮着脚，从石台的边上向下看了一眼，只觉云雾蒸腾，深不可测，不禁失声大叫道："好危险！真的会有人住在这里么？"

那石壁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上面满布了青黝黝的苔草，似乎亘古以来就一直矗立在那里。吉娜一时又起了顽皮之心，屈起两只手指敲了敲石壁，小小的鼻子轻轻地皱了起来，笑问道："有人在家么？我来看你了！"

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："你为什么来看我？"

吉娜一声尖叫，慌忙转过身来，就见石台外面凌空站着一个人影，虚荡荡地浮在空中，全身上下毫无凭借，在西沉的金黄阳光下，显得亦幻亦真，宛如灵神山鬼。

一袭阔大的黑色鹤氅将那人全身笼罩住，其人的面貌也隐在一张青铜面具之下，完全不可窥探。山风吹起那人墨云般的长发，在云雾中凌空飞舞，更显出一种不容谛视的威严。

吉娜虽胆子素大，但也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那人不答，仍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来看我？”

吉娜听她声音虽然有些沙哑，但仍有一丝清润，似乎是位女子，又见那夕阳将她的影子清楚地投射在山崖上，似乎确实是人非鬼，恐惧之心渐去，笑道：“我不能来看你么？呃，我就要来看你。”

这种语调已近乎耍赖。那人默然片刻，也不再追问，淡淡道：“进来。”也不见她举步，就宛如墨云一般“飘”到了石台上。吉娜睁大了眼睛看着她，忽然走到石台边上，伸手在空中捞了几捞，大声道：“咦？怎么没有绳子？”

那人不去理她，伸手在崖壁上轻扣几次，就听“咯咯”一阵轻响，崖壁上忽然显出一个尺半多宽的小洞来，从洞中似乎透出微微的光芒。

黑衣漂浮，那人缓缓向小洞走去。吉娜就觉她的身影一暗，已然步入洞中。吉娜大大张开了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。就听那人的声音从洞中传了出来：“进来！”

吉娜拿手试了试洞壁，但觉入手阴冷，坚硬之极。她小心地将两只肩膀钻了进去，然后再将整个身子塞入。饶是她身材如此苗条，也钻得吃力非常，真不知道那人是怎么“走”入的。

突然前方透过来一重极为柔和的光芒。吉娜又不禁大大张开了嘴。那洞外面虽小，里面却无比广阔。洞底到穹顶高十几丈，无数条钟乳石倒垂而下，呈现出种种奇丽的姿态，将山洞衬托得更加雄伟。洞中陈设极为简单，只是布满了从未见过的石块，光怪陆离的，什么颜色的都有，青白红紫，映得洞内全都是琳琅的光芒，宛如仙境。

吉娜顾不得洞口狭窄，一阵奋力挣脱，跳了进来，拍手道：“做神仙就是好，竟然有这么好玩的地方！”

黑衣人森冷的目光投了过来：“神仙？”

吉娜笑嘻嘻地看着她，道：“你就是神仙啊。”她眼中流露出调皮的神色：（，）“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脸呢？”

那人冷哼一声，并不答话。

吉娜有些失望。

不过，好在她已看到了那人的眼神，虽然极为深邃沉静，却并不像她七年前见到的那人，便不再执著于看她的容貌。

她好奇心极重，瞬间又被洞中的石头吸引了。她看了这个，又看那个，个个都爱不释手，喜欢得不得了。

那人淡淡道：“你若是喜欢，不妨就拿些走。”

吉娜摇头道：“不好。还是让它们呆在这里，这里有它的兄弟姐妹，是它的家，它肯定不愿意跟它们分开的。”

黑衣人冷笑道：“兄弟亲姐妹自相残杀的，还少了么？它们为什么就一定愿意在一起？”

吉娜嘻嘻笑了声，不再回答。黑衣人说的这话太过于沧桑，吉娜是不会懂得的。

看着她如此天真的面容，黑衣人心中竟然泛起一丝久违了的暖意。她的声音禁不住变得温和起来：“你想要什么，我拿给你。”

吉娜大喜过望，脱口就想让那人传授给她浮空而立的法门。但突然想起来，双头怪人是托自己来送信的。于是急忙从怀中掏出书信，放到那人面前。

那人看了看信函的落款，微微皱了皱眉。她闭上双目，将信轻轻托在掌心，却并不拆开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

吉娜趁机四处搜寻，就见墙边的木案上，放了一枚七寸长的铁尺，和以前见过的玄天令一模一样，只是却是青色的。同那些晶莹闪亮的会发光的石头比较起来，这铁尺实在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。但吉娜认得，这正是双头怪人向她描述过的苍天令。

第20节：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(2)

没想到得来这么容易，她一声欢呼，扑上去抱着那铁尺，道：“我就要它！”

黑衣人霍然睁眼，一字字道：“你要它？”

吉娜笑道：“不是我要它，是别人要我来要它……啊，不对，是我要它，我要它的！”她从未说过谎话，此时忍不住就将实情说了出来。

黑衣人目中暗暗闪烁出一丝极为森冷的光芒来，轻轻合掌，那封信顿时化为尘埃，从她掌心散开。

吉娜愕然，喃喃道：“我送你的信……”

黑衣人淡淡道：“我已经看过了。”

她拂袖将尘埃荡开，注视着吉娜，目光颇为复杂，缓缓道：“你要它也可以，但要拜我为师。”

吉娜道：“拜你为师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就是要做我的弟子，学习我的武功。”

吉娜道：“你的武功？”她突然想起双头怪人的话，眼前这个人，乃是天下武功最高的高手，不禁喜出望外：（，）“那真是太好了……只是，学武功慢不慢，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。”她想起那些练门武功动辄练到胡子花白的传说，又不免有些害怕。

黑衣人淡淡道：“我以前有一个弟子，我只传了他三剑，他就成了武林盟主，你说慢不慢？”

“武林盟主……”吉娜喃喃重复了一次，突然眼睛瞪得老大，不可置信的望着黑衣人，“他，他叫做杨逸之！”

黑衣人淡淡道：“你认得他？”

吉娜拼命点头，又拼命摇头，“不，不认得……”她激动得语无伦次，在地上转了几个圈，又猝然止步，抬头道，“你是他师父，太好了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啊？”

黑衣人声音一冷：“我不想见他。而且我传你武功之事，也不能向任何人提起。”

吉娜“哦”了一声，不禁大大失望，但转念想到自己一旦练成武功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愁找不到他，又兴奋起来，高声道，“我要学，我要学！”

她想了想又道：“练武功会不会痛？”

黑衣人不再说话，突然出指，一指点在吉娜的眉心。一道炽热的气流随着她的手指直通下去，吉娜“啊”的一声叫，跳了起来。热气瞬息传到脚心，同地面一触，登时涌生出一股柔和但坚韧的力量，托着吉娜缓缓升了起来。

吉娜大喜，忍不住叫道：“好玩！太好玩了！”她一开口说话，那股力道登时消散，化作两道清亮的气息，降入小腹，顺着气血脉络散诸全身，暖融融地消为无形。一时顿觉神清气爽，胸脯之间活泼泼的，说不出的舒适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无不顺心如意，似乎连体重都感觉不到了。

吉娜大喜，问道：“我已经成为高手了么？我可以到处去找他了么？”

那人看着她，也不知是喜是怒，淡淡道：“这是我的空行自在暗狱曼荼罗真气，你学了之后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凌空浮立，想多么自在，就多么自在。”

吉娜道：“自在倒是自在，只是会不会摔死啊？”

黑衣人淡淡道：“只要你好好学，便是从天上掉下来，也不会摔死。我已经在你体内放了一段‘气息’，你好生运用体会，早晚便可运用自如。”

吉娜乖乖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沿着那人指点，引导着自己体内暖暖的那股气，在周身运行起来。她悟性颇高，对于这种好玩的事情的兴致更浓，学起来竟然极为迅速。不多时，就能够凌空翻滚，如飞燕翔击

了。那人再教她如何将气息运到手掌上，甚至布达身外，吉娜一一学得认真无比。

洞中光明如昼，不觉时光流逝。吉娜突然大叫道："哎呀！我忘了！今天晚上是跳月大会来着！我若是不去，阿爸又要气得胡子翘起来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"

黑衣人淡淡道："怎么办？去不就是了！"

吉娜差点哭了起来："可是这里离月野坪好远啊，等我赶到时，他们早就散了！阿爸的胡子，怕不都翘光了！"

黑衣人冷冷道："你运用我传你的功法，不用半个时辰，就能到。"

吉娜立即破涕为笑，道："那就好多了。对了，你参加过跳月大会没有？你有没有情郎？"

第21节：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(3)

她说话从无遮拦，那黑衣人的神情完全被面具隐住，却也看不出是否冒犯了。

望着吉娜蹦蹦跳跳远去的背影，黑衣人眼中流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。

这的确是个有趣而有用的孩子。

时正七月十五，苗疆气候炎热，已是收获的季节。大熊岭的苗族在族长木阗的治理下，人人戮力，今年收成较去年多了三成。那木阗雄才大略，颇通经营之道，大熊岭十八峒苗族独成一派，不与汉人交通，但族长仁政爱民，上下齐心，族内一片铁桶江山，却是人人不敢轻视。今年再丰收，便是接连三年收成过了八千石，再也不用担心什么荒年。是以木阗下令，趁着十五月圆，举行一年一度的跳月大会，全族一起欢庆遮瀚神的荫佑。

一轮冰月已悄悄地升起在东天，将整个天空和大地渲染成一片净洁的银白色。鹿头江边灯火辉煌，充满了节日的欢声笑语。苗族少女们都戴起了满头的银饰，长长的筒裙绣满了鲜花，舞动起来流光溢彩，几十人围了熊熊燃起的篝火拉着手跳舞，目光瞟着边上散乱坐着的小伙子们。这些小伙子一面回应着姑娘火热的目光，一面拿大勺子舀了边上的酒痛饮。

牛羊在火堆上烤得滋拉滋拉的响，欢庆的时刻就要开始了。

这片平野的中央，是用大木搭起来的一座高台，台上虚设了几个座位。中间一座上遮虎皮，自然是苗主木阗的了。炉火渐旺，姑娘们的歌声中逐渐掺入了小伙子们粗犷的声音。突听一阵号角声呜呜响起，雄沉郁凉，各种声音立时寂静下来。小伙子们肃然起立，姑娘们也赶忙停止了歌声，静静地站着。号角声呜呜不止，突然一阵急骤的鼓声响起，木阗率领着两个儿子新野、雄鹿以及族中长老走上台来。

众人一阵欢呼。木阗面露微笑，挥手让大家坐下。朗声道："神明佑护我们取得如此大的丰收，我们就用我们的喜悦答谢神明！今晚大家尽情欢乐，遮瀚神保佑你们！"台下又是一阵欢呼。

长老送上一碗酒，木阗张手接过，一口喝干，"噗"的一声一道酒浪吐在两丈远的火堆上面。火堆受此一激，火苗蹿起了老高。人们又是一阵欢呼，立时小伙子们姑娘们围着大小的火堆疯狂地跳了起来。已经有家室的男子则在四周充当护卫。

木阗转过身来，满脸的欢笑立时消失无踪，低声道："你妹子还没回来？"

新野也低声道："方才我问过伺候妹子的兰花，妹子这两天都没有回来。不过父亲既然吩咐过她一定要参加这次跳月大会，我想无论如何，她是应该来的。"

木阗面有忧色，道："她若能来自然最好。今年她年满十六，按照规矩，也该参加这跳月大会了。虽然说规矩毕竟只是规矩，但能参加的还是要参加的好。"

新野低声道："是。我想她应该知道的。"

突地，就见一条黑影迅捷无伦地在山中跳跃着，向这边奔了过来。那黑影身材瘦削，手中提了好大一团东西，似乎是什么猎物。

新野喜道："看是阿妹回来了！"扬声道，"阿妹！这边来，阿爸在等着你！"

就听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："来了！"就见那黑影倏然加速，电般一瞥，顿时蹿到了高台一侧的大树上，手中所提之物轰然掼下，将那高台砸出一个深坑来。

木阗心头一沉，火光闪烁中，突地惊道："嵯峨！"原来那砸在高台之上的，竟然是镇守大熊岭与外界通道的嵯峨，也就是木阗的长子。

就见他周身僵硬，躺在高台上一动不动，木阗心下惊疑，就听那个阴恻恻的声音道："我们天子使节来到你们这苗疆边陲之地，这小子

居然不让我们通过，我们王爷非常生气，但还是念在你们化外之民，不懂礼仪，没有取他的脑袋。叫我带他过来，问问峒主该怎么处置。”

木阗心下更惊，道：“什么天子使节？什么王爷？”

那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我叫欧天健。”

木阗吃惊道：“云现五龙欧天健？吴越王府两大护法之一？”

那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你还不是太笨。我们王爷亲来，这小子居然都敢冒犯虎威，在王爷面前将把破刀劈来劈去的，你说该不该杀？”

第22节：第二章 被薜荔兮带女萝(4)

木阗心下忐忑不安，吴越王权倾天下，深得嘉靖皇帝宠爱，炽焰熏天，怎么会忽然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？而且事先居然没听到一点风声。当下试探道："不知王爷驾临鄙处，有何公务？"

欧天健"咯咯"笑道："这说起来，我就要恭喜你了。国师吴清风大人用先天术法推算，鱼篮观音已经转世人间，就是你的女儿吉娜。若是能让皇上跟吉娜合籍双修，借吉娜的仙气和万岁的洪福，不难共登仙界。因此万岁派遣吴越王爷为使节，前来迎接吉娜小姐到京城去。还不赶紧谢恩？"

木阗只觉此事匪夷所思，吴越王图谋甚大，路人皆知，这次不知又要搞什么鬼。当下拱手道："小女年纪还小，不堪亲近帝躯，望先生在王爷面前多加美言，此事还是息了的好。"

欧天健冷笑道："这话我可不敢说，你要说自己去跟王爷说去。我口信已经带到，就此别过。对了，这小子马上就是国舅了，我倒不敢冒犯太过。"一道指剑飙出，"砰"的一声将嵯峨打了个跟头。

嵯峨跳起来大叫道："兀那小子，咱们再来大战三百回合！"

欧天健的笑声就如毒蛇抽气一般："再战？吴越王已至，你们还不准备迎接，难道想造反不成？"

他的话音刚落，月野坪外忽然冲天起了一声炮响。十八峒苗人哪里见过如此声势？都不由得住了手中的活计，呆呆地向外看着。

就见清冷的月光下，黄钺两列，引着千军万马，铺天盖地而来。

第23节：第三章 旌蔽日兮敌若云(1)

第三章 旌蔽日兮敌若云

当先一人蟒袍金冠，满面春风，见了木阗抱拳一揖道：“孤陋之人，鄙处深宫，久闻先生风颜，未缘识荆。今日一见，清健更胜所闻，实可共喜也。”

木阗听他言出温文，片言不提纳亲之事，与欧天健所走的正是两个极端，不由心下一沉，知道此事不是随便可了的。当下急忙率着几个儿子跳下台来，躬身施礼道：“王爷驾临鄙地，实在是蓬荜生辉。正赶上我们苗人的跳月大会和小女的出嫁之日，请王爷移驾坪内，小女的婚典，还要请王爷主礼。”

吴越王瞳孔倏然收缩，一双眸子凛然生威，盯着木阗看了片刻，淡淡道：“你的女儿要出嫁？”

木阗道：“叨逢王爷的福气，小女姿貌虽陋，总算也有人求亲了。”

吴越王淡淡道：“吉时在什么时候？”

木阗俯首不敢仰视，道：“便在今晚！”

吴越王沉声不答，盯着他看了半晌，突然纵声笑道：“那实在不巧的很，本王原本带了诏书来，要册封你女儿为贵妃娘娘的。”

木阗垂头道：“那实在是小女没有福分，配不上这么高的荣耀。吉时将到，还请王爷移驾。化外野人，不胜荣崇。”

吴越王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也没有办法。”

木阗大喜，将身一侧，道：“王爷请！”既然先说动了吴越王，那就好说了，吉娜找不找得到，应该嫁给谁那都是小事情，大不了找几个人混充一下，反正吴越王又不可能在苗乡待多长时间。

吴越王突然笑了笑，他一笑，原来高华威严的脸庞就变得说不出的慵懒。吴越王等这个慵懒的笑容在脸上固定，然后消散，才轻轻道：“那本王就只有抢亲了！”

木阗一呆，道：“这怎么可以！”

吴越王又是一笑，这一笑就显得无比的阴沉：“怎么不可以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本王说的话，你敢说不可以？”

木阗嗫嚅道：“可是小女已经许人，您堂堂王爷，怎么能这样做？”

吴越王大笑道：“世人哪知什么叫对的，什么叫错的。本王只须做出来，你们遵守就可以了。问什么对与错，这不是你们的本分！”

木阗尚未作答，旁边雄鹿见一向强横的阿爸居然一再示弱，忍不住跳向前来，拔刀怒喝道：“你们这么欺负我们苗人，除非把我们全杀了！否则遮瀚神的子孙，由不得你们欺侮。”

吴越王轻轻冷笑，斜睨着他道：“你以为本王杀不了你们么？慢说本王一声令下，小小大熊岭立时夷为平地，就是本王一伸手，恐怕也不是你们这几十个人能承受起的！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雄鹿大叫道：“试试就试试！我们遮翰神的子孙，宁可死了也不受别人的侮辱！”

吴越王倏然神情一肃，继而冷笑道：“遮瀚神、遮瀚神，本王倒要看看遮翰瀚神能不能救得了你们！”说着，手一屈一送，一道掌力隔了丈余远直送而来！

雄鹿哪知道他此掌的厉害，大呼小叫地挥刀直向前冲去。吴越王冷笑不绝，掌力潜涌，雄鹿还未冲近他身前三尺，就觉一股大力迎面扑来，登时气为之窒，一声闷哼，向后跌了出去。木阗、嵯峨见势不好，慌忙抢上去接，就觉雄鹿的身躯沉重无比，宛如山般直向后压了过来。三人胸口一口气直沉下去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后跌。吴越王掌势更不停留，如奔龙般追袭而来，将四人一齐冲天卷起，向那高台上跌去。

就听“咔嚓嚓”一声响，那高台竟被他一掌冲得七零八落，散了一地！

吴越王缓缓收掌，傲然仰头而立。

眼看木阗等人狼狈趴起，却又周身无力地跌坐在地，吴越王点了点头，悠然道："这下你们知道什么叫对、什么叫错了吧。"一摆手，"全绑了。"回头对欧天健道："带人，搜索整个苗乡。小小地方，也不用多了，去三千人，料想足够找出这尊水月观音的。"

欧天健的呼喝声中，身后的士兵缓缓移动，走出了三千多人，整整齐齐地将整个跳月大会围住，接着便开始逐人搜寻起来。

兵丁对于平民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颜色。跳月大会就设在苗人村寨边上，苗疆近几年了无战事，居积甚丰，其民又好金银首饰，那些士兵趁了这个机会，扑上去抢夺，一时鞭打拉扯之声鼎沸而起。木阗手下虽然颇训练了些壮丁，但在欧天健等人的监视下，哪还有还手的余地？

耳听苗民哭啼叫嚷之声渐起，木阗皱着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吴越王一声冷笑，挥了挥手，兵丁闹得更凶了。一名校尉抓起鞭子来将身边的苗民打得满地惨叫，另一人提起一两岁的婴儿，就要向墙上掼去。木阗终于忍不住嘶声道："住手！"

吴越王手一抬，刹那间寂静如同水波一样自他为中心传播开去，所有的士兵全都归刀入鞘，昂然挺立。方才夺来的财物散落一地，却没人再去看一眼。

吴越王满意地扫视了四周一眼，将目光盯在木阗身上，道："本来就是很简单的道理，本王相信木峒主不会想不明白的。"

木阗挣扎着爬起来，将地上哇哇大哭的孩子抱在怀中，道："我若是说吉娜不在此间，你相不相信。"

吴越王嘴角浮起一个讥诮的笑容，道："本王当然相信。木峒主说的话，从一开始本王就很相信。所以本王现在就要从这群人中找出谁是吉娜的夫君来。本王问一声，就杀一个人，若是一直没有人出来，就杀到你们一个人都没有为止。本王的话，不知木峒主又信不信？"

他的语音平静淡定，似乎是在述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木阗却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他嘶声道："我说的是真的……"

吴越王沉下脸，冷冷道："欧天健。"

欧天健忙躬身道："属下在。"

吴越王淡淡道："准备好刀了么？"

欧天健阴恻恻笑道："王爷放心，早就磨得风快了，绝对不会让他们多痛苦。"

吴越王叹了口气，道："那就放心了。可不能让别人认为本王太过残忍。"

欧天健大声地答应了，慢慢转身。吴越王脸露一丝嘲讽，盯住木阗。眼见他脸色一阵青、一阵红地变来变去，显见心中迟疑不决，道："很好！到现在还不答应，本王都不得不佩服你的胆气了！既然如此，就成全了你又何妨？反正料想这鱼篮观音跑得也不远，几千人的痛哭惨叫之声，已足够将她感动回来了！"说着，再也不等木阗回答，手一划而下，三千人利刀齐刷刷举起，月光之下尽是冰寒的闪光，便向着苗人劈了下来！

就听一声清脆的娇叱道："你这人怎么这么坏，快快放开我的族人！"

吴越王抬头望时，就见一女孩衣袂飘飘，卓然立于左边的山崖上，虽然衣衫已被山石挂得破烂不堪，但看去衣袂飘飘，真有些观音临风的感觉。

第24节：第三章 旌蔽日兮敌若云(2)

吴越王嘴角渐渐浮起一丝笑意："你就是吉娜？"

吉娜脆生生地道："就是我！你赶快将我的族人放了，你要我去做什么，我去就是了。"

吴越王微笑道："不是做什么，而是去做天上地下，荣宠无上的贵妃娘娘。也只有这样，才配的上你观音降世的身份。明明是别人盼都盼不到的福气，本王就不懂你的父兄为什么这么极力反对。"

吉娜早就听说过吴越王的恶名，今天只是坐实了传闻而已。不禁冷哼了一声道："你还能有什么好心肠？"

吴越王笑道："你先下来，看看我们给你准备的行装，就知道本王是好心肠还是坏心肠了。"

吉娜撇了撇嘴，道："我看你这个人就不像好人，还讲什么心肠的好坏。"倏地将身一耸，直向山崖下投来，吴越王惊叫一声："小心！"就见吉娜如小鹿般在崖上跳了几跳，已来到了场中，身手甚是敏捷。

吴越王一挥手，兵丁们井然有序地从苗人中退了出来，在吴越王身后布起了好大的方阵，甲兵铿然，这么多人，却连一点嘈杂之声都没有。

吴越王道："你看，你说放人，本王便放人，还不算好人么？来人，将贵妃娘娘坐的七宝香辇抬过来。"

就见几十个兵丁牵着一辆八匹马拉的大车出来。车上珠绕翠铺，宝光射眼，那车都是用合抱粗的檀香木雕就，上面刻满了山川社稷，虫鱼鸟兽。香辇上璎珞重幛，轻纱曼遮，浓渥的香气沁出，真是中人欲醉。华丽富贵之气，就是吉娜这生长族酋之室的贵族，也不觉瞠目。

吴越王见状微微一笑，道："我们现在就坐上去好不好？"

吉娜兴高采烈地道："这是给我坐的么？好漂亮哦。"

吴越王道：“天下有资格坐这辆车的，就只有吉娜姑娘一人而已。这算不了什么，到了皇宫中，比这个还好的东西多着呢。”

吉娜随口问道：“什么是皇宫啊？”

吴越王道：“就是皇帝和你住的地方了。里面好多好多的房子，若没有人领着，任谁都会迷路的。”

吉娜歪头想了想，道：“那我不去了。那么大的地方，走到迷路，那我还怎么找他啊？不去！”

吴越王笑道：“到时候姑娘宠冠后宫，想要出去找人，自然有千千万万人争着领路。”

吉娜道：“那我也不去。我不喜欢住在家里，我喜欢住在外面。”

吴越王意味深长地一笑，道：“你若进了宫，这些奇怪的习惯，自然一点也不能再有了。”

吉娜道：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要回家。”转身拉起木阗跟嵯峨他们，就要向外走。

吴越王微一顿足，一道凌厉的罡气以自身为原点飚出，席卷整个广场。刹那间仿佛起了一阵狂风，吹得众人立足不定。

吴越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本王没说离开，谁敢离开？”

吉娜道：“那人家说了不去，你还要怎样？”

吴越王慢慢道：“我知道你马上就会求着我带你走的。”手一扬，吉娜只觉全身一寒，顿时宛如被绳索捆绑起来一般，丝毫动弹不得。

她惊叫还未出声，已被塞入了七宝香辇中。

木阗脸上变色，一声长啸，苗民们顿时踏上一步，他们赤手空拳，但双眼却已布满血丝。

他们已准备拼命。

吴越王看也不看，轻轻挥了挥手。三千甲兵立时长刀出鞘，齐声呼喝，摆开谨严的战阵，长刀霍霍，向苗人们冲去。

夜色，就要覆盖上这片宁静的大地、

杀气，骤然闪现在静谧的苗疆中。

这杀气隐然成形，满盈的月光都黯淡了下来。吴越王的脸色变了，他突然抬手，道：“暂住！”三千甲兵一起顿步，就见吉娜方才站立的山崖处，一个白衣人凌虚立于夜风之中。

他手上握着一枚小小的铁尺，也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那铁尺以极为迅捷的速度旋转着，幻化出一团耀眼的光晕，仿佛天空中的那轮明月，也被他控于手中。

山风轻轻吹过，瞬间搅碎了月色！

光晕化作万千碎片，暴雨一般倾泻而下，“夺夺夺夺”一阵厉啸，全都恰巧击在甲兵与苗人之间，瞬间溅起丈余高的尘埃。

第25节：第三章 旌蔽日兮敌若云(3)

击在大地上的并不是刀剑、也不是暗器，而仿佛仅仅是月光本身，风过之后便了无痕迹。

尘土渐渐散开，吴越王的脸色却变了——以光风之力伤人，这又是何等样的武功?

吴越王仰起头，盯着白衣人。就见那人手中光晕散尽之后，重新还原为一小块黑黝黝的铁尺。

他轻轻抬手，淡淡道："接令吧！"

厉啸声破空裂云而起，那令牌从白衣人手中弹起，撕拉出一道漆黑的尾光，向吴越王射了过去。物还未至，奔涌激起的风声已然先声夺人。

吴越王手一张，待要接住，猛觉气息微微一沉，当下双掌齐出，"轰"然一声大响，那物向外飞去。令牌所带的劲力宛如满天月华一般，逼人而来！

吴越王心高气傲，不肯后退，内息催起，奋力接住令牌，然而一时血气逆涌，只觉五脏六腑都快翻转了过来。

刹那间，令牌再度从他手中脱出。

崖上白衣人飘飘而下，伸手将令牌接在手中。

吴越王深吸了口气，目中神光乍显，将内息纷乱一齐压住，沉声道："玄天令？"

他久久注视着来人，声音渐渐起了波澜："你是杨逸之？"

四周之人齐齐变色，吉娜在香辇中更是一声尖叫。

杨逸之！

她朝思暮想，想要见到的人，竟然又出现在她面前。

这是何等巧合，何等幸运！

然而，她现在却只能隔着香辇上的云纱，隐约看到他的影子！

窗棂就在她头上半尺处，她拼尽全力想要挣扎着站起身，向窗外看上一眼，但全身血脉凝滞，又哪能动弹分毫？

云纱上透出淡淡的光芒，和几条模糊的人影。

那人影也不答话，手一翻，将玄天令完整地亮了出来。就见那漆黑的牌面上仿佛乌光流转，仿佛一块上好墨玉，虽然隔着云纱，也依然隐约可见其光华。

“我答应过孟天成，要将玄天令交到你手上，然后再夺回。所以，他于你的恩义不违。”

吴越王身形陡止，那人并不看他，举令一挥，劲气凌空，哧的一声在吴越王的面前画了一道横线，冷然道：“但王爷此举，却大为不义。此线为界，再上前一步，风月无情。”

吴越王脸上闪过一阵怒意，欧天健畏惧地看了那人一眼，想要止住吴越王，却又不太敢。

吴越王脸色连变数变，突然哈哈笑道：“既然杨盟主亲至，本王不妨让你一步，但你护了一时，护得了一辈子么？”一语说完，再不看木阗等一眼，拂袖转身而去。

三千甲兵阵型不变，肃齐划一地随着吴越王向峒外行去。

木阗眼看如此声势，吴越王虽退而威势不减，来日正是大难，哪里有丝毫喜悦之情？

那人似乎也没想到他就此退去，一时也没有追赶。

他轻轻拱手，道：“木峒主。”

木阗方从惊愕中醒来，急忙还礼道：“多劳尊驾相救，火倮峒八千苗人，都赖尊驾而得救。”

那人轻轻摇头：“今日之事，吴越王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而在下要事在身，不宜久留此地。”

木阗脸色不禁变得极苦：“可尊驾走后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但话中之意已一目了然。那人一旦离开，整个苗疆与吉娜又将如砧上鱼肉，任人宰割。

那人似乎看透了木阗的心思，淡淡道：“峒主不必担心。我已传书峨嵋守温师太，明日此时，她会派弟子带令爱去峨嵋暂避。”

峨嵋派？要送吉娜去峨嵋？木阗的笑容更苦。

好在峨嵋派声势显赫，派中又全是女子，蜀中离云南也并不太远，实在是避难的最好处所了。事已至此，木阗也只得点了点头。

那人见他答允，轻轻拱手道：“如此，暂且别过。”

吉娜隔着辇中云纱，听着他的声音，正激动不已，见他有要走的意思，不禁失声大呼起来：“不行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”

吓呆了的雄鹿、嵯峨似乎这时才想起吉娜还在香辇中，连忙上前，七手八脚地解救吉娜，但这他们并不知道点穴的奥妙，又哪里能够解开。

吉娜正在极力挣扎，只觉云纱上的人影轻轻抬了抬衣袖，一道淡淡的月光透空而来，微风般吹拂在她身上，她只觉身子一暖，周身血脉立刻运转正常。

吉娜大喜，立即跳了起来，还不待站稳，就往窗口望去。

白衣飘飘，只留给她一个踏月而去的背影。

她再一次和他擦肩而过。

吉娜回想起八年前那天空中缓缓消失的眸子，心中无比怅然。

难道自己和他，真的就欠了这一面之缘么？

不，既然过去的千万年岁月，都这样凝视着他，陪伴在他身旁，此生此世，无论要经历多少磨难和等待，也一定能再见他一面。

吉娜跺了跺脚，心底暗暗发誓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他！

第26节：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(1)

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

月华清冷，吴越王大军退后，木阗长吁了一口气，坐倒在地。眼看遍地血迹，被殴打掠夺的苗民们正扶老挈幼，收拾残败的家园，四周一片狼藉。念及吴越王的声势，不禁心下黯然。

吉娜懊恼杨逸之的离去，也怔怔地不再说话。

就在这时，破空之声再度响起，吉娜以为是杨逸之去而复返，不禁大喜过望，抬头看去，却只见一个黑色的影子悬浮在空中。

吉娜认得，此人是山洞中传她武功的人，不禁有些失望："师……"她刚想叫师父，突然想起那个不向任何人提起的诺言，只得改口道："……是……你？"

黑衣人并不理她，转而对木阗道："你想送她去峨嵋？"

木阗怔了怔道："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？"

黑衣人冷冷看着他们："吴越王寄心天下，染指武林，峨嵋自身难保，又岂能庇护得了她？"

木阗笑容更苦，只得摇了摇头，道："也没有别的办法，避得一时便是一时吧。"

黑衣人默然片刻道："峨嵋虽能带吉娜走，却不能阻止吴越王进攻苗疆。吉娜既然与我有缘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"

木阗有些惊愕，吉娜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，又怎么便成了有缘？却一时不敢多问，只加倍恭敬道："那敢问先生有什么良策妙计？"

黑衣人道："妙计便是它。"手一翻，亮出一枚轻微泛晕着青色云光的令牌来。

木阗大愕，失声道："逼走吴越王的玄天令？怎么又到了先生手中？"

黑衣人冷冷道："这枚并不是玄天令，而是苍天令，虽然同是四方天令之一，但却大不相同。"

木阗定睛一看，果然，两枚令牌虽然样式如一，但光泽却大不一样。玄天令如墨玉般乌光流转，苍天令却散发着淡淡的青光，如云如水，澹荡不定。

木阗不禁道："这苍天令，又有什么用处？"

黑衣人道："苍天令本身并无特殊的威能，但只要送到了一个人手中，却能让吴越王不寒而栗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"

木阗愕然抬头："什么人，居然有这等本事？"

黑衣人目光悠远，遥视着月光下那苍茫的苗山，许久，方才吐声道："卓王孙！"

木阗皱了皱眉头，道："卓王孙？没听说过啊。"

黑衣人道："天外之人，自然不是你所能知晓的。你只知道他握有连吴越王都忌惮的力量就可以了。只要到了他那里，吉娜或者你们十八峒，都不会再有任何的危险。因为吴越王不敢。"

木阗犹豫道："可是……可是他又怎会插手此事？"

黑衣人道："便是因为这苍天令。他一直在寻找这枚令牌，而且传言江湖，如果有人将苍天令送与他，他便答应此人一件事情，所以，苍天令又被称作'允诺之令'，只要吉娜携令送交卓王孙之手，并愿意留在他身边，吴越王只有望洋兴叹，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"

木阗道："这个卓王孙，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？"他并不是不肯相信，今夜遇到的这些人，早已经超出他理解的范围，只是吴越王天璜贵胄，权炎熏天，已是他心目中最高权势的象征，难道卓王孙是神仙不成？

黑衣人收回的目光又投到远天之上，道："江湖中的圣地，武林里的传说，九百年皇龙争聚的华音阁……"

"华音阁！"木阗一震，他虽然远在边陲，但也听说过华音阁的盛名。

华音阁乃是当今天下第一大派，介于正邪之间，传世已近千年，声势已远在武当少林之上。武林中据传有七大禁地，苗疆神魔洞才是

其中之一，然而华音阁就独占其三。

第27节：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(2)

数百年来，没有人敢闯入华音阁，也没有人敢与华音阁对抗。

这实在是江湖中独一无二的传说。

木阗仿佛明白了什么："难道，卓王孙是……"

黑衣人仿佛根本不屑回答，自顾说下去："他如今执掌华音阁主，号称武功天下第一，文才风流天下第一，谋略军策天下第一，才智术算天下第一，乃是中原第一等的人物。"又顿了顿道，"他虽然众多天下第一，但年龄尚轻，也并未娶亲，你倒可以将错就错，把吉娜嫁与他为妻，反正苍天令在你的手上，他为誓言所格，也不会不答应。"

木阗脸一红，道："现在还不至于。"

那人淡淡道："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只是你要有所准备，吉娜此去，恐怕是不能回来了。你好自为之，红尘之气于我修为有碍，我去了。"

也不等木阗作答，"叮"的一声，青气湛然的苍天令牌落在木阗面前。那人的声音远远传来道："此去飞云崖下，自然有人接应。"

一语即罢，余声杳然。

木阗将苍天令拿在手中，翻来覆去观看，除了沉重出人意料外，再无奇处，不知这么一件东西，究竟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？而这个神秘的黑衣人，为什么甘愿赔上武林至宝苍天令来，将吉娜送往华音阁？

这样的好事来得太为离奇，不知到底是福是祸。

然而事关一族人的生死，当下也没什么好犹豫的，只好促装让吉娜上路。吉娜几次想悄悄溜走，都给木阗率几个儿子挡了回来。她惯于栖息山林，这么整天闷在家中，不由得整天发脾气。木阗无法，只好着吉娜的阿妈开导她说外面的景色怎么秀丽，人物怎么出色，物产怎么富饶，而城郭又怎么繁华，说出去之后有多少好玩之处。

吉娜对汉人风物城池毫无兴致，但想到出了苗疆，便能追随杨逸之踪迹，迟早有见到他的一天，心中不禁无限憧憬。终于暂且抑制住遨游荒山野岭之心，希冀出了崇山峻岭之后，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妙世界。

木阗心中着急，三天之后，终于将行囊整治完毕，足足装了三辆大车，要吉娜带走。吉娜皱着眉头道："这么多东西，我怎么拿得了？我要这么东西做什么？"

阿妈温和地笑道："傻丫头，你到那边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不给你多准备点，你吃什么？穿什么？"

吉娜胸脯一挺，道："那怕什么？饿了就吃野果子，困了就爬到树上睡觉啦，衣服还要多少？身上穿一件就可以了。"

阿妈抚着她的头发道："傻丫头，汉人跟我们苗人不同，规矩多着呢。何况这一路上，又不用你自己拿，我让你两个哥哥送你过去，一路上这些苦啊累的活一点也沾不到你身上去。"

吉娜嘟着嘴道："这么一大堆的东西，看着也闷死我了。"

阿妈叹了口气道："孩子，以后阿妈想送你东西，都不知有没有机会了。"说着忍不住拿衣襟拭泪。

吉娜将整个身子偎依在阿妈的怀里，道："阿妈既然这么舍不得吉娜，吉娜就不走了，永远陪着阿妈。"

阿妈强笑道："傻丫头，女孩子终究是要离开爹妈的。何况这一去也是为你好，阿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？"

木阗也是心酸，但见她们母女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，硬起心肠道："又不是生离死别，那有这么多话说。时间不早了，也该让吉娜上路了。趁着现在天气阴凉，多赶些路是正经。"

阿妈忍不住眼泪又下来了："还说不是生离死别……"木阗赶忙向她使了个眼色，对雄鹿和嵯峨道："一路上照料好妹妹，不要让她只顾着玩耍。凡事能让就让，总之以大局为重。"雄鹿和嵯峨齐声答应了。

督促吉娜上车，可吉娜怎么都不肯钻到车子里面，偏要乘马，众人无法，也只好由她。

车行辚辚，一路向西北而去。等转过山弯时，吉娜回头张望，还看到父母和族人在远远的挥着手。

她怎么也想不到，再与父母相见时，竟然已是天人永隔。

飞云崖居大熊岭西北一百余里，乃是著名险峻的地方，附近的居民都不叫它飞云崖，而叫野鬼坡，不知那人为什么约了这么个会面地点，也只好赶去。

第28节：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(3)

吉娜一路上兴致勃勃，毕竟走这么远的路，对她还是第一次。而且有两位兄长照料着，什么事都不用操心，木阗又置办的细致，几乎要什么有什么。这趟行程与其说是赶路，不如说是游山玩水。只是八月云南，天气炎热，行走间甚为艰难。赶了一天的路程，地面石头渐多，草木渐少，过了重安江，再走十几里地，就到飞云崖。

吉娜吵着说带的东西吃腻了，要吃些青菜，雄鹿只好命令加快赶路，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家。这一急赶，赤日炎炎，更觉难以忍受。

转过山脚，忽然路边显出小小的一个茶寮，雄鹿不禁大喜，道："妹子你看，那边有个茶寮，我们可以去打尖歇一下，你想吃什么，只要他们有的，我总会想办法弄给你。"

吉娜答应了一声。雄鹿挥手叫手下的人将车停在门口，和嵯峨服侍吉娜进了茶寮，只见冷清清的没几个人，老板在柜台后面忙碌着，几个茶客背对着门口斜坐。雄鹿看了一眼，就不再多看，大声呼喝着让老板将所有的饭菜都端上来，吉娜则赶紧抢占了临窗的位子，拍着桌子一叠声的叫茶。

就见茶老板悠闲地从柜台后面转了出来，笑着抱了抱拳，道："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吉娜姑娘，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。"冠带煌然，满脸踌躇满志之色，不是吴越王却是谁?

雄鹿大吃一惊，刷的将腰刀拔了出来，抢上去护住吉娜。吴越王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对吉娜微笑道："姑娘看我整治的这个店面如何?此去京师，还是让本王亲自伺候姑娘，才可以放心。"

吉娜撇了撇嘴道："我们不去京师，也不要你管。你既然开了茶馆，为什么不给我们上茶？"

吴越王笑容不改，道："姑娘要茶，自然有茶。"袍袖挥拂，真气催动柜台上的茶壶，激起一道水箭，如景天长虹般，刹那间将吉娜面

前的茶杯注满。吴越王袍袖轻挥，水箭灵蛇般缩回壶中，竟无半点溅出。

遥闻楼上似乎有人轻轻拨了声琴弦，吉娜撇了撇嘴，道："显什么显。"俯下身来咕嘟咕嘟将茶水喝光了，道："再斟来。"

吴越王手一招，背门而坐的几个茶客转过身来，赫然就有欧天健在内。吴越王道："给吉娜姑娘倒杯茶去。"

欧天健俯身一礼，慢腾腾地拿起柜台上的茶壶，倒了满满一杯的热茶，走到吉娜面前，道："吉娜姑娘请。"

吉娜冷哼一声，接过杯子要喝，不料什么东西都没倒出来。定睛看时，原来一杯热茶在方才的瞬间已被欧天健掌力冻成了冰块！

此时的吉娜，武林高手见多了，也就见惯不怪，指着茶壶笑道："我正嫌热呢，你就送了块冰给我，麻烦你将这整壶也变成冰吧。"

欧天健沉下脸来。猛地一探掌，抓向吉娜的手腕，吉娜一动不动，任由他抓住，笑道："你抓我的手做什么？我可没打你也没骂你。"

欧天健倒真拿她没办法。只好冷冷地道："跟我们走！"

吉娜道："那你也不用抓住我不放啊。"忽然将手往他眼前一晃，道："你瞧，没抓住。"欧天健一愣之下，吉娜猛一用力，将手抽了出来，咯咯笑道："那是另一只手啊，笨蛋！"

欧天健本以她是皇帝要的人，不敢太用力，却不料又为她这小儿伎俩所耍，不由又觉好笑，又觉可气，骈指一划，茶桌从中分成两半，欧天健运掌成风，一招雪落长空，掌影点点洒下，将吉娜全身笼罩起来。

吉娜"啊哟"了一声，对吴越王道："那个好人，你不来救我？"吴越王微笑不答，欧天健掌影飘忽，忽然片片掌影归成一个，直向吉娜胸口袭来。

吉娜也不躲避，将胸往前一挺，嘻嘻笑道：“你说我们两个什么恩仇都没有，为什么要打架呢？”

欧天健想起她是皇上亲选的嫔妃，倒不敢真的伤了她，只得收束内力道：“因为我们要捉你回去。”

吉娜笑容陡然一变，高声道：“那就不客气了！”乒乒乓乓，所有的桌子、椅子、凳子、杯子都飞了过来。茶寮之中地方本小，欧天健避无可避，凳子什么的虽没砸到身上去，却被溅了一身的茶水。这下不由得心头火起，玄功运出，在身体四周布出了两尺大的一个气障，抛过来的桌子椅子还未及身，就被弹了开去，吉娜反而要躲避弹回来的茶水杂物，情势顿时逆转。

第29节：第四章 解环佩以结言(4)

欧天健一声冷笑，嗤驰四指连弹，吉娜就觉身上一冷，似乎有什么看不到的细丝缚住了四肢，都转动不灵活了。

欧天健冷笑声中，慢慢向吉娜走来，眼中满是讥诮的笑意，似乎在说："现在看你还有什么花招。"

吉娜对着他眨了眨眼睛，突然叫道："暗狱曼荼罗！"欧天健怔了一怔，吉娜的身子不知怎的突然凌空舞起，在空中一阵翻腾，一道凌厉的劲风直扑下来！

这劲风来的好快，如斧如凿，如震雷闪电，如天帝震怒，轰然击在欧天健胸前。欧天健猝不及防之下，一口血箭喷出，身子直向后摔出。

吴越王皱了皱眉，手一引，将欧天健的身子带住，欧天健又是一口鲜血标出，恨恨地看了吉娜一眼，道："属下无能，请王爷降罪。"

吴越王摇了摇头，对吉娜笑道："倒没想到你的武功这么好。看来你是不肯跟我们走，是一定要本王亲自出手了。"

吉娜满脸都是惊愕，似乎也没想到会将欧天健伤成这个样子，不禁愕然看着自己的手，喃喃道："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！"

吴越王仍旧微笑道："你一掌能将欧天健打成这个样子，内功修为也算很不错的了。现在你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答应做了皇妃，本王不出手也罢。"

吉娜双手掩面道："我真的不知道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"

吴越王叹道："这又是何必。"口中虽然微叹，但脚步却毫不停留地向吉娜走来！

忽然铮琮几下琴音，二楼上帷幕轻动，几道春水般的暗力悄没声地袭来。

吴越王当下护身劲气一鼓，只听"啪啪"两响，锦袍左右所挂的两块玉佩被暗劲所击，坠落地上！

吴越王身形不动，真气外运，锁住来袭的真气，猛然一声短啸，真气鼓涌而出。

只见二楼上的五色帷幕被劲风逼催，顷刻化为碎屑，落花般片片飘落。

无尽飞花中，琴音陡敛。只见一位少女青丝垂肩，倚栏而立。

她怀中一张七弦琴，乌光流逸，古色古香。只见她目如秋月，盈盈一弯，皓月一般的脸上似乎藏了无尽的笑意，她抱琴凭栏，目光往楼下微微一扫，整个茶寮中杀意顿消，似乎连窗外透入的艳阳也变得妩媚起来。

那少女轻抬衣袖，拂了拂鬓边散发，纤指如玉，指尖一点丹蔻，真是毫无瑕疵，只听她柔声道："久闻王爷大名，果然是好功夫。"

吴越王淡淡道："我以为是什么不长眼的小贼，原来是琴言姑娘。姑娘不在华音阁修身养性，来这边陲之地做什么，莫非也想做皇上的嫔妃？"

听到"华音阁"三个字，吉娜心中不禁一宽，看来，接应她的人已经到了。

第30节：第五章 乐莫乐兮心相知(1)

第五章 乐莫乐兮心相知

琴言衣带微招，就宛如一片紫云落了下来，片尘不起。

她向吴越王盈盈一礼，道："王爷取笑了，琴言哪里有这么大的胆子。不过琴言猜王爷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……"

她抬头一笑，看了吴越王一眼，道："若是琴言这样的坏心肠做了皇帝的嫔妃啊，就怕第一天就忍不住撺掇着皇帝杀了王爷，第二天就让你的老皇帝死在我的手上哩，那多勿好呢？我这个人就喜欢看着大家都欢欢喜喜的，才不想谁不开心呢。"她言语之中略带了点吴侬之音，姣姣软软，说不出的妩媚好听。

吴越王淡淡笑道："只要琴言姑娘答应了，我保证这些事情一概不会发生！"

琴言道："噢，那琴言就更是不敢去了。嫁了老皇帝不弄死他我不开心，弄死他了你们又不开心。反正总会有不开心的，那多不好啊。"

吴越王淡淡道："既然姑娘没有这个念头，那就请让开了，不要误了我们恭迎贵妃。"

琴言轻抬双眸看他一眼，脸上依旧一副动人的媚笑，道："贵妃？却不知是皇宫的贵妃呢，还是华音阁的圣妃？"

吴越王脸色一变，道："难道这件事华音阁也想掺一脚？"

琴言抬袖掩口笑道："哪里是华音阁想掺王爷一脚哩，而是看王爷肯不肯赏脸让我将阁主要的人带回去了。"

吴越王看了吉娜一眼，道："你们阁主想要这个小丫头？"

琴言一福礼道："琴言就知道王爷神机妙算，自然不用我来啰嗦啦。"

吴越王冷哼一声道："那你是不用想了。"

琴言轻轻抱琴，一手抬袖，俏指掩面，脸上显出无限委屈："那王爷是想要琴言完不成任务，去受阁主的责罚吗？难道王爷忍心？"此人

当真如胭脂捏就的一般，妩媚已入骨中，一行一动之间，尽是怡人荡意的万种风情，却偏生做得自然而然之极，浑然没有斧凿的刻意之感。

吴越王淡淡道："素闻华音阁主卓王孙什么都是天下第一，江湖上更是推举为神一般的人物，本王早想拜识芝颜，可是仙山路遥，却从来没有这等机会。今日相遇，就来领教一下琴言姑娘的武功，看看强将之下，是否真的就无弱兵。"

琴言轻轻一笑，道："言重了呢……莫非王爷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做我们阁主的敌人吗？"

吴越王双拳一聚，一道凌厉的杀气标出，厉声道："你说什么？"

琴言猛觉一阵寒意沛然而来，脸上的媚笑再也挂不住，神色一惊，不由自主退了一步。

吴越王一怒之下，也觉自己失态，当下袍袖一拂，满室骤然生暖。

琴言"啧"了一声道："王爷好功夫，但可惜气量稍嫌窄了些。"笑容甜蜜，仿佛情人之间的细语，却是让人怎么都无法生气。吴越王倒也不好发作，招手道："欧天健。你来会会这位姑娘。若是败了，也就不要回来见本王了。"

欧天健方才被吉娜一掌击伤，正是一口怨气没处发作，见琴言言笑温婉，抱琴而立，一派妩媚入骨的样子。顿时起了轻敌之心。虽然琴言的名字欧天健也曾听过，但一见之下，不由心想这种柔弱的女子，不过侥幸成名，论实际武功还能高到哪里去？于是上前两步，背负着双手，冷冷看着琴言，似乎还不屑于先动手。

琴言半点也不瞧他，慢拨着弦音震出，她的声音也如这琴音袅袅，充溢了整个茶寮："若是琴言侥幸赢了这位欧大哥，那又怎样呢？"语音软侬，似乎并不是在战场争杀之际，倒像是跟情郎软语相商。

吴越王傲然道：“你若是能胜得了一招半式，难道本王还有脸皮再做纠缠不行？若是你输了，吉娜姑娘却要交我们带走。”

琴言妩媚一笑道：“若我输了，王爷想要怎样，就怎样。”

吴越王也不去看她，只对欧天健道：“琴言姑娘司职华音阁新月妃，手中古琴天风环佩，自唐代传世七百年来，名动天下，你要留心了。”

欧天健向琴言怀中一瞥，冷笑道：“天下名宝，都应该珍藏在王爷的万宝楼中，琴言姑娘可肯割爱？”

琴言微微一笑，既不怒也不答话。

吴越王道：“天风环佩琴乃天下名器，琴曲共分为七叠，修习到极高处，可引来鸾凤和鸣，威力亦是强绝天下。琴言姑娘领华音阁新月妃之职，幼得嫡传，本王尚且不敢小视，何况你？”

欧天健看了看琴言，冷笑道：“华音阁的武功自然是高明的，却不知道琴姑娘花信之年，又能学到几分？”

琴言依旧笑道：“既然欧护法这样讲，琴言若不奉陪，怕是折不起华音阁的面子，失礼了。”

语未完，纤指倏然在琴弦上一划，欧天健猛觉数道凌厉的劲风袭至，有了吉娜前车之鉴，他倒也不敢大意，当下玄功暗运，呼的一掌，当胸向琴言击去。

欧天健的武功纯走阴柔一路，这一掌击出，满室寒气陡升，吉娜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却见琴言衣袂飘飘，随着欧天健的掌风催送，起在空中，浑然不似血肉之躯。两只纤手按住琴弦，一阵“丁丁冬冬”的柔音响起，就仿佛春花乍开，雏鸟共鸣，野芳新发，弱柳含苔，使人不禁有出游之兴。

吉娜舒了口气，就听吴越王曼声吟道：“春分惊蛰絮满天，云开日暖响丝弦。这一曲《春晓吟》，可称绝妙。”

琴言向他回眸一笑，琴音忽转清疏宽放，伶俐奔畅，峨峨忽有高山之意，汤汤而又做流水之磬。吴越王笑道：“好，你将我当成了樵夫

了。”

第31节：第五章 乐莫乐兮心相知(2)

琴言雪腮之上梨靥浅绽，意似酬答，欧天健只觉袭来的暗劲更加无声无息，忽强忽弱，缠绵柔软，一如琴言脸上的微笑，不得不将轻敌之心收起，当下拳势一展，三拳叠出，分袭琴言左右中路。

只听琴音忽然加大，莽然有千里平阔，浩淼森然之象，欧天健便觉拳劲如石沉大海，暗呼不妙，还未来得及变招，一道大到不可思议的劲力凌空压下，危急之刻不及细想，聚起全身劲力，要硬接这一来去无踪的招数。那劲力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欧天健正收势不及，又一股悄无声息的力道自身后涌出，他此时哪里还有变通的余地？一口鲜血标出，向前直跌出去。

琴言轻轻一笑，曲子又变得轻松柔和，宛如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，正在花园嬉戏。

就听吴越王叹道："姑娘武功变化多端，这琴艺也妙到不可思议。由渔樵问答而到沧海龙吟，阳关三叠追杀欧天健，却由宫调变为商调，一阕寄生草就将他打得口吐鲜血，实在不由人不叹服。"

琴言正打得欧天健毫无还手之力，闻言微微一笑，道："你主子只顾买弄自己的才华，都不管你的死活了，我也就懒得理你，罢手吧！"

欧天健知道不妙，顾不得再行招架，脚一点地，全速向上跃起。就听万千琴声归为一音，清越如笛，嘹响振耳，倏忽而来，就如一只无形的利箭一般，要将欧天健钉在空中！

欧天健只觉避无可避，恐惧之下，一声惊呼还未发出，眼前人影闪动，一只手凌空将这道箭劲夹住，却正是吴越王。

就见他袍袖展动，将欧天健的身形带住，目中神光暴出："姑娘好功夫，本王来领教一招！"微一侧身，一记劈空掌隔了两丈余远劈至！

琴言就觉一道炽热的劲力从琴上升起，全身如受电击，知道不能抵挡，危急之中，将那柄天风环佩脱手飞起，飘然向后而退。

吴越王并不追赶，手一招，天风环佩凌空向他飞至，被他真气激得清响不绝，赞叹道：“果然是好琴。”

琴言飘飘从空中跃下，笑道：“王爷的功夫，就是不显，琴言也知道绝不是对手。可是这一仗，是谁赢了呢？”

吴越王淡淡道：“自然是你赢了。你觉得本王的武功跟你们阁主比较起来，谁更胜一筹？”

琴言微微一笑道：“嗯，王爷问这个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这几年来，我们阁主可从来没出过手，不像王爷这样好动。”

吴越王叹道：“世俗之事众多，这也是身不由己。琴还你，吉娜你也可以带走。草莽之地，龙蛇混杂，你不如到本王府中，想要什么样的前程，本王必不二言。”

琴言接过瑶琴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王爷的话我自然很相信，但我一个女子，要前程做什么？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听阁主的话，将吉娜带回去就可以了。”

吴越王叹道：“本王知道姑娘这样的人，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求得的。卓王孙好福气，有你这样的帮手。这一点本王是甘拜下风了。”

琴言笑了一下，并不作答。

吴越王昂天一笑，道：“我们既然输了，就输得光明磊落一点。欧天健，你输在琴言姑娘手中，不算你的罪过。去收拾一下，我们赶紧走了，免得叫别人说本王食言而肥，不是英雄的手段。”

欧天健答应一声，吴越王飘然而出，长吟之声不绝，已经渐渐去得远了。

琴言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道：“你让我到你的府上，给我个满意的前程，你可知我所要的并不是什么劳什子前程呢。”言语之中，神色颇为复杂。

第32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1)

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

吴越王已走，茶寮中寂无人语，琴言默默立在夕阳之中，也不知道想些什么。

吉娜嘻嘻一笑，道："琴言姐姐，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坏王爷啊？"

琴言猛地一惊，铮地弦音一响，面色微红道："我怎么会喜欢他！只是他肯就这么走了，倒真是想不到。"

吉娜撇了撇嘴，道："说不定又到前面去动什么坏心思去了。这家伙不是好人。"

琴言微笑道："看不出你小小年纪，竟然也懂得人的好坏。好妹妹，我是华音阁云贵分舵的舵主，兼领新月妃之职。昨日有人投简报书说你会带苍天令来这里，让我接应，并将你的相貌仔细描述了一遍。这苍天令乃是阁主志在必得之物，我大喜之下，一面遣骑飞报总坛，一面亲自赶了过来。天幸虽遇到了吴越王，却幸未辱命。好妹妹，你告诉姐姐，苍天令是不是在你这里？"

吉娜眼睛骨碌碌转了几下，道："什么叫苍天令啊？我不知道。"

琴言立即急了，惶然道："那怎么是好！我已经派人报告阁主了啊，要是没有苍天令，我怎么吃罪的起？"

吉娜"扑哧"一笑，道："瞧你急的。我这里有块破东西，就是不知道叫不叫苍天令，不如冒充来给了你们阁主，反正他也未必认识。"说着，从怀中取出那柄青荧荧的令牌。

琴言一见，立时破颜而笑，道："你这个小丫头可真调皮，这可不就是苍天令么！我知道了，你是故意逗姐姐的。"

吉娜也靠过来道："可是我看了姐姐这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也不忍心多逗了。姐姐好漂亮，我若是个男人啊，一定想尽了办法也要娶姐姐做老婆。"

琴言给她说得一笑，道：“你小小孩子，知道什么是老婆。天色不早，赶紧走了吧，你身怀苍天令，我要亲自将你送入华音阁才是。”

去华音阁？

吉娜眼睛一转，仿佛想到了什么，轻轻抚摩着苍天令道：“听说这枚令牌，也叫允诺之令？”

琴言笑道：“当然，阁主曾许下承诺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将此令献上，华音阁便会帮他完成一个心愿。等你见到阁主，有什么愿望，都可以说给他听。以华音阁的力量，就算你要天上的月亮，也能帮你摘一个下来。”

吉娜摇了摇头：“我不要月亮，我只想让他帮我找一个人……”

琴言道：“那就更不用担心了！”她急着出发，当下不再多说，吩咐嵯峨跟雄鹿回去，雄鹿还想多送吉娜一会儿，琴言皱了皱眉，说不惯与男子同行，赶着他们走。雄鹿只好将东西留下，跟吉娜话了别，径自回转大熊岭。

吉娜平时独自游玩惯了，这时倒也不很伤感，雄鹿和嵯峨却甚感难舍，走出好远了还回头张望。

一时茶寮之中就只剩下吉娜跟琴言两人。

吉娜抱着苍天令，一脸傻笑，似乎正做着华音阁帮她找到杨逸之的美梦。琴言却叹了口气，颇有萧索之意，道：“人去楼空，我们也走吧。”

吉娜“嗯”了一声，这才从幻想中醒来，道：“那这么多东西怎么办？我们一起拿走么？”

琴言从怀中取出一方小小的旗子，上面用锦线绣了弯小小的新月，插在大车上，那旗只有巴掌那么大，看去一点都不起眼，琴言却很放心地拉了吉娜就走。

吉娜疑惑地回头看着，走了几步，并不见车子行动，不禁问道：“琴姐姐，这车子怎么还不跟着我们走啊。”

琴言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车子为什么会自己跟着我们走啊？”

吉娜道：“那你在上面插旗子做什么？难道不是用法术让车子跟着我们走么？”

琴言笑道：“鬼丫头，我可不是巫师，哪里会让车子自己走？这是我们华音阁的令旗，看到这面令旗的人，自然就会将车子送到总坛去的。”

吉娜想了想，道：“那他为什么要送呢？这么大的车子，好费劲的。”

琴言道：“他若是不送，可不是不要命了么？华音阁的令旗谁若不遵守，还想在江湖上行走么？这几年来，我们阁主的命令，江湖上再没有人敢违抗。不信你等着瞧，等咱们到了华音阁啊，只怕这车子早到了。”

吉娜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将信将疑。琴言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看你这么关心，不妨事的。华音阁富甲天下，大不了到时赔你一套嫁妆。”

吉娜笑道：“赔我一套嫁妆，我就送给姐姐，我看姐姐早就有意中人了。”

琴言笑道：“小鬼，看你说的！”她抬头一望，道：“天色不早，再不走误了行程，和阁主可没法交代。”匆匆拉起吉娜，向江边走去。

两人共乘一叶扁舟，顺江而下。

云南府。吴越王住地。

池波轻破，浮出两张婴儿一般的脸，在月光下轻轻转动着，宛如笼罩着一层清苍的微霜，黑色长发就结成无数道浓黑的海藻，披拂在清幽的池水上，盖住了她畸形的身体。

她美丽而诡异的脸上，呈现出一抹洞悉一切的笑容。

吴越王看着她，皱眉道：“现在鱼篮观音已入华音阁，昊天令的事，先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”

第33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2)

日曜右侧头颅轻声笑道："琴言的武功虽也还有几分可看，与王爷却不可同日而语。王爷当时要强行带走吉娜，并不须费吹灰之力，但王爷却放过了她们。"

吴越王道："我允诺一战定胜负，欧天健既然输了，本王又岂可再出手？"

右侧头颅笑道："言必信，行必诺，王爷果然是英雄了得。只是若当时王爷知道，苍天令也在吉娜身上，是否还会如此大度呢？"

吴越王脸色顿时变了："苍天令？"

左侧头颅重哼了一声，嘶声道："现在后悔也晚了！"

右侧头颅叹息道："我本以为，姬云裳会自己带着苍天令去华音阁，没想到她将苍天令给了吉娜。"

左侧头颅恶声道："我早就说过，姬云裳绝不是个可以控制的人，如今果然没错！"

吴越王沉吟片刻，道："琴言和吉娜现在在哪里？"

左侧头颅道："她们已经离开云南，要追只怕是来不及了！"

右侧头颅细声笑道："也不必追。姬云裳送吉娜去华音阁，未尝安了好心。我们正可以坐山观虎斗。一旦姬云裳和卓王孙打起来，说不定不仅苍天令，连华音阁中的炎天令也会为我所得，正所谓放长线，钓大鱼，难道不是么？"

吴越王点了点头，道："但国师那边，如何交代？"

右侧头颅笑了起来，轻声道："我已经问明白了，国师寻找鱼篮观音转世，不过要是借她的灵气，修炼一种仙药。幸好，鱼篮观音转世并非是修炼此药的唯一方法。"

吴越王"哦"了一声，道："还有什么方法？"

右侧头颅"咯咯"娇笑道："还有我啊！我的血，才是无上的仙药。"

吴越王疑惑道：“你？”

左侧头颅沉声道：“只要王爷能取得其他三枚天令，我们甘愿用自己的血、自己的命为王爷换来昊天令！”

吴越王迟疑道：“还没有别的办法？本王虽然需要四天令，却不想让二位涉险。”他这番话倒也出自真心，在他心目中，人才始终比宝物更加珍贵。

右侧头颅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们离不开泉水，每次只能走动三个时辰，就得浸入水中，整日长眠，才能勉强补给够下次行动的精力。没有了水，我每走一步，都必须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，还随时可能被人视为妖魔怪物，遭到杀戮。而我却千里迢迢，追随王爷左右，只不过是为了能亲眼看到乐胜伦宫的重启罢了。”

左侧头颅也嘶声附和道：“只要能等来这一天，我们死而无憾。王爷又何必为我们的生死挂怀？”

吴越王犹豫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。他不想去问日曜为什么如此期待乐胜伦宫的重启，但他能看到她们的决心。

作为一个好的领袖，并不需要压制属下的野心，而是让这些野心汇聚到自己的大业之下，在实现自己宏图的同时，让他们各有所获。

右侧头颅的笑容更加诡秘，她悠然道：“相信我，按照我的安排，你一定能得到你需要的一切。”

左侧头颅冷冷道：“而今，我的血告诉我，阻止你实现这一切的敌人，并不是皇帝，不是国师，而是那两个人。”

她伸出一只触角一般纤细柔软的手臂，在夜空中轻轻划了一道湿漉漉的弧线，她的的话音中也仿佛含了种神秘的力量，如神祇牵引着夜的秘章，划出芸芸众生命运的轨迹。

吴越王忍不住问道：“谁？”

日曜四只眼睛缓缓闭上，她舒适地浮在池水中，淡淡道：“卓王孙、杨逸之。他们注定是蚕食你王命的人！”

吴越王的脸色又变了。满天的乌云都罩在他脸上，他就像是初开天辟地而立的巨人，因人类侵占了他的胜利而愤恨。

他一字字地道：“卓王孙、杨逸之！”

日曜看着他，目中隐藏着一丝很轻淡的笑意。她很迷恋别人因为她的一句话而疯狂的满足感，或者，这是上天给她残缺的肌体的唯一的弥补。

她能够知道一些发生在未来的事情，而且可以看透人心，获知别人心底的秘密，而她，就靠着这力量而生存，因为她只有这种能力。

第34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3)

她连一柄剑都提不起来，肌肤更是娇嫩到极点，根本不能接受任何污染，只能活在最纯净的灵泉之中，日夜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。但是她不能死，因为她和她的同伴们身上，还背负着一个神秘的使命。

所以，她必须出售自己的能力，来换取生存，也换取完成这个使命的机会。

吴越王无疑是个很好的买主。

吴越王深吸了几口气，脸色渐渐平复，拱手道："怎样才能保住我的王命？"

日曜尖尖的手指从水波中抬起，轻轻虚指在吴越王的胸口上："王命本来就是你的，所以只能靠你自己。要想打开乐胜伦宫，除了集齐四天令外，还要有挽开神弓的力量。你现在的武功虽高，却还远远不够，我会为你想办法的。"

吴越王沉吟道："七禅蛊已然不可得，你又用什么办法让我的武功更高？"

日曜畸形的身体向下一沉，蜷缩起来，让池面上粼粼的波光将全身都覆盖满，悠然道："王爷只管等着就是了。天机不可泄漏，我若现在告诉了你，反而不能得了。"她的眼睛慢慢合上，皮肤开始轻轻颤抖起来："苍天令、炎天令、昊天令、玄天令，等它们都落入我手的一天，也就是王爷武功冠绝天下之日，而这之后，无论武林盟主还是九五至尊，都是王爷囊中之物。"

吴越王看她如此笃定，也不再多问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日曜发出一阵尖细的笑声："如此，孟天成也该去武当一趟了。"

这一去溯清水江以上，从阮江而入洞庭，途路虽遥，但一路水光山色交相辉映，吉娜看得赞不绝口。

扁舟虽小，舟中陈设却甚为精致，梨花船壁足有数尺厚，上面镂空雕着各种图案，正好形成大小不一的空隙，将用具、陈设嵌入船壁中，既美观巧妙，又不惧风浪颠簸。船中只有琴言、吉娜两人，并不用什么舟子，也不备饮食，看得吉娜好生奇怪。

——难道华音阁的人竟然修炼了辟谷之术，不用吃饭的么？

然而每到一处，便由人具帖来拜。看那些人威风凛凛，颇有气势，都是朗声通报，云是某某舵主，某某帮主，然后鸡粟美食殷勤献上，无一不是吉娜爱吃的。一献上之后，就匆忙离开。更加奇怪的是，从头到尾，这些人都低着头，绝不敢向吉娜和琴言看上一眼，似乎崇敬之中，很有惧怕的意味。

琴言自顾抚琴，也不多做应酬，他们居然也不介意。不免看得吉娜深感疑惑。

一连几日都是如此，吉娜心中越想越奇，却始终没有机会出口询问。

是日傍晚，船行入支流，在一处开满茶花的码头稍事休息。

才泊了舟，便听得岸上脚步声响起，瞬息之间，十余人鱼贯而来，看来已在此处等候多时。这些人衣着整齐，每人手上都举着一个巨大的托盘，看上去分量不轻，但行动间却丝毫不觉有什么障碍，可看出这些人的武功颇为不弱。

为首一人在船下低声道："云南千巫宗帮主巫云笛拜见新月妃。"

琴言像往常那样，自顾抚琴，并未抬头，只淡淡说了一声："进来。"

那人看去年纪甚轻，身材显得十分单薄。他手中也捧着一个巨大的托盘，一进船舱，却深深跪了下去，不敢前行半分。

琴言皱起了眉头："你这是干什么？"她看了那人一眼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疑惑地道："千巫宗？不是昨日来过？"

那人依旧不敢抬头，只低低应了声："是。"

琴言看着他，秀眉微蹙：“你们千巫宗到底有几个帮主？怎么昨天来的人不是你？”

巫云笛的声音十分嘶哑，道：“昨日来的那人，正是家兄巫云飞。”

琴言淡淡道：“想不到一日之间，帮主之位已然易人。”她突然发觉巫云笛以及这十几位帮众的眼睛都有些发红，仿佛彻夜未眠，又仿佛刚刚哭过。不禁随口问道：“巫云飞去哪里了？”

巫云笛听到这几个字，竟忍不住啜泣起来，他的手悬在托盘盖子上，似乎想要将之揭开，但手却颤得厉害。

就听他嘶声哽咽道：“家兄昨日无意冒犯新月妃，回去后自思罪无可恕，已经伏罪自尽了！

第35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4)

琴言微微一怔，还未出言，吉娜却已忍不住惊呼出声来：“自尽？”

巫云笛含泪点了点头，颤抖着去揭托盘上的盖子，道：“这里便是家兄的人头……”他一时气结，却强忍着不敢哭出声来，颤抖良久才继续道：“自家兄自尽后，千巫宗上下自知罪重，坐立不安，所以在下今日带领帮中长老，带着家兄人头向新月妃负荆请罪，希望华音阁高抬贵手，放过千巫宗一马。”

他的手颤抖不止，盖子刚揭开一半，一股血腥之气顿时扑面而来。

琴言轻斥道：“住手！”

巫云笛全身一震，盖子重新落下。几滴残血溅出，沾染了船板，他眼中露出惊恐之色，慌忙伸出衣袖去擦拭，然而骨肉同心，一想到这是兄长的血迹，又忍不住泪落如雨。

吉娜看着他又悲又怕的样子，不免觉得十分可怜，转而问琴言道：“琴姐姐，我并不记得，昨天他们有什么冒犯之处啊？”

琴言皱眉不语。

巫云笛悲声道：“家兄昨日奉上饮食后，不知为何竟鬼迷心窍，忍不住抬头向新月妃看了一眼……”

琴言点头道：“确有此事，我当时也警戒过他了。”

巫云笛嘶声道：“江湖上人人知道新月妃的规矩，船到之处，不奉饮食者，杀；饮食不如意者，杀；抬头窥视者，杀……非但一人如此，就连整个门派也要遭池鱼之祸。”

琴言淡淡打断道：“话虽如此，然未必不可变通，你兄长太多虑了。”

巫云笛低头道：“是……”话音未尽，却已泪流满面，难以出言。

未必不可变通又能如何，反正人已经死了。他垂泪道：“千巫宗只是个边陲小派，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与贵阁作对。家兄伏罪自尽，是希望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求华音阁不再追究千巫宗的过错……”

琴言挥手打住他的话：“巫云飞罪不至死，此事就此了结，你们都下去罢。”

巫云笛显然松了口气，一面叩谢，一面指挥后面的属下将饮食放在船门口，然后十余人如蒙大赦般匆匆退下。

今日他们准备的饭菜格外丰盛，但琴言却摇了摇头，一点食欲也没有了。

吉娜看着地上的残血，不禁有些愤然，道：“琴姐姐，你们未免也太过霸道了。人家为什么非要给我们送饭啊？又不是你们家的使唤丫头！”

琴言淡淡道：“想做我们的使唤丫头，他们这辈子是没这个荣幸的了。阁主当年传言天下，华音阁所到之处，天下予取予求，有不从者，鸡犬不留。开始自然没人害怕，但山东的曹大镖头、直隶的佛手银戟、湖南的潇湘剑客都死掉之后，就没人不害怕了。”

吉娜一听，不禁双目圆睁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刚才那人真是你们逼死的了？原来华音阁是这样一个霸道不讲理的地方，我才不愿意与你们为伍，我走了！”说完重重一跺脚，转身开始收拾包裹。

她心直口快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丝毫不管后果会如何。

琴言却长长叹息了一声：“有些时候，听到的未必是真的。江湖这种地方，要想让人敬你，必先让人怕你。华音阁当年为了扬威立信，的确杀了一些人。但这些人我们都曾暗中调查底细，都是十恶不赦之辈，死有应得。一些真正桀骜不逊，却又素无劣迹的门派，华音阁却从未多加为难。只是树大招风，江湖中人忌惮华音阁声势，惯将一些陈年旧事加油添醋，四处流传，甚至将一些其他门派所作恶事也算到我们头上，恨不得将华音阁说成天下第一的魔教。”

吉娜渐渐止住了动作，这些事早已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之外，不由疑惑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为什么不向他们解释呢？”

琴言淡淡道：“华音阁传世千年，从来只以实力慑服天下，又何须解释？你若不信，等去华音阁中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吉娜半信半疑，目光怔怔地盯在琴言身上，似乎要将她整个人看透。

琴言不去管她，只徐徐抚琴。清香一炷，落落无言。水气远映着山光，带起清碧的涟漪，映在琴言身上，她脸上淡淡怒意更在妩媚中添上了一笔清绝冷峭。看得吉娜不禁心软了起来。

第36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5)

按照她一贯的想法，这样好看的姐姐又怎会是坏人呢？不禁对华音阁的印象又渐渐好了几分。

眼见为实，既然已经来了，何不亲眼去华音阁看看？

更何况，她手中还有一个承诺呢？

吉娜又轻轻将手中包裹放下了。

贵州而去浙江，两下何止千里，水行平稳，一日不过百里路程。水面之上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清音虽然娱耳，却不是吉娜所爱，听得多了，反觉聒噪。苗山的一景一色，又在心中鲜活起来，遨游之心大起。然而琴言就是不准她上岸游玩。

阮江东注牛鼻滩，再行就是鄱阳、洞庭。

两湖沈波浩淼，绝彩丽辉，水天相映，融霞泻玉。苗山虽不缺水，但如此疑是出于天上、浑觉不在人间的洪涛巨波，却是从没见过。吉娜虽在烦闷之中，也看得心神一畅。琴言的琴音更是悠悠藐藐，每天除了吃饭的有限时间，都静坐船头，焚香弦语，不时因话答话，跟吉娜谈点风雅故事。

吉娜反正跟琴言是说不到一块儿的，她那些酸溜溜的语言一律听不懂，只有俯在船舷上，拿手来舀着湖水玩。琴音淙淙（）中，就如无数暗桨横击水面，小船去渡如飞，鄱阳湖已过了一半。

时近中午，渐觉饥饿，小舟正在湖心处，四望连岸都不见，更没有往来的帆影。吉娜本就想看看这些免费送饭的究竟能送到什么时候，这时不由一喜。斜看琴言正低头抚弦，似乎浑然不以此为意。

吉娜得意了不多久，腹中渐渐饥饿起来。再看琴言，还是一无所觉。她是从没受过一点辛苦的，一觉饥饿，便浑身上下，再无一处好受，终于忍受不住，大叫道："饿死了！难道你就不用吃饭的么？"

琴言铮铮弹了几下，住手道："急什么。总会送过来的。"

吉娜道：“那可未必，这几天越走越远，我看大概是出了你们的地盘，人家不买账了！”

琴言淡淡道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华音阁令行天下，从没有人敢说个不字。今天中午我们若吃得不舒服，湖南的英雄道三天之内就会灭绝。我想他们不会考虑不清楚这里面的厉害。虽然白道最近出了个武林盟主，吹得武功都到了天上去，但再厉害能有我们阁主的一半就算不错了……”

她还没说完，吉娜已经忍不住跳了起来：“这个人我知道，他叫杨逸之！”

琴言疑惑地看了她一眼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吉娜得意地道：“他还救过我呢！听说他是天下最好看，武功也最高的人了！”

琴言冷眼看着她满脸痴迷的样子，不禁讥诮地道：“倒是有这种说法，不过依我看，这不过因为我家阁主近年少出江湖，惹得一帮武林中人坐井观天、妄加吹捧罢了。”

吉娜撇了撇嘴道：“哦，好厉害的阁主。我且问你，你见过杨逸之么？”

琴言摇了摇头：“我为什么要见他？我只用知道我家阁主武功天下第一，文才风流天下第一，谋略军策天下第一，才智术算天下第一就可以了。”

吉娜“啧啧”两声，道：“好大的牛皮！只可惜华音阁主无所不能，就是现在还没人给他的属下送饭。等到晚饭的时间吃午饭，我看你们阁主也不见的多有面子。”

琴言不再理她，拂弦道：“杀戮将起，宜追清商。”一阕寂然而歌，水气上蒸为烟，几乎将整个太阳都遮住了，琴声缓缓在湖面上荡开，前音未息，后音又起，就如水波不断，增生不息。

入耳辽阔深邃，听在饿得半死的吉娜的耳中，又是气得半死，不住地嘟着嘴道：“本来心情就不好，还弹这棉花的破琴。我真恨不得将

这琴给摔了，免得还要再听一路子。”然而说归说，要她真的去摔琴，却还是不敢的。琴言也不管她，自顾自地纵弹不息。

舟行依旧迅速，吉娜无精打采地俯在船舷上，不时抬首道：“饿！”琴言也不理她。转过了一个山角，忽然琴音铮的一响，琴言住手不弹，默然静坐，吉娜道：“怎么了？”琴言缓缓道：“有杀气！”

吉娜一下子跳起来，道：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！”

第37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6)

就见几十条船从她们身边掠过，向下游驶去。船上众人都是劲装带剑，显见是武林中人。三四十条船，怕不有百余人?

琴言皱了皱眉头，隐约地就听那些人谈论着什么武林大会、杨盟主，突然，风声袅袅，传来了“华音阁”三个字。琴言心头一震，伸手理了理琴弦，慢慢弹奏了起来。琴音袅袅，很细地在江面上荡漾了开。琴言暗中将内力灌注其上，那琴音与船上众人谈论的话语形成共振，瞬间变得清晰起来。

琴言凝神细听，就听他们讲来讲去，似乎是说华音阁近年来气焰日涨，引起武林正道不满，自魔教天罗教解散之后，便成了天下正道的公敌。幸好白道出了一个惊才绝艳的武林盟主，可与卓王孙争雄天下，武林元老们觉得时机已到，便要如同当年对付魔教一样，召开武林大会，商讨一个对付华音阁的方法。而旁边一些小门小派提起受了华音阁的欺负，也在抱怨不休。

突然，就听一人道：“师兄，你说今日的武林大会，华音阁会不会派人来破坏？”

另一人笑道：“这武林大会就是为了对付华音阁的，还怕他破坏么？管教他来得去不得！”

剩余众人一齐附和大笑，琴言的眉头却深深皱了起来。对付华音阁的武林大会？怎么自己从来没听说过？难道正道又要做什么蠢事？今日既然撞到了，说不得，要仔细打听好了，再向阁主汇报。

她转头去找吉娜，脸上的神情却突然僵住。

吉娜不见了。

四面积水空阔，扁舟一叶，这个小丫头就不见了。

琴言这一急当真不小。苍天令乃是阁主传索天下，志在必得之物，既然是吉娜得到的，那便须当让吉娜亲手交到阁主卓王孙的手中。琴言可不敢私自收藏。这事若是阁主不知道还好，偏偏自己贪

功，早就派人飞骑告知。倘若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将苍天令带回华音阁，恐怕自己难逃其咎！

然而烟水茫茫，却到哪里找去？这可怎生是好？

琴言怎么也料不到，吉娜想见杨逸之的心思，简直已近疯狂。一听到杨逸之也会出现在武林大会，顿时再也不管华音阁不华音阁，起了逃跑的想法。偏生她自幼水性绝佳，便趁着琴言凝神聆听的时候，悄没声地溜下了水，就在那些船交错而过的时候，悄悄傍着那些船帮，准备等他们靠了岸，便上岸寻找杨逸之的踪迹。

眼见琴言在船上惊惶地四处搜找，吉娜心下这份得意就不用说了。她也怕被琴言发现，于是将头潜入水中，随那船带着自己走。反正这些人是去武林大会的，迟早能带她到目的地。

桨橹唉乃，船只顺水而下。

几十条船打横排开，帆影点点，倒也真不好发现吉娜的影子。八月天气，水里不是很冷，吉娜悄悄地伏着，随船而行，随便听着这些江湖豪杰说些什么。就听他们谈来谈去，总离不开华音阁和武林正道，吉娜也就听得索然寡味。

突听一人道："听说杨盟主年未及弱冠，却到底是怎么让各派武林元老都心悦诚服，坐上盟主宝座的？"

"杨逸之"三个字一旦入耳，吉娜的心顿时悬了起来，屏气凝神，生怕听漏了一句话。

就听另一人答道："方师弟，你刚入江湖有所不知。一年前，武林同道也是在洞庭上召开武林大会，本意是推举盟主，共抗天罗魔教。没想到，一位印度番僧为了寻找武学真谛，东渡万里来参加这次大会。为了逼出中土第一高手与他对决，这番僧在洞庭上大肆杀戮。当时少林、武当已毁于天罗教之手，华山掌门孤鸿子、峨嵋掌门心音大师便是中原武林的代表。然而他们却都在十招之内败在番僧手下。那一天，鲜血染红了洞庭，若再没有人挺身而出，只怕整个武林正道都要毁于这番僧之手！"

另一人接口道：“就在这时，一位白衣少年，踏一叶扁舟而来。只用一招，就将那番僧击败，不仅挽救了所有人的性命，也挽救了整个中土武学的名誉。那些元老们虽然诸多不愿意，但也只能奉他为盟主了！”（事详《武林客栈月阙卷?摘叶飞花》

第38节：第六章 与女游兮河之渚(7)

旁边一人长叹道："仅一日之后，杨逸之这个名字，便从默默无闻，到天下轰传。这是何等荣耀，真是每个习武之人的梦想啊。只是也不知何年何月，我们才能有今天。"

当下诸人长吁短叹，感慨不已。一人不甚信服，道："你们总说盟主多厉害多厉害，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就说他与少林方丈昙宗大师的一场比斗，只走了几下步子，昙宗大师就宣布失败了，这也太容易了吧？我看杨盟主只怕跟昙宗大师颇有点瓜葛，两人商量好了摆架势给我们看的。"

先前一人道："人那叫上乘功夫，讲究天下万物皆为所用，又讲什么不战而屈人兵，哪里是你我所能料及的？就算昙宗大师是故意相让，盟主与昆仑掌门的一场比剑，那总是实打实的吧？堂堂的六大派掌门之一，号称天外飞龙，平日里不把咱们倥侗派放在眼里，上次还打了我一掌，说是略示惩戒，还不是一样被盟主一招就连剑带帽子削成两半？赛后见盟主向他问候，这老小子还不得不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嘉奖后辈的样子，真是让我觉得痛快极了！就凭这一点，我是捧定杨盟主了！"

另一人道："要说盟主的武功也实在是怪异，任是什么样的人，就没有走过一招的。据掌门回去说，盟主的内力也不是强到不可思议，剑招也不见得多么惊雷闪电一样的快，可就是眼看着来招躲不开，想出招又怎么都伤不着他。无论什么样的来招，都是轻轻一挑就破了，还手一剑就不死即伤。你说盟主是不是用的妖法啊？"

先前那方师弟摇头道："要是妖法，你们瞧不出来，难道少林掌门他们也瞧不出来么？我想杨盟主所用的，一定是柄旷古绝今的宝剑，要不哪能那么厉害？所以文人要的是笔墨纸砚，历代的古玩珍宝，咱们习武的呀，却就是这么一柄绝世的宝剑。"

他正说得得意，其他人却都扭过头看着他，宛如看到一个怪物。方师弟正不知说错了什么，就听当中一人便嗤之以鼻道："你可真是孤陋寡闻，连杨盟主是不用剑的都不知道么？"

方师弟愕然道："不用剑？那你们说什么剑法？"

一人道："当然不用剑。传说杨盟主是借风、月之力，化为无形剑气，伤人百步之外。对敌只出一招，但从未失手过。这可真是旷古未有过的武功法门，说起来真让我们这些练剑之人汗颜啊。"

方师弟疑惑道："风月之剑？为什么没听师父提过这等剑法？"

旁人讥诮道："此等剑法古往今来，除杨盟主之外再没听说第二个人练成过，绝非常人可以想象，师父告诉你这呆瓜又有什么用。"

方师弟正要反驳，却听又一人长声叹道："你们运气好，都见过盟主了。上次武林大会何等盛况，偏生我那婆子生孩子，非要我在边上伺候着，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机会。到今天也只能听你们说嘴，半点插话的余地都没有。"

先一人笑道："郝老兄，这次你就不用觉得遗憾了。洞庭湖再聚江湖人物，召开第二次武林大会，商量怎么对付华音阁，你想盟主有个不到的么？到时候啊，你就睁大了眼睛，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个够吧！"

郝老兄喜道："听说盟主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容光绝世，有如神仙，不知是不是真的？"

一人笑道："那是自然。卿云乃是武林中第一才女，据说她有一次远远见过杨盟主侧影之后，便说，武林中流传的兰台谱可以完全烧掉了。若要重排一次，整本书她只会写下三个字，那就是杨逸之！"

郝老兄大喜："既然如此，我们赶紧入场，占个前面点的位置，一定要好好地看个够本才是！"

第39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1)

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

一行人便不再多说，加紧了划船。桨声沉重，直向前行去。

吉娜听得心驰神往，恨不得生出双翼，一下子飞到杨逸之面前。她强行压抑住心中的激动，更加悄没声地附在船舷上。

远处一脉青山居于水中，青螺如黛，正是君山。夕阳将落未落，浓丽的红霞映在其上，更显得山青于水，水碧于天。极目沈浩，这洞庭之辽阔，看得吉娜心神一畅。

耳边听得船上的人不住地跟周围的人打招呼，也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。身边船影错乱，来的人更加地多了起来。好在吉娜所附的船身巨大，谁也不料到水下还有人，也就没有察觉。

红霞渐褪，水面微凉，夜色渐渐合下。

船晃了几晃就停了下来。吉娜也不管上面有多少人，就从船底下钻了上来。船上几人忽见一湿淋淋的美少女从水中钻出，都是一愣。

吉娜伸手道："饿死了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"

船上众人见她大模大样的，倒也闹不清楚她是什么来头，见她单身一个，以为是峨眉或武当山的女弟子，随师长来赶这个热闹，中途走散了。这两个门派统统得罪不起，于是就有人拿出些干粮牛肉来，送到她手上，道："客中也没什么好吃的，师妹随便请用一点。"

吉娜从中午饿到现在，当然不会跟他客气，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先将嘴里塞得满满的，噎得难受，拿起桌上的水壶就喝。一直将送上来的食物都扫空干净，满意地拍了拍肚子，突然道："你为什么叫我师妹？"

那人一肚子套近乎的念头，谄笑道："天下武林本是一家，无论峨眉还是倥侗总可排起辈分来，鄙人痴长几岁，倒要厚着脸皮自称一声师兄了。"说着，打了个哈哈。

吉娜歪起头来，是一句都听不懂。想了半天，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原来你们是按脸皮的厚薄来排辈分的。你的脸皮比我厚，所以就叫师兄是不是？”

那人搔了搔头，闹不清楚吉娜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吉娜凑上去盯着他的脸皮看了一阵，喃喃道：“你的脸皮也不是很厚啊，难道连胡子也要加上么？”转过头来又盯着另一个人看了一阵，道：“你的也不是很厚，估计只有做师弟的份。”一路瞧下来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她搞什么鬼。忽然吉娜哈哈大笑，指着一个人笑得直不起腰来，喘气道：“这个一定是你们的大……大师兄了！”

那人被她笑得摸不着头脑，呆看着她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吉娜道：“你这一脸麻子厚厚薄薄的计算起来，肯定比他们占便宜很多，你不做大师兄，还有谁的脸皮比你更厚的来做？”

这人外号“飞花漫天”，正是这帮人中排行最大的，其脸皮之厚，倒也真如吉娜所说。平生除贪生怕死与欺软怕硬外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忌讳人家说他麻子和脸皮厚，吉娜两项全犯，而且这么大声地说出来，直将他气了个半死。但峨眉武当的名头何等巨大，在此压迫之下，哪有他发脾气的份？只好继续谄媚地笑道：“师妹说话，倒也有趣。不如就跟我们一起进去，见到尊师，也好给我们引见引见。”

吉娜嘻嘻笑道：“好呀。那我们一起进去吧。”也不谦让，当先而行。倥侗派众人俯首帖耳惯了，别人越是趾高气扬，他们就越是言卑行简，一个个都不敢抢行，全跟在了吉娜后面。船间早搭起了船板，众人鱼贯前行。吉娜衣服湿漉漉地沾在身上，也不去管它。

远远就见湖中几艘大船打横排开，用巨木搭了个高台，夜色四合，几十盏明灯掌着，将台上照了个亮如白昼。台下又围了几十条船，早去的就跃在上面，似乎是看台了。吉娜是一律不管，直向看台上走去。

忽然两个人拦住，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可有请帖？”

吉娜回头道：“请帖有么？”

倥侗派的诸人赶紧从包裹中拿出请帖来，双手奉上道：“有有有有。”

那两人狐疑地看了看吉娜，再看看请帖，倒也不假。吉娜一副笑嘻嘻的样子，一切不在乎，别人盯着她看，她就盯着别人看。

那两人看了半天，一点破绽都没有。问道：“这位姑娘也是你们倥侗派的么？”

倥侗派的大师兄赶紧答道：“姑娘容彩照人，怎会出在我们崆峒派这样的小地方？她好像是峨眉的，不不不，又好像是武当的……对了，姑娘，你是哪个派的？”

那两人怒道：“你连她什么派的都不知道，就带她来这武林大会，倥侗派什么时候出了这般的英雄人物，居然敢将盟主的话都不放在眼里了？”

第40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2)

倥侗派的大师兄给两人一喝，脸色立即变得蜡黄，牙齿“得得”地说不出话来，手扯着吉娜的衣服，差点就跌在地上。

吉娜眼珠转了转，道：“谁说我是他们带来的呀，我只是叫他们将自己的请帖拿出来给你们看看，难道不行么？”

那两人颜色稍霁，道：“那你的请帖在哪里？”

吉娜道：“为什么一定要请帖？”

那两人道：“盟主这次召开武林大会，商量对付华音阁的事宜，为防止他们派之人混入其中，所以要以请帖为凭，来鉴别黑道白道人士。”

吉娜道：“为什么非要用请帖来鉴别？”

那两人道：“这样简单啊。”

吉娜道：“为什么简单？”

那两人道：“花钱又少，送起来方便，难道不简单？”

吉娜道：“为什么花钱又少，送起来方便就简单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笑嘻嘻地越凑越近，看他们怎么回答。

这本是苗乡中顽童惯用的伎俩，无论对方说什么，就用一句“为什么”来回答，天下言语，大概尽可用这么一句抵挡过去。那两人粗鲁汉子，几时玩过这等游戏？吉娜问一句，就老实回答一句，到后来实在无话可答，恼将起来，道：“你这姑娘究竟有没有请帖？只管扯这些淡话做什么？若没有就请回吧。这里是非之地，你一个小姑娘还是不要来的好。”

吉娜道：“可我想见杨盟主。我要进去，不陪你们玩啦。”说着，开步就向里走。

那两人抱拳挺胸，望船头一站，道：“有帖的进里头，没请帖的请走。没有请帖，别想从我们兄弟这里通行。”

吉娜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从你们这边走就不从你们这边走，我走另一边。”说着，就要从两人身边绕过去。

那两人伸臂拦住，道：“你这丫头怎么纠缠不清？说了没有请帖不能通行的，怎么一个劲地往前闯？还有王法规矩没有？”

吉娜无辜地道：“你们说没有请帖不能从你们这边通行，那我绕过你们，不从你们这边过，难道还不行？”

那两人哈哈笑道：“小丫头，当然不行了。这边是不行，那边也是不行。”

吉娜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偏偏就行。”小姐脾气上来，哪里管他什么行与不行，就要往里硬闯。

两人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小丫头，想在我们齐家兄弟面前放刁，那是行不通的。你也不打听打听天下不讲理的祖宗是谁。除了盟主之外，这个道路，就是少林掌门，没有请帖也不能通过！”

吉娜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你去给杨盟主说一声，说苗疆那个小姑娘来找他了，他认识的。”

两人看了吉娜一眼，却突然大笑起来。

吉娜皱起眉头，道：“你们傻笑什么？”

两人道：“自杨盟主出道以来，像你这样的小姑娘，我们遇到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。今天上午好不容易才劝回去了一群，没想到还有你这个漏网之鱼。我说你还是回家去好好习武，等以后长大了……”

吉娜越听越气，不待两人说话，突然前撞去。那两人大惊，展开擒拿手，左一招苍鹰搏兔，右一招云中现爪，各各向吉娜擒来。

吉娜突然往地上一坐，“啊——”的一声尖叫起来。那两人登时慌了手脚，急忙收招时，吉娜一矮身就从两人中间钻了过去。回过头来向两人扮了个极大的鬼脸，那两人职责所在，追也不是，不追也不是，呆在了当场。

吉娜得意笑道：“还说没有请帖不能过来，我这不是过来了么？我这就去告诉杨盟主去，说他的特权没有啦，没请帖就可以进来的，还

有我呢。”

她这兴冲冲地说着，可把两人吓了一跳。登时一声怒吼，扑了过来。吉娜笑嘻嘻地看着两人扑来，突然将脚下的船板一抽，那两人去势已老，空中没有借力之处，“扑通扑通”两声，掉在了湖里。这一下不由两人不破口大骂。吉娜却笑得直打跌。

她恼怒那两人将她拦在门口，还将她和江湖上那些丫头混为一谈，不将这两个蠢蛋好好捉弄一下，难消心头之恨。当下抓起船头的板子、凳子、桌子、席子、壶子、杯子一阵乱扔，打得湖中两人闪躲不迭，狼狈万分。等两人湿漉漉地爬到另一条船上时，吉娜早溜得无影无踪了。

第41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3)

两人一腔怒气无从发泄，找了几个知交好友，将守门的责任交付了，各提了一把刀，怒冲冲地四下里寻找。老大说逮到这个小娘皮一定要狠狠砍她几刀，老二说砍几刀还不解气，一定要捉住了浸猪笼才好。

吉娜却哪里知道两人的想法，正一团高兴，蹦蹦跳跳地在船上走着。其时夜色渐渐合了起来，来的人也逐渐多了。什么和尚道士、男男女女的一大堆，都在嗡嗡喁喁地说着话，倒也没人注意这么个小姑娘。

吉娜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看见人就攀谈几句，询问杨盟主在不在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场。先还有人答复她，不耐她过了片刻又再问一次，烦得多了，便无人理睬她，吉娜满场闲逛，颇觉无聊。

月色渐渐高了起来，将会场照得一片雪白。

吉娜走累了，坐在一条船的甲板上，遥望无边的洞庭湖波，心潮也随波起伏，动荡不定。

或许马上就能见到他了吧。

她又想起了那惊鸿一瞥的瞬间，瑰丽的天幕中，那双眸子渐渐化为尘埃，消失无踪。

八年过去了，这一幕却宛如发生在昨天。

她一生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眸子，但却又觉得，他是如此熟悉，仿佛是自己在轮回中最美、最爱的影子，让你甘愿为他付出一切，却不求任何回报。

甚至，不求他回头一顾，只需在不远处守望着。

一生一世。

她知道，那是七禅蛊在她心中种下的幻影，但她却坚信，这双眸子并不只是自己对至美至爱的想象，而真实存在于这个苍茫的尘世中。

它们属于红尘那头，一个绝美的男子。

一个在等候着她的男子。

他就是自己寻觅三生，守候三生的那一个。

她来到世上，或许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。

之后，哪怕化为泡沫，化为尘埃。

思绪飘飞，突然，她的眼睛亮了起来——她骇然看到一个身着白衣的男子，从身边飘然而过。

吉娜大喜过望，高喊道："杨盟主，杨盟主！"跳起来跟着追了过去。但刚追出两步，她的脚步突然停止——因为她发现了另一个和那人打扮一模一样的少年，正迎面向她走来。

夜色渐浓，借着月光也能隐约看清那人的容貌，虽然也算得上清秀，但似乎比南宫韵还要差点，又怎么可能是杨逸之呢?

那人面无表情，傲然从她身边走过，衣袂飘飘，倒颇有几分冷清孤高之气。吉娜不禁又疑惑起来，转身要向他追去，但那人走了几步，就消失在人群中了。

吉娜脚步渐渐沉重，在水边立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
她茫然地向四周望去，想要找出刚才那人的下落，却惊讶地发现，就在会场最边缘处的一叶小舟上，又有一个如此打扮的白衣少年正临水而立。

他对着月光伸出手，目光一直停住在自己的掌心，仿佛在看着一道光芒从掌心消失。

这个姿势是如此熟悉，吉娜不禁尖声道："杨盟主？"

她正要向那人的方向追过去，却被一群人挡在面前，当先一个女子皱眉道："你是谁？在这里大呼小叫的做什么？"

吉娜理直气壮地道："我来找杨盟主！"

那女子冷冷道："盟主还没有到，你到哪里去找？"

吉娜喃喃道："他还没有到？那刚才的那个……不，是那几个人呢？"

女子皱眉道：“哪几个？”

吉娜伸手四面指了指：“那些穿白衣的。”

那群人不禁哄笑了起来，当先那女子道：“那是昆仑派的夏静石、铁剑门的司马越，点苍山的曲天霜……不过武林中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好多，估计数到明天早晨也说不完，你到底要找哪一个？”

吉娜目瞪口呆，似乎完全不明白她的话，只坚定地重复道：“我找杨逸之！”

那女子叹了口气，回头对身后的人道：“说来也奇怪，自从出了一个杨逸之后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所有用剑的少年都穿上了白衣，更可笑的是，他们连剑也不用了。白天看不到人影，到了夜晚，就出来在月色下走动，自称也要领悟风月之剑的奥秘。”

第42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4)

另一人也点头附和道："武林中最有名的天工剑坊竟在一年前倒闭，因为那些本来最爱用名剑装饰自己的少年，竟然都弃剑不用了，这可真是武林中从未有过的事情。"

又一人道："几乎每个门派都要出几个自以为学得神似的少年，也各自拥有一些追随者，不时还要彼此争斗，搞得整个江湖乌烟瘴气。好好一身白衣，都被他们穿得恶俗不堪了。"

又一人长叹一声，愁眉苦脸地道："你们说的那几人，相比我那孩子也算不错了。我本姓李，可那孩子竟然要将姓改成杨，你说这不是让祖宗笑话么？"

吉娜看着那些长吁短叹的人，突然一阵说不出的厌恶，她恶狠狠地道："就该让华音阁把这些人全狠狠揍一顿，免得他们侮辱了杨盟主的名字！"

这句话一出，大家立即静了下来。那些人睁大眼睛看着她，仿佛看到了一个怪物。

那女子道："小姑娘，你可不要乱说话。小心把你当成华音阁的奸细抓起来，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。"

那些人纷纷过来诘问，吉娜越想越觉得委屈，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八年前见到的幻影，以及在苗疆两度与杨逸之擦肩而过的憾事，她讲话毫无顺序，想到哪里说道哪，还夹杂着长吁短叹，又哭又笑，听得大家晕头转向，不知所以。

那些人看着她，面面相觑，看来这小姑娘的脑子大概已经出了问题，议论了良久，还是决定将她视作花痴处置。大概吉娜这种症状的小姑娘，武林中也不在少数，但怎么进入的武林大会却是个大问题了。

有几个老成的人不禁问起负责看门的齐家兄弟，怎么放了这样的小姑娘进来。应该赶紧将她赶走才好。

众人议论得正热烈，吉娜听出那些人有要将她赶走的意思，不禁大为紧张。她趁那些人不备，悄悄向人群中钻去。

她躲在几个胖子身后，四处张望，想找个地方躲藏起来。

突然，她看到了湖中心搭起的会场高台。

台高两丈有余，台上还布着一张长桌，上面铺了大红色的锦幛，流苏一直垂到地上。

吉娜心下大喜。

她出生酋长之家，常随父亲参与族中大小会议，知道这长桌乃是会场主座，如果杨逸之到场的话，一定会先到这台上。那何不先藏身长桌的锦幛里，等他来了，再现身给他一个惊喜?

与会者倒也没想到谁会跟这台子过不去，也就没设什么护卫，这下正好给了吉娜方便。她悄悄地登上了高台，刚要钻到桌子下面，却发现桌子下方竟纵横交布了无数根绳索。

绳上布满灰尘，看去十分肮脏，吉娜要藏身长桌下，这些绳子可是大大碍事。总不能一会见到杨盟主的时候，已经弄得灰头土脸，蓬头垢面了吧? 吉娜皱起眉头，不假思索地掏出小刀，将最当中的绳子割开了几根。

吉娜正要再割，却只听“吱呀”一声轻响，身下的竹板竟摇晃起来。她这才想到，这些绳子可能是用来连接支撑高台的柱子的！她顺着绳索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好几根柱子上的绳索都开始散开，整个高台勉强还可以支撑，却有些岌岌可危。

吉娜愕然变色。

万一杨盟主到场，正要上台，台子却塌了，那可如何是好? 虽然杨盟主武功高强，不至受伤，在众人面前也会大大没有面子，免不了要责怪于她，那就真是大大不妙了。

吉娜又想，干脆事先将台子放倒，免得陷害了杨盟主。却又怕被场内那些凶巴巴的人发现。这么大的会场，还没开会就被自己把台子弄塌了，不被抓起来打个皮开肉绽才怪。

吉娜左右为难，正在想怎样让别人碰一下，嫁祸于他，就见齐家兄弟两个提着明晃晃的大刀一路叫嚷着过来了。

吉娜大喜，慌忙起身向两人招手示意。齐家兄弟见了却是一呆。

这小娘皮是不是脑袋有毛病，怎么我们两个要砍她她还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？别不是什么魔教妖人，妖法炼得头都昏了吧？听说魔教中几个著名的老妖都是看上去好像十几岁的样子，今天不是撞了头彩，就让我们哥俩遇上了吧？这么一想，两人倒犹豫着不敢上前了。

第43节：第七章 乘回风兮载云旗(5)

“老大！我看这小娘皮一定有问题。”

“老二！我也觉得是。不过你看这小娘皮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老大！这我就看不出来了。得问盟主才知道。”

“老二！盟主来了么？”

“老大！好像还没来。反正我没看见。”

“老二！那就没办法了。”

吉娜见他们两个东张西望的就是不肯上来，脸上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提起脚来想跺跺以示愤慨，忽然想起绳子已经解得够松的了，这一跺脚只怕会将台子震翻，这嫁祸江东之计可就落了空，急忙伸手抱住脚，跳了两跳。不由又看得齐家兄弟莫名其妙，疑神疑鬼。

“老大！你记得盟主跟你说过魔教那些害人的把戏吗？”

“老二！你知道我一不喝酒就什么都想不起来的！”

“老大！那你说这小娘皮像不像在诅咒我们啊？”

“老二！她好像在跳什么奇怪的舞蹈！”

“老大！我肚子有点痛……”

“老二！你这一说我好像也有点……不会中招了吧……”

吉娜见两人脸色越来越苦，可就是不过来，心下着急，垫起脚尖跑过去，齐家兄弟登时脸色惨变。

“老大！完了完了，她来捉我们了。”

“老二，你赶紧走，我来挡住她，齐家的后代就靠你了。”

“老大！好——兄弟！”

“老二！废话少说，我腿肚子抽筋了！”

吉娜皱眉看着两人左倒右晃，有气无力，扭扭捏捏，死乞白赖的样子，简直气得要昏倒。就算是大人陪小孩子玩也没这么不专业的。怒气正要发作，就听一声断喝：“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！”

就见一位须眉皆白的老和尚带着几个童山濯濯的小和尚走了过来。那老和尚一袭大红袈裟，面色红润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一看就是权高威重的武林元宿。

齐家兄弟赶忙垂首施礼道："昙瞿大师。"吉娜担心再过一会儿，自己弄塌大台的事会被人发现，也不听他们说什么，悄悄绕到齐老大后面，一脚踢在他屁股上。

"砰"地一声闷响，就见齐老大张牙舞爪地一把抱住昙瞿大师，两人一齐跌到水中。

昙瞿大师的武功自然极高，这一脚若是直接踹向他，只怕还没挨着衣服就被丢到了十丈外。可昙瞿大师武功再高，被齐老大一把抱住，也施展不开，这一下成了个落汤鸡，他固然是设想不到，门下的弟子也都目瞪口呆，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吉娜看着他们滑稽的样子，再也顾不得其他，笑得前仰后合的，不住指了两人大笑。

昙瞿大师脚在水面上一蹬，湿淋淋落在船面上，满脸怒气，盯着吉娜，也摸不清这女孩子的底细。边上的几个小和尚却忍耐不住，一个个操起兵器，纷纷呼喝，向吉娜追来。

吉娜大惊，身子一溜就钻到人群中去了。几个小和尚也挤过来追拿，吉娜慌忙逃窜，不由撞了这个再撞那个，众人不堪其扰。

少林寺的和尚谁不认识？于是参与追杀的人越来越多，吉娜险象环生，瞬间衣衫上都给划破了几条口子，只怕再过一会儿，就不是皮开肉绽的问题，而是要被乱刀分尸了。

无奈中，吉娜只得拔腿往支了柱子的那条船上跑。

众人不知究里，纷纷跳上船来。那柱子本来就只是仅仅能够支撑，哪里还经的起如此震荡？轰隆一声响，两丈余高的大台晃了几晃，向着追来的众人直倒下来。

众人都是身有武功的，事出仓促，闪躲不及的就直接跃入湖中，倒也没有死伤，只是将附近的座船砸了个七零八乱。这倒也不值什

么，可煊赫一时，天下知闻的英雄大会，还没开张就让一个小姑娘给踢了，这还了得！

与会群雄一齐大怒，成群结队地来捉吉娜，说要抓住了浸猪笼。突地，渺渺江湖之上，一脉悠荡荡的话音传来：“华音阁新月妃琴言来拜，请杨盟主说话。”

湖上众人声潮滚涌，这细细的一声却清晰无比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。

众人都是一怔，湖上刹时间安静下来。

华音阁！

第44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1)

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

江湖群雄聚集洞庭湖，本就是要商量计策来对付跋扈一时的华音阁的，在这时候却有华音阁的人找上门来，而且还在群雄最狼狈的时候，这不由众人不齐觉诧异而又有些尴尬。

昙瞿大师一声佛号："阿弥陀佛，鄙盟主还未到达，女施主有什么吩咐，就请说了吧。"

就听湖面上铮铮传来几声琴响，琴言声音飘飘渺渺地传至："既然盟主不在，那就只有请大师作主了。我有一位女伴于湖上走散，处处都寻找不到，我那女伴是喜欢热闹的，说不定就混在了这武林大会中间，可否请大师留点法面，让我进去寻上一寻？"

昙瞿大师合掌道："阿弥陀佛，我们这次武林大会，与会者都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汉，并不跟华音阁有何瓜葛，女施主要寻华音阁的人，来我们这里可就找错了。女施主可请留下那人的名字，异日江湖之上，我可代为询问。"

昙瞿大师以为这样总算是很给琴言面子了，他是少林长老，有道高僧，答应了的事，那是无论如何都要办到的。他哪里知道琴言恐惧阁主的责骂，一定要在今天将吉娜找到呢？何况茫茫湖面之上，除了这里可以容身之外，还能有哪里？不由琴言不心急如焚。

但她素少在陌生人面前发脾气，当下柔声道："还请大师慈悲。我那女伴年纪甚小，只怕不能照顾自己。万物苍生无非佛果，大师何独不肯给小女子一点方便呢？"

昙瞿大师沉吟不答，边上另一壮年汉子却插话道："你说丢失了同伴，谁知道你是真话还是假话？这茫茫江面之上，怎么会将人丢了呢？我看只怕是你要来窥探我们的机密，故意找的借口吧。"

琴言毫不动怒，仍用婉媚的嗓音道："这位师傅还未请教大名？阁主教导过了，说我们华音阁现在招忌的地方正多，江湖相遇，能不理

睬的就不要理睬。白道群雄会聚洞庭湖，我想或许就是商量怎么对付我们华音阁。阁主既然吩咐了，琴言又何敢违抗？华音阁传世九百余年，各位的先师先祖商量来商量去，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，这样的机密我探听了又有何用处。还请两位行个方便，容我看一眼就好。若是两位还不放心，可请两位跟随着我，我若有什么规外的行动，想必两位也可随时制止。”

那汉子只是摇头不允，说什么都不肯相信琴言真是来寻人的。

吉娜一见琴言来了，心中长长松了一口气，终于大难不死，刚要现身出去找她，却突然想到，她既然不想搭理这些人，一定会不由分说把自己带走。而这一走，只怕没有见到杨逸之的机会了。

吉娜心中一警，赶紧蹲到船舱后面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她悄悄地沿着船舷爬向外面，想趁双方交涉的空当，赶紧溜之大吉。

众人的心神都集中在琴言身上，倒也没人注意她。

她爬过船舱，猛然也是一人悄悄爬来，两人当头碰上，那人吃了一惊，张口欲叫，吉娜赶紧伸手将他的嘴捂住，却是齐家老大。齐老大听了琴言的话，猜想她所要寻找的人正是吉娜。江湖传言华音阁的人怎样怎样神秘阴险，看这琴言的功夫就虚渺中带着种诡异之气，那吉娜既然是她的同伴，还能好得到哪里去？

他惟恐琴言找他要人，赶紧跟老二分头躲了起来，不想当头碰上了吉娜。他以为吉娜是专门来捉他的，这一下吓得面色苍白，抖抖索索地说不出话来了。

吉娜眼珠转了转，小脑袋里也不知又想起什么坏主意，笑吟吟地直盯着齐老大上下打量，不免又看得他浑身发毛，全身毛孔一齐颤抖。

吉娜突然柔声道：“你喜不喜欢穿花衣服啊？”

齐老大不明所以，也没法动弹，只眨了眨眼睛道：“不喜欢。”

吉娜睁大了眼睛，道：“为什么啊？花衣服多好看啊。”

齐老大道：“我们老二说了，男人穿花衣服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。我要英雄气概，不要花衣服。”

吉娜笑道：“他是骗你的呢。你看我穿花衣服好不好看？”

齐老大傻傻地看了吉娜一眼，道：“好……好看。”

第45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2)

吉娜道："那不就得了。你们老二是怕你穿了花衣服后，抢了他的风头，所以才故意骗你的。你看我穿了这么好看，花衣服怎么会不好呢？我猜他肯定经常背着你穿花衣服，让别人称赞他不称赞你。"

齐老大摇了摇头，道："不是不是，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我要穿了你的花衣服，会让天下的英雄笑话的。"

吉娜本来就拿定了主意要摆治他，那里真的在乎他答不答应？看他还傻乎乎地和自己解释，又是好笑，又是不耐烦："你家老二不让你穿花衣服，你就偏偏穿，而且要在这么多人的地方穿，气死他。你说好不好呢？"

吉娜也不等他回答，将自己的外衣脱下，蒙头盖脸地给齐老大换上。齐老大身材魁梧，吉娜的衣服哪里穿得上？吉娜也不管，给他横竖的绑了一身。改换停当后，吉娜看他浓眉大眼，扭扭捏捏的穿着如此娇小精致的衣裳，真是要多怪就有多怪，极力忍住笑，赞道："好看好看，好看极了。"

齐老大急得吹胡子瞪眼，但又忌惮吉娜的妖术，不敢反抗。

吉娜小声安慰道："我没有骗你哦，你想啊，衣服穿在我身上的时候是好看的，穿在你身上，只不过换了个地方，能不好看么？这么好看，又能不出去让他们看看么？"

齐老大脸红得沁血，挣扎道："我不出去，不出去。"

吉娜怕他惊动大家，急忙扯下半搭在他肩上的一幅袖子，塞到他嘴里："你着急什么，现在可不能这么出去了。穿了这么好看的衣服，当然要选择一种最能吸引人的方式出场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出就罢了，一出就一定要震惊所有的人。你说是不是呀？"

她问一句"是不是"，齐老大挣扎一下。到后来，吉娜干脆自言自语道："这艘船的位置很好，我若是让你爬到船尾去，望水下一跳，肯定人人都看的到，而且人人都会觉得很惊奇，一定就很多的人围绕过

来想救你。一救起来一看是这么个好看的大美……男，一定会一传十，十传百传的比什么都快。外，你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没有？”

齐老大听到吉娜的主意，差点吓个半死，差点将吃奶的力气都施展出来了，拼命挣扎。

吉娜哪里管他，径直将他连拖带滚，弄到了船尾，微笑着招了招手，“扑通”一声踢了下去。同时悄悄没入水中，向相反的方向游去。

琴言正自跟昙瞿大师争论，忽见一女子从船尾跌入水面，身上的衣服正是吉娜所穿，当下也不及跟昙瞿大师多说，铮铮琴音响起，已如轻烟一般向前掠去。

白道英雄见她说不过了就硬闯，纷纷鼓噪起来，一时刀枪剑戟并起，哪里还给琴言分说的机会？她刚躲过前面的几道掌风，旁边几十把刀已经纷纷砍来。只好琴音收回，略做抵挡。这一短兵相接，立时杀了个不亦乐乎。

齐老大出场声势如此显赫，也不亏了做这个替身一回。

吉娜一面游，一面想着齐老大被揭穿后会怎样，琴言跟白道英雄这一打起来又会怎样？她丝毫不觉得这中间有何厉害的关系，只庆幸自己没被他们找到。

游了一会儿，离众人就越来越远了。

东天上的皓月渐渐升了起来，一片银辉映在碧波之上，荡出万点清光。远处君山一螺如黛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洞庭就如一面秋镜一般。吉娜仰面躺着，随着水波的荡漾浮沉，也不在意去哪里。

月光辉映天际，让她又想起了苗山中看到的那双眸子。杨逸之还没有来，她也搞不清楚一会儿是冒险潜回会场等他好，还是在君山附近寻找，碰碰运气。

她看了看自己身上被十八般兵器划开的口子，心里也有些委屈。那些人怎么不由分说就用刀剑砍她呢？难道他们不知道砍到人是会痛、会流血的么？

这个江湖当真大大的不好玩。

要不是为了找他，她早就跑回鹿头江去了。

可是，在吉娜小小的心中，只要能再见到他，就算再危险，再艰难，又有什么所谓呢?

她仰头遥望月空，仿佛再度看见了那从天空中垂照下的光芒。

第46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3)

那是如此清绝尘寰，仿佛她心中萦绕了千年的梦境，那么遥远，却又那么逼近。

吉娜不禁轻轻哼起了歌。

她在家乡的时候，很少唱歌，每次别的姐妹们围着火堆，载歌载舞的时候，她总是在一旁看着。这不是因为她唱得不好听，其实苗疆的阿婆们都说，吉娜是几十年来，十八峒歌唱得最好的孩子。她不常唱歌只是因为，每次唱歌唱到最动听的时候，她心中都会涌起一阵莫名的悲伤。

吉娜本是个顽皮而快乐的孩子，自小在苗山爬高窜低，无论摔得多重、跌得多痛都不会哭，只是每当她一唱起歌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哭个不停。

阿妈没有办法，只能叹息说，可能是她前生可能是一只鸟儿，唱得太多了、太累了，今生注定了要还上天一世的沉默。

可是吉娜心底深处，还是想唱。只要能唱给她喜欢的人听，流尽眼泪又有何妨呢?

吉娜望着天空，哼起一首不知名的小调，眼睛又要湿润了起来。

忽然，旁边也是一阵细微的歌声传过来，吉娜偏着头听了一会儿，那歌声悠悠淡淡的，是个女子的声音。只是歌声太过细微，听不清楚唱的是什么，但隔水传来，空湛灵动，仿如天籁。吉娜听了没三句就忍不住了，赶紧手脚并划，向歌声寻去。

远远就见一条很窄的艇子，泊在湖水中，舟头挑了只大红的灯笼，红光晕起，将方圆的湖面都照得朦朦胧胧，金波跳跃，鱼浪无声。

舟头一位少女，正披了头发在水中梳洗着，歌声就从她口中发出。那少女头发甚长，在水面上就像墨色芙蓉一样散了好大一片。她

用一只象牙的梳子慢慢梳理，歌声一面就轻轻悄悄地飘出，恬美喜悦，似乎也在欣赏这朦胧夜色一般。

吉娜听得呆住了。

她身边能歌善舞的姐妹不知有多少，但像这少女一样幽幽淡淡地唱歌，歌声直书胸臆而有若天籁，却是第一次听见。那少女洗完了头，将如云似也的长发轻轻笼着，青纱长袖微褪，露出一段如玉雕成的手臂，在月光下看来，浑然不似尘世中人。

她忽然停住歌声，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这一叹气，吉娜就觉连月亮都暗了下来，忍不住浮出头来道："姐姐，你唱的歌叫什么名字，好美哦。"

那少女猛然抬头，吉娜就觉两道极为冷冽的目光射在了身上，电光般连闪数下，那少女似乎笑了一笑，吉娜不知怎地，突然就觉得身上的湖水瞬息之间变得冰冷无比，宛如匕首般一直插入了心肺之间。

吉娜打了个哆嗦，却也没生出什么恐惧之意，依旧忽闪着大大的眼睛问道："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的样子好怪哦。"

那少女缓缓将头发拢了拢，忽然道："小姑娘，我要杀了你！"一句说完，她整个人就如一片紫云般飘起，手在头上一挽，一道细亮的电光急射而出，直袭吉娜胸口。

吉娜大吃一惊，无边的劲力已经潮涌而至。她恍惚中似乎躲了躲，就听"叮"的一声，电光敛了回去，怒潮一般的劲力也无影无踪。吉娜惊魂始定，喘了几口大气，就觉胸口痛得要命，当下连连咳嗽了几声，抚着胸口说不出话来。

那少女定定地站在船头，满头黑发披散下来，月光隐幽，垂照在她身上，就如同这湖中的精灵一般。她手中拿了一物，却正是吉娜的苍天令。

吉娜低头一看，不禁又吓了一大跳。胸口的衣服不知给什么东西划了个巨大的口子，却幸好没伤到肌肤。

看来是这苍天令救了她一命。

那少女凝视片刻，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姑娘，这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她的声音低沉而有些沙哑，却有种说不出的魅力，听去只觉动听之极，仿若夜色的震波，袅袅地一直散入人的心底。

吉娜道：“别人给我的。”

少女蹙眉道：“谁给你的？”

吉娜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那人说要我送给别人的，你可不能抢去了不还我。”

少女沉吟道：“那你知不知道要送给谁？”

吉娜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。”伸手道：“还我。”

第47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4)

那少女脸色一沉，道：“还你？杀你！”手在发上一抚，急电一般的光芒再现，这次并不斩向胸口，而如飞矢一般点向吉娜的眉心。

剑气刺骨，吉娜全身血脉顿时一滞，再也不能动弹。吉娜眼睁睁看着剑光袭来，完全不能招架！

突然，空中的月色微微一暗。

湖中的波光却在这时动了动，这惊雷狂电一般的剑光竟然擦着吉娜的发边而过，只差了那么一点点。

吉娜被擦身劲气吹倒，重重跌在了泥土中。

那少女陡然收势，沉声道：“是谁？出来！”

“楼仙子浴罢新妆，取鲜血点染眉心嫣红，即使貌惊天人，又有何意义？”就见一袭淡淡的白衣，卷起满天月色，飘然从芦苇中走出。

水气蒸腾，宛如下了一场秋雨，朦胧水光中，他缓缓走来，洞庭的水波在他的脚下就如同平坦大道一般，鞋袜不湿。

那少女冷笑道：“登萍渡水的功夫有什么好夸耀的？你又是谁？”

那人在少女面前驻足，轻轻道：“在下杨逸之。”

杨逸之？！

吉娜的身子宛如被雷电击中般重重一颤。

杨逸之？她苦苦寻找，千里追寻的那个人？

吉娜拼命想要从泥土中抬起头，但觉全身酸痛，根本无法动弹。她想要呼喊出声，却发现喉头宛如被无形之物堵住了一般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吉娜憋得小脸通红，懊恼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

怎么每次见到他，都在自己最狼狈的时候？怎么每次都如此倒霉，无法看清他的样子？

她紧紧咬着牙，心中念头飞转，这一次，她再也不能错过，无论如何，也要见他一面！

只听那少女怔了好半晌，才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杨逸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清光正盈楼心月，天下无情何似我……华音阁正盈月妃楼仙子的大名，在下早有听闻。仙子妙相天成，本就不需要雕饰，何必多造无心的杀孽呢？”

楼心月冷笑道：“你在教训我？”

杨逸之轻轻拱手：“言重。大造无形，望仙子三思。”

楼心月道：“有什么好三思的？杀就是杀，不杀就是不杀，谁不让我杀，我就偏要杀。”

杨逸之叹道：“这又何必？我曾允诺这位小姑娘的父兄，要护送她安全到达峨嵋，因此还请楼姑娘看在下的薄面，放她一马。”

楼心月冷冷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？你的面子又值得了什么？”

杨逸之淡淡一笑，并不回答。

楼心月怔了良久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，突然，她平静冷漠的声音也变得有些颤动：“杨逸之？你姓杨？我道是谁明知华音阁在此还敢侃侃而谈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武林盟主！”

杨逸之笑容不减，道：“盟主之称，只对俗人而不对仙子。不过仙子要是因此而肯赐薄面，那便是鄙人首次因此封号而荣幸。”

楼心月不答，似乎陷入了沉默。

良久，她缓缓从头上抽出一枝很细很长的钗子来，那钗子映着水光，竟然也淡淡的有光影跳动。寒气逼人，看来是柄难得一见的利器。

楼心月轻抚钗面，自语道：“自我铸你，十年来未尝一败，今日既然败了，你便解脱。生汝于火，归汝于水。”说着，轻轻将钗子放入湖中，碧波沉翠，那钗子眨眼间就不见了。

杨逸之叹道：“这又何必？”

楼心月决然道：“我铸剑多年，剑已经是我的灵魂。我可以败，但我的剑不能败！”

杨逸之默然不答，似乎还在想她这句话。

楼心月起身道：“这个小姑娘我带走了。”长袖飞出，将吉娜卷住，身形已如一片云般飞起。

杨逸之猝然抬头，手一张，满空的光芒似乎都被他聚敛在一起，向楼心月当头击下。光芒闪动，已经将楼心月全部去路都封住！

这招的力道他计算得恰倒好处，以楼心月的功力，肯定能接下来，但一定要空身来接。此招一出，楼心月唯一的办法就是弃吉娜，全力接招！

哪知楼心月竟然不避不闪，直向光芒撞去。

这空无之剑威力之大，已经不是寻常江湖之人所能想象，楼心月首当其冲，被打了个跟头，接着“砰”的一声，连她足下的小艇都爆成粉碎。

第48节：第八章 洞庭波兮木叶下(5)

杨逸之皱眉，他本无心伤害楼心月，却没想到她一介女子，竟悍勇至此，甘愿身负重伤，也不肯放开吉娜！

没想到，这时她怀中的吉娜却动了。

吉娜情急之下，拼命挣扎，竟无意中调动了体内的暗狱曼荼罗真气，将穴道冲开。

她不顾身边凛冽的剑气，强行转过头来。

然后，她终于看到了杨逸之。

他飘逸的身形淡淡地立在清幽的湖水上面，月华垂照下来，此人便如万年孤寂的湘水之神，渺然立于水波月色之下。

四周幽光腾照，秋风过处，大片蒹葭随风起伏，在他身后卷起满空雪浪。他并没有任何动作，却仿佛已然聚纳了整个世界的光华。

没有人可以去描摹他的容貌。

因为，所有的人都会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沉沦。

因为，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道光芒。

是那沉沉夜空在某个不经意的刹那，透出的一线光芒。

这光芒是如此夺目，如此耀眼。落落君山，万顷洞庭，乃至天地浮生、日月星辰都因他的出现而闪耀。

然而，这道光芒却又是如此温和，如此可亲，他并非来自神明的恩赐，也非来自天地的威严，而是出自于你的心灵。

他只是，你心灵中的，那一道光芒。

无论多么碌碌无为，多么平凡丑陋，你的心灵深处总会存在着一道光芒。只是你蜷缩在庸碌的红尘中太久，自卑、犹疑、恐惧，渐渐忘却了属于自己的梦想。

直到你遇到了他。

直到那一抹淡淡的微笑，那一个温存的眼神，就在这个不经意的刹那，将你生命中那最沉郁的黑暗打开一线，让你轻轻触摸，自己内

心深处那道最温暖的光。

只有他站在你眼前的那一刻，你才能理解，为什么他的风华无人可比，倾绝天下。

因为他的绝代风华，不是只照亮自身的美丽，而是让见到他的每一个人，都能恍然回忆起自己心中的光芒，回忆起自己那久已忘却、不再相信的美丽。

如果你遇到了他。

你便能感到无所不在的温暖，无所不在的幸福。甚至在他的照耀下，你能感到自己渐渐和他一样，美丽、高华、超出尘世。

于是，在那一刻，你泪流满面，在那一刻，你不再平凡。

只要你遇到了他。

他就是秋空中的一轮明月，一缕清风，虽然是造物的杰作，是天地大美的象征，但却绝不遥远——他永远都在你的身边。

在你哭泣的时候、悲伤的时候、孤独的时候，他会出现，向你伸出手，用他指尖那道不灭的光芒点燃你的梦想，希望，尊严，幸福。

正是他，将这属于你的光芒带到世间、为你张开白色的双翼，驱散一切黑暗、痛苦、丑恶、悲伤。

只是，他本人又是那么的忧伤、寂寞。仿佛他宁愿将人间的一切苦痛承受到自己身上，却给每个人见到他的人，一片来自天空的曙光。

如此纯净。

当你遇到了他。

你就找到了自己心中的天堂。

——然而。

吉娜的心却宛如破碎一般疼痛。

他却不是吉娜苦苦寻找的那个人。

吉娜的眼泪渐渐流了下来。

是的，她看到的那双眸子并不是这样的。那双眸子中闪烁着的不是天使的光芒，而是神魔的威严。

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控的力量。

如果说杨逸之是天之使者，他就是天国的主人，如果说杨逸之是明月，他就是最夺目的太阳，如果说杨逸之是心中珍藏的光芒，那他就是焚尽一切的烈焰。

不是他！

这三个字重如千斤，沉沉地击打在吉娜身上。

她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，满脸的污泥和着泪水一起，将整张脸都沾染了。

她悲伤地哭泣着，身上地伤痛一起侵袭过来，是那么痛，那么累。

为什么，我走了千山万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却还是见不到你?

为什么，我找到了天下最好看的人，却仍不是你。

为什么，八年的等待，八年的寻找，却还是一个错误的结局?

你又到底在哪里?

她不禁越哭越大声，

楼心月满脸鲜血，一言不发，鲜血点点滴下，就像水面上开了一朵朵的红莲。她也不明白吉娜到底在哭什么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杨逸之，似乎在等他回答。

杨逸之轻轻叹息了一声，道："一招既罢，我绝不会再度出手。这个小姑娘你可以带走，但我既然答应过她父兄，月之十二，我会亲自去华音阁一趟，向贵阁要人。"

楼心月点了点头："我在华音阁等你。"言罢，抱着吉娜登水而去。

杨逸之凌虚站在水面上，看着她身后的朵朵红莲由浓而淡，终归于水。长袖飘飘，竟似连心思也溶归湖波中去了。

第49节：第九章 沛吾乘兮兰舟(1)

第九章 沛吾乘兮兰舟

楼心月挟着吉娜在湖面上疾掠而过，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但神色仍是冷冰冰的，毫不动容，竟如这伤势根本不在她身上一般，连血迹都不擦。鲜血不断从她眉间额上的伤口处涌出，将大半个脸都遮住了，看上去就如同夜魔罗刹。

吉娜仍在大声痛哭不止，仿佛天下其余的事情，都不在她心中了。

疾行中楼心月忽然一个踉跄，一口鲜血标出，“扑通”的一声掉在水中，就此动也不动。一只手却还是紧紧抓住吉娜。把她也拖得直往下坠去，

吉娜呛了好几口水，哭也哭不出来，只得赶紧用足力气手脚并用地往上游，终于挣扎着浮出水面，大大喘了口气。再看楼心月时，却见她银牙紧咬，面如淡金，已经连气都没有了。

吉娜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有暂时放下自己的儿女情长，拉着她奋力向附近的一个浅滩游去。

一到滩上，吉娜来不及喘口气，赶紧摇晃了楼心月几下，只见她身躯僵硬，就如同木头一般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

吉娜哽咽道：“你怎么了？你虽然要杀我，但我也没怪你啊，你要我的令牌，我也给你了，你为什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”虽然她已十六岁了，但如此近距离地迎接一个人的死亡，在她来说实属首次，心中也不知为什么，觉得非常可怕。

吉娜想起以前家里养的一只小鸡也是这个样子，姆妈拿针扎了它的脚几下就好了，不禁升起了一线希望，赶紧满身找起针来。但她身上是不可能有针的，楼心月身上似乎也不太可能有，找了半天，吉娜失望得又哭起来。

突然，一条鱼从水中跃起，吉娜心中一动，潜意识地凌空一抓，那条鱼不知怎么的就被她抓在了手中，却也顾不得管它。那鱼长得乱七八糟，自然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只是背鳍的主刺又长又尖，似乎刚刚合用。

吉娜一下子高兴了起来，将背刺小心折了下来，然后说了好多好话，将那鱼放回水中，连连又说了几句抱歉和再见。然后战战兢兢地将楼心月的鞋子、袜子脱了，拿背刺对准了她的脚心，犹豫了半天，终于大叫一声，扎了下去。一扎赶紧抽了出来，转头掩了面不敢再看。

过了一阵子，就听楼心月微微呻吟了一声，吉娜慢慢地移开一个手指，从指缝里看了看，就见她胸膛一起一伏，已经开始喘息起来。赶忙将手完全移开，就见楼心月苍白的脸上多了一点血色。

吉娜一把抱住了她，眼泪汪汪地笑道："好姐姐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刚才的样子可把我吓坏了。"

楼心月先不回答，胸口起伏了几下，道："受了点伤，流几滴血，死不了的。"

吉娜道："楼姐姐这么漂亮的人儿，老天爷怎么舍得一下子就收回去呢，当然是死不了。"

楼心月似乎对这样的谈话很觉厌烦，眉头皱了皱，突道："你怎么不趁我晕倒的时候逃走？我是要杀你的！"

吉娜偏着头道："我想楼姐姐只是吓吓我，就是为了要我的令牌才说要杀我的吧。我都不要那令牌了，楼姐姐当然就不杀我了。楼姐姐，你一开始就是骗骗我的，对不对？"

楼心月哼了一声，似乎对吉娜这种天生感觉良好的人实在没什么话说。她皱了皱眉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问："你刚才哭什么？"

吉娜本已暂时忘了那件事，一听楼心月提起，顿时悲从中来，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她一面哭，一面断断续续地将她事情的由来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

第50节：第九章 沛吾乘兮兰舟(2)

楼心月冷冷道：“人海茫茫，你只看见一双眸子幻象，又哪里去找？我看还是断了这个念头好。”

吉娜听她说得无望，哭得却更大声了，怎么劝也劝不住。

楼心月眉头皱得更深，要不是身子实在虚弱得很，真想一招云飞鸟渡，将她斩为两截，再一招佛果禅唱，将这两截斩成一片片的碎片，然后一招空穴来风，将这些碎片吹到八千里之外，才能摆脱这呜呜咽咽的噪声。

吉娜一面啜泣，一面擦着眼泪道：“楼姐姐你在想什么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楼心月自然不能说是在想怎么杀她，道：“我看你也不必着急。事到如今，你只能将苍天令带给阁主，求他帮你寻找了。”

吉娜止住了哭声，瞪大了眼睛：“阁主？他，他能找到么？”

楼心月冷冷道：“找不找得到可不一定，我能肯定的是，若他都不能帮你，那你趁早还是死了心的好。”

吉娜想到江湖众人对华音阁的敬畏，心中不免升起了一线希望，却又犹豫道：“可我怎么把这个人的样子形容给你们阁主听呢？我只记得他的眸子，要让我描述一遍，那可是万万不能了啊。”她想了想又说，“你说我画出来给他看好不好呢？还是绣花？唱歌？”

楼心月简直不耐听她唠叨，道：“这种事，去了华音阁后再担心不迟。”

吉娜擦了擦眼泪，听话地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那我们怎么去华音阁呢？”

楼心月冷冷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先上岸再说，难道你就打算这么抱着我浸一晚上的水么？”

吉娜“呀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哎呀，我才想起来我们今天晚上还要睡觉的。楼姐姐你不说我都忘了呢。”

吉娜做了个鬼脸，道：“幸好我有这个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碧沉沉的哨子来。

楼心月诧道：“东天青阳宫的传音玉哨！你怎么会有这个？”

吉娜满不在乎地答道：“琴言姐姐给我的。”

“你认识琴言？”

吉娜一副觉得她这样说很奇怪的样子道：“当然啦！喏，那个令牌就是琴言姐姐说要送给你们阁主的。琴言姐姐送了我这个哨子，说以后到了江湖上能有用处。我想现在我们就又在江上、又在湖上，还是要人帮忙的时候，不知这哨子有什么用，难道能变张床出来睡，变条鸡腿来吃？”

楼心月道：“你使劲吹一下看看。”

吉娜“哦”了一声，拿起凑在嘴上，用足力气使劲一吹，就听一阵悠悠扬扬的声音发出，她的嘴离了哨口，那声音还未停止，仿如野鹤直上晴空一般，唳声又远又长，良久方才顿息。

吉娜“呀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好听哦！我再吹吹。”

楼心月皱眉道：“不要再吹了，再吹我们就死在这里了。”

吉娜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楼心月脸一冷，不做回答。

吉娜嘻嘻一笑，也就不再问了。远远就听劲风击水之声间断传来，中间杂着一两声清脆的琴音。

吉娜忍不住道：“琴言姐姐来了。”浮起身子大喊道：“琴言姐姐！琴言姐姐！我在这里！”

楼心月又皱起了眉头。吉娜大叫大嚷声中，琴言衣带飘飘，伴随万千琴音淙淙，宛如天女一般自空而降。一眼看到楼心月，笑道：“你也在这里。”一语未罢，一个踉跄，几乎跌倒。

吉娜一声惊叫，赶忙游过去将她扶了过来，才看到琴言一身的白衣，已经染成斑斑血红了。

楼心月冷冷道：“你堂堂新月妃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”

琴言苦笑道：“还不是为了找这个小丫头，闯进了人家的武林大会。哪知道正道中除了昙瞿大师外根本不讲道理，什么话也不容我分说，呼啦啦就围上了几百的人。打了半天，若不是有人暗中相助，只怕今晚就难以脱身了。你这正盈月妃又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楼心月转开脸去，淡淡道：“我碰上了杨逸之。一招之下……”她冷哼了一声，没有说下去。

琴言吃惊道：“江湖传闻杨盟主对敌从来不用第二招，难道竟然是真的？能让你楼仙子也吃这么大亏的，以前可从未有过呢！”

第51节：第九章 沛吾乘兮兰舟(3)

吉娜抢白道：“你们两个都受伤了，还老是在这里问来问去，赶快找个地方治治吧。”

琴言点点头，问楼心月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
楼心月道：“死是死不了，就是走不动了。”

琴言一声叹息：“我是死倒死得了，走却也走不动。武林的这些混蛋们可有的夸嘴了，华音阁两大月妃竟然一天内都折在他们手中。”

楼心月只是微微冷笑，并不答话。

琴言自言道：“只要今天不死，总有一日卷土重来，一雪前耻。只是……今天怎么过？”她低头拂了下鬓边乱发：“我们两大高手恐怕连一个小低手都打不过了，他们一定又追得很紧，这帮家伙冲锋打仗时不怎么出力，这落井下石的时候，却是一个比一个精神。”

楼心月淡淡道：“死就死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琴言道：“阁主所要的令牌还没送到，我怎么能死？死了不要紧，要是让阁主误会我私藏令牌逃走，那可就冤枉得很了。”

楼心月仍然淡淡道：“性命都没有了，哪里还能管得到误解不误解。我看这上有上弦月，下有下弦月，你再在乎阁主也没什么用的。”

琴言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哪里有资格在乎先生呢？只要能每天弹琴给先生听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”

楼心月摇头道：“荒谬，荒谬。”

琴言笑道：“就算不考虑令牌的事，你那炼出柄空前绝后，举世无双的宝剑的愿望还没实现，你能安心去死么？”

楼心月身子一震，道：“不能。你也不许死。”

琴言笑道：“我还要弹琴给先生听，怎么会去死？但是我们除了等死外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。”

楼心月一指，道：“还有她呢。”

吉娜茫然的指着自己的鼻子，道：“我？”

琴言也道："她一个小姑娘，人情世故不懂，武功也时有时无的，能做得了什么？"

楼心月道："这个世上有些招数，也不需多高明的武功，就能施展得像模像样。我虽然不屑于用，但要点拨一下她，那就足够送我们到浙江去的了。"说着，叫过吉娜，耳语几句，听得吉娜连连点头，跃跃欲试。

过了半个时辰，吉娜兴冲冲地拖了一条小船过来，上面桨楫完好，还插着"山东铁剑门"的一面大旗。她不会划，只好在水里拖着走。好在她在鹿头江中练出来的水性的确非同小可，那船被她拖得飞快。

楼心月道："没有人发现吧？"

吉娜兴高采烈地道："都打晕了！"

琴言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们两个，道："你这不是教坏了她？"

楼心月将旗折了，扔在水里，冷冷道："性命都快没了，哪里还讲什么好坏？等回到阁中，再告诉她不能这样，她就又会学好的。"

琴言想了想，道："还是不能这样……"

楼心月脸一沉，截口道："快上来吧！一会儿武林正道的人追了来，那可是大没有面子的事情。"

是啊，一会儿让人家逮住了，堂堂华音阁两大月妃，沦落为偷船的小贼，那可实在是难堪之极。琴言犹豫了会儿，终于也跨进了小船。

楼心月指点吉娜怎么用桨，吉娜初度学划船，兴致高得不行，全神贯注地学习，一会儿就划得似模似样的了。

楼心月又教她换力运气的法门，到后来实在没有教的了，就教唆吉娜跟两边的船只比赛。吉娜大为兴奋，将船划得犹如水上流星，飞般地越过了江面上的一条条大小船只。每越过一条，她就按照楼心月的教导，放下船桨，将两手拉住下眼皮，对那船做一个大大的鬼脸，宣布自己的胜利。楼心月又告诉她，等超过了一千条船，就是吉娜胜

利了。吉娜自然言听计从，一股劲地向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奋进，小舟也就离洞庭越来越远。

不知为何，那杨逸之也没有派人追来，楼心月心中戒备也就渐渐放下，却又不免有些疑惑。至于那武林大会最后开得怎样，想出了什么对付华音阁的法子，她想也不愿去想。

一路风景日见清雅，船也就沿着长江以下，过鄱阳湖、龙感湖、黄湖、泊湖、武昌湖，进入了安徽境内。遥看过了九华山，朝过了霸王祠，也就离江苏不远了。

长江越走越宽阔，水势也就越缓和。四月天气，春风淡淡，春日和煦。远近点点白帆趁在碧波洪流之上，就如同只只白鹦鹉停在一块琉璃之上，又随着这琉璃的晕光缓缓流动，望之让人目悦神怡。

夹岸都是些稻粟稷米之田，绿树掩映之下时有红檐粉墙露出，远远望去，风光如画，也就更能增添些游吟的情致。吉娜看着这山侬水软，自然很是高兴，也就忘了离乡背井之苦。

楼心月与琴言的伤势渐渐好转，不再用吉娜划船。日常无事，三人指指点点，谈论些山川人物，风景旧史，倒也逍遥自在。只是吉娜的脑袋中从来都觉得记东西极为费劲，楼心月跟琴言说的话，她转瞬就忘了，只有船划得越来越好。

这两个?话怪怪的姐姐，到底要带她去什么地方?

那里又有些什么人?

她们口中那个阁主到底什么样子?

他真的如此神通广大，能帮自己完成心愿么?

吉娜小小的心中，也不禁有些神往。

过了南京城，赏罢扬州的瘦西湖，换船入了太湖，也就进入了浙江的境内。从京杭大运河入杭州，溯钱塘江而上，过富阳、严子陵钓滩，再行百余里，就是西湖了。西湖胜景，天下驰名，吉娜已经叹为观止，待到看了富春江一段，更又忘了西湖的美处。一路行来，琳琅满目，几乎连思考比较的余裕都没有。

一日，舟行缓怡，琴言忽然叹道：“很久没有弹琴了，今日故地重游，只有献丑。”说着，将那柄天风环佩抱了出来，理了理琴弦，邻水弹了起来。

才一动弦，便觉江潮涌起，渐渐东风送爽，山中群花皆开，引得飞鸟争相来啄。一时鸟鸣花香汇聚一起，花落瓣开的声音，都历历在耳，又仿佛这一切都萦绕在吉娜身边，所有的花都落在她身上，一时花落人去，就如一场大梦一般。

吉娜摇了摇头，眼皮渐觉软饧沉重，终于鼻息微微，睡了过去。

第52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1)

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

琴言怀中横抱着吉娜，与楼心月站在一片山脊上。八月的阳光照下来，兀自晃人的眼睛。楼心月折了一片硕大的树叶，替吉娜遮住太阳。吉娜熟睡未醒，脸上红扑扑的，正不知梦见了什么，嘴角露出一抹浅笑。

楼心月怔怔地看着她，琴言微笑打趣道："咱们华音阁正盈月妃向来冷面冷心，连阁主都待理不理的，怎么对这个小丫头这般呵护？"

楼心月轻轻地为吉娜理平了鬓角吹乱的几丝乌发，叹道："我也不知为何，自打见了她，就觉得有些动尘缘。也许上天看我修行太苦，降她下来跟我做伴吧。"

琴言笑道："你既然如此喜欢她，就向阁主求个情，留她在华音阁中好了。"

楼心月斜了她一眼，道："莫非是你这妮子想她留下来，却要我去顶这份苦差？"

琴言笑着抚了抚吉娜的脸蛋，道："这么活泼可爱的小姑娘，我若是说不肯留她下来，那也是假的。咱们阁中过于安静，有个孩子闹闹也可改改气氛。"

楼心月一句话要说，忍住了没有说出来，只微微一笑。琴言见她神态古怪，心中一动，立即羞红了脸蛋，笑道："我不许你说！你要说我就恼了。"

楼心月笑道："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"

琴言大羞，身形一转，就如御风而行一般，远远掠了出去，脸上红晕犹自未退，似乎很是难为情。

楼心月微微一笑，已经觉得话说的太多了。几年未回华音阁，这时踏上旧路，精神不由为之一快。当下小心地将吉娜横抱在怀中，也展开轻功，向前掠去。

等到吉娜揉着眼睛醒来时，就见琴言跟楼心月微笑看着她，眼前的景色，却浑非原来了。

——武林中最神秘、强大的门派华音阁，赫然已在眼前。

武当山，终年云雾笼罩的武当山。

一个萧索的人影沿着山道缓缓而上，渐渐走近那座极为巨大的山门。

自从当年剑神郭敖一剑将此山门劈成两半之后，武当派就一直未复元气，再也不是当年的第一剑派了。

那人双手负在身后，淡淡地看着这重新建成的山门。依旧是两丈硬木伐成的大门，依旧是大红的颜色，只是不知现在还值不值得剑神一剑?

第53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2)

剑神这个名字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提起了，是不是因为当今江湖，已经没有人再配这两个字？那人长长吐了口气，神色更为萧索。

他走到山门口，盘膝坐下，便不言不动。武当山的道士们想要出入，才走近他的身边，便被一道凌厉之极的劲气避开。

杀气！无人能够通过的杀气！

一时之间，他清俊而苍白的脸上笼上了一层血色，这血色让他的眉峰斜斜挑起，有说不出的孤傲，说不出的邪逸！

时正清晨，此人当门而坐，登时将道士们全都堵在门内，无一人能出入。众道士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嘈嘈杂杂地乱成一片，直到清宁道长出来。

清宁道长见了此人，脸色却霍然变了，冷笑道："我道是谁？原来是孟天成。你不在吴越王府当差，到我们武当山做什么？难道来做看门狗么？"

孟天成闭着的双目没有张开，淡淡道："清宁，你的肩胛骨还好吧？"

清宁的脸色又变了，变成了一片青紫。

众道士也都看出来，此人必定与清宁师叔有过恩怨，只是不明白以清宁师叔的火爆脾气，怎么不扑上去刺他几个透明窟窿？

孟天成将赤月弯刀解下，横放在膝上，道："我今日来，是拜见敷非、敷微、敷疑三老的。"

水云深处，迎面高耸两根入云的华表，一下子吸引住了吉娜的眼睛。

那华表通体莹白净洁，乃是用整块石头雕成的，虽不识得是什么石头，只觉极为好看，上面雕满了弯弯曲曲宛如符号一样的文字。吉娜总是生在酋长之家，也自小给父母夹磨着学过汉语汉字，要说正正

楷楷的写了，吉娜光认字倒能认个十之八九，但眼前这些龙飞凤舞、姿态纷呈的篆隶行草却是一点也看不明白了。

只见文字缭绕如云，中间盘旋飞舞着一只似龙非龙的怪物，尾巴直垂在地下，那颗硕大的头颅却顶在华表的柱顶，昂首向着天空，模样狰狞可怕。吉娜对着那怪兽做了个鬼脸，笑嘻嘻地转过眼光，就见华表后面，是一道白玉牌楼，也是通体净白，用整块汉白玉石雕成的，上面横书三个大字："华音阁"，倒是认识。

那牌楼不甚高大，也没有多少藻纹修饰，样式古拙沉雄，宛如巨人蹲踞，极为庄严。连吉娜都禁不住有些肃然起来。

牌楼后面是水道，水道之上是一片平川展开，川上长满了绿树。中间各色花朵点缀，露出隐约的院墙楼台的痕迹，就如同色彩澄鲜的风景长卷一般。

那些亭台一律仿唐时的建筑，都描了很精致的飞檐，走近了看上面都画了花鸟虫鱼的涂壁，却跟四周的树木相映成趣，似乎建筑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。

楼台都是木制建筑，大大小小的用复道连在一起，错落有致，斜斜的将半个青山包住，取了个缓舒的斜角。不论建筑边上还是川上的空余地带，都种满了各式的鲜花。这飘飘渺渺的香气，就已经很使人的心神荡漾了，哪里更兼许多声色的诱惑。

吉娜就觉烦闷的心情一扫而空，又由不得高兴起来。偏这秀色看上去又是如此的谐和而丰致，仿佛老天特意造出来让人居住的，不由大加赞赏。

楼心月笑着问她愿不愿意住在这里时，吉娜赶紧点头，哪里还想得起苗疆的家。

舟随水进，水波澄澈，一些大小画舫擦肩而过，吉娜倒满不在乎的，见了个人就问好，多半都住舟称赞道："好可爱的小姑娘，你们是从哪里找来的？"一路行来，就觉华音阁中的人都和气得很，浑然不是

外面听到的那样凶恶。琴言也含了微笑，跟每个人点头，楼心月却板起脸理都不理，只有吉娜乐得其所。

吉娜正兴高采烈，楼心月已经起身："前面不远就是我的住处，我先走了。"

琴言道："难道你不去……"

"有你去了我去干什么？我又不想见他。"楼心月此言一出，人已在岸上。霎时之间，便已走得无影无踪。似乎平空消逝了一般。

"楼姐姐……"吉娜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"她人怎么就不见了？"

楼心月轻功虽好，但华音阁的迷离布局的确也占了很大因素。这些美景风物中其实暗暗蕴藏了极为凌厉的阵法，若无人小心带路，不要说在其中来去自如，哪怕要行走一步，也是千难万险。

第54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3)

事关阁中机密，琴言也无意多向吉娜解释，只拉过她安慰道：“你楼姐姐有事，不和我们一起了。”

吉娜指着楼心月去的方向，烟雾缭绕中隐约可见一些塔尖和一道高耸的石碑：“那里就是楼姐姐住的地方？”

琴言笑道：“远在盛唐的时候，华音阁几代主人都信奉佛教，留下了许多唐时的佛塔、造像，你楼姐姐就喜欢住在旁边，有机会，我可以带你去找她啊。”

吉娜听得神往起来，拉着琴言的袖子：“姐姐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找她。”

琴言笑道：“那怎么行，傻丫头不要说傻话。凡地总有个主儿，来到了华音阁，当然就要先拜见华音阁的主人了。

说起见阁主，吉娜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我知道了。就是你常说起的那个诸多天下第一的人了！可是为什么要我去拜见他，他怎么不拜见我？”

琴言吃了一惊，急忙摇手，止住吉娜。吉娜忽闪着大眼睛，奇怪地看着琴言，道：“你怎么这么怕他？难道他长着三个脑袋不成？”

琴言还没回答，就听吉娜笑道：“两个脑袋的怪人我见过，就是没见过三个脑袋的阁主，我倒真想见一下了！走，我们现在就见阁主去！”

琴言苦笑道：“现在你想见，我却又不敢让你见去了。不过早晚要见的，是福是祸，躲是躲不掉的。只盼着……”

她摇了摇头，满脸都是忧色，终于道：“走吧，这时候阁主应该在天籁瀑练字。”

两人下了船，步行在绿树掩映的小道上。她们避开红廊复道联系的主道，行入偏僻之处，但仍是山石叠翠，精舍依稀，四方水声隐隐，半空彩羽纷飞，也不知华音阁到底有多大。

水声渐渐大了起来，眼前现出一仞峭壁，上边葛罗交织，爬满各色花叶，宛如一道巨大彩屏，在镏金的夕阳之下熠熠生辉。

吉娜一喜，禁不住童心大起，跑过去踩踏地上数寸厚的花瓣，却见琴言忽然止步，深吸一口气道："玄度司新月妃琴言拜见阁主。"她的声音并不大，仿佛怕惊起那林中的飞鸟。

吉娜的脚也顿住，正踏在花瓣的边缘。

此声一出，似乎周围的声音一起都沉静起来，吉娜的身子却突然一震，觉得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猛然挥开，不自禁地就肃然而立，等候着某种莫名的命令降临。

她吐了吐舌头，就听里面有人浅声道："进来吧。"

吉娜悄悄道："是个姐姐耶。"琴言却正色整衣，目不斜视地向前走去。

吉娜才要说话，琴言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以目示意，脸上微露惊恐之色，吉娜只好乖乖地随着她向里走，心中却很不服气呢。

依着青山，却是一片亩余大的池塘。一条白瀑从山涧中垂落下来，涛声滚滚，直击得池塘中浪花翻飞，泡沫纷涌，水气蒸腾而上，映着丽日，变幻出无边彩辉。

在彩辉的中间，站了一个人。

那人青衣落落，只剪裁出最简单的样式，随意穿在身上，并没有束发，散垂的长发纷披而下，被瀑布吹得向后飞散开。他从容地负手站在潭中心，昂首看着瀑布从天际飞落。

他并没有什么动作，但吉娜自转过林子以来，眼睛就一直盯在他身上。似乎这人本身就具有隐秘的魔力，可以同天地之威抗衡，吸引一切人的注意。

瀑布垂下的水气直腾开来，似乎想将他吹开，但他的身形一动不动，仿佛他本身已隔离于这个世界，他的心思，他的意旨，都浑然不在这尘滓之中。

就听一人浅声道："你们等一会儿，阁主正在练字。"

吉娜收回目光，就见潭边站了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鹅黄衣衫，团团的脸，手中捧着淡紫的水晶盘，里边放着紫云青花砚，一支笔，一卷古帖。

那姑娘脸上透出几分儒雅的书卷气，静静地站着，连说话都轻悄细声的，仿佛怕惊了这天地间永恒流动的元气。这份温柔平和，跟琴言的优雅妩媚又不相同。那姑娘见吉娜打量她，报之一笑，转头注目湖中。似乎这正是她的工作一般。

湖中那人却一直凝目注视着瀑布，晶莹的水帘，只映着他出世的站姿，微微凉风，融融斜阳，漂起无尽水花，无声摇落在他身周。

第55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4)

波光落花，似乎都被他身上那份闲散的神态所笼罩，在脉脉的频率中，配合得了无痕迹。

吉娜再看一会儿，就觉瀑布都似乎在逐渐凝结起来，像这个人一样陷入永恒的静止中。这感觉越扩越大，潭水、林木、青山、天空，包括自己的呼吸，都一点一点安静下来，被这个人从无序归结为有序，随着他本身的意志运行。

吉娜心中不禁一惊。

——这种被控制、被攫取的感觉实在太过真实了！

就在这一片浑成的静穆中，一道青霓突然透水光而出，不知何时，水晶盘中的笔已浓墨饱蘸，被他握在手中。但见他的身形从容而起，衣袂御风，腕底龙蛇游走，墨落水帘之上。登时水雾飞扬起无边氤氲，烘托着他的身影，一齐挥空落下。

黄衣少女盘中的古帖，也随之无声翻动着。

他的身影融于水气之中，若动若静，似乎亘古以来就存于天地。他只是用笔在审视这个眼下的一切，用力量来说服万物听从，而默然伏首在他沉静的意志前面。

这实在也是种惊人的美。

是让天地雌伏，众生垂首的美。

这是与杨逸之的温暖、包容、洁净之光截然不同，却同样是造物呕心沥血的杰作，不知经过了千万年的雕琢，才能如此耀眼地绽放在这个世界上。

吉娜身子一震，突然想到了什么——这笼盖一切、对抗天地的力量是那么的熟悉！

她突然大声道：“喂！你能不能转过来，让我看看你！”

黄衣少女和琴言都吃了一惊。

突然“轰”的一声响，整个瀑布突然炸开，玉龙般的瀑身化做山峰一样的惊涛骇浪，狂龙般地四下奔走。

潭水受其冲击，潮涌般向四周鼓荡着。炸开的瀑布落到潭中，轰轰然爆发出丈余粗的水柱，几千万条一齐冲天而起，然后化做倾盆大雨，挟着轰隆巨响滚滚落下，击得山石都碎裂了。

一时阳光完全被遮住，身边充斥着爆炸般的连环巨响和疯狂一般的茫茫水柱，吉娜惊恐万分，琴言长袖飘起，将她完全遮住。

过了一刻钟左右，这次爆发才停歇住，阳光重回，吉娜勉强睁开眼，就见附近的花木完全凋零散尽，地面上积水过足，正哗哗地汇聚成小溪，向潭中流去。潭水也变得无比浑浊，那瀑布倒还是老样子，只是如被狂风吹折，兀自摇晃不停。

吉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黄衣少女和琴言却拜了下去。

吉娜惊魂未定，一抬头，就见一人正淡淡地看着她。

残阳如血，他飞扬的长发及披风都被这夕阳染成金色，宛如自身也是这满天落辉的一部分，散发出不容谛视的光芒。

他淡淡地看着她，天地之间的一切美丽、威严、智慧都在他眼中汇聚、沉淀。

这双眸子中涵盖的竟是无限广袤的天空，也是滋长万物的大地，也是阅尽众生的轮回。

这是只有神佛才有的眸子。

吉娜突然尖叫出声，身子仿佛被突然抽空一般，深深地跪了下去，然后泪流满面。

他就是她要找的人啊！

——竟然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毫无希望的地点，他竟然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吉娜心中狂喜狂悲，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她多么想就这样冲过去，扑倒在他怀中，就这样静静地陪伴着、凝望他，再也不要分开。

只是他的神色却是如此遥远，仿佛不可触摸。

如果杨逸之是天地间自由徜徉的清风与明月，他就是所有神明用所有赞叹与企慕雕琢的炽热火焰。

如果说，在杨逸之身边，他能给你张开光芒的羽翼，如此慷慨地阻挡了红尘与风雨，给予每个平凡的女孩梦想的天堂。

那么，在这个人身边，一切却是截然相反。

他掌控天地间的一切，却如此吝惜一个承诺，他并不给予，而是肆无忌惮地掠夺，用他的目光，他的笑容，不断地掠夺你的心，你的爱，你的眼泪，你的一切。

哪怕最不经意的一顾，便能让你轻易抛开所有矜持，为他奉献上所有繁华。

哪怕最淡然的微笑，也让你真切地感到卑微，感到仰望，感到焚灭的疯狂。

第56节：第十章 东风飘兮神灵雨(5)

他让你心甘情愿做扑火的飞蛾，哪怕知道会受伤，会流泪，也要不顾一切地留在他的身旁。

于是，你来到他身边，被那焚灭一切的烈焰点燃，你的生命便会在剧烈的痛楚与快乐中战栗，化为一团灿烂的烟花。

只是，这烟花并不属于你，却只点缀了他的辉煌。

吉娜紧紧咬住嘴唇，强忍着彭湃的心潮，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。

她多么想告诉他自己此刻的心意，但是她不能。

在她的家乡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。

当女孩子寻找到自己生命中的那个人时，绝不能立即说出来。不仅不能说，而且还要表现出几分冷淡，几分调皮。

然后，她必须完成三件事。

这三件宛如恶作剧一般的事情，是对他的三次试探。如果这些试探都顺利的话，中秋那夜，她便会将那件精心准备的礼物放到他面前。

如果他收下了，他们就能受到遮瀚神的祝福，从此相伴永远。若有一样没有完成，那么神明便会震怒，让他们的一生变得坎坷。

吉娜默默地看着他，心中一遍遍预言着那三次试探，渐渐压抑下心头的激动。

最爱的人就在你身边，却不能告诉他你爱他。

这是多么幸福的折磨啊。

吉娜一点点站直了身体，呆呆地看着他，一面擦着眼泪，一面傻笑着，刚笑了几声，又忍不住啜泣起来。

看着她又哭又笑，琴言很有些担心，却又不敢说什么。

那人见吉娜如此举止，神色也温和起来。他嘴角浮出一个淡淡的笑意，整个天地万物的肃杀都一扫而空，随着他一起笑了起来。

“刚才吓着你了？”

吉娜点了点头，哽哽咽咽地道：“简直把我吓死了。我都不知道这么好看的瀑布发起脾气来竟然这么可怕。你们这瀑布怎么这么奇怪啊，说发脾气就发脾气。我们那儿的瀑布只有在夏天雨水大的时候才发脾气，而且也不像这样，这简直就是吓死人了。”

她故意将话题转移开，却根本不提自己千辛万苦、一路寻找他事。

那人微微含笑着听她讲，转头对琴言道：“你们带来的这个小姑娘很有趣，我们就留下她吧。”

琴言大喜，恭敬地行了一礼，道：“阁主看中了她，正是她的福气。”

吉娜心中说不出有多么欢喜，却昂起了头，笑着对他道：“那你可要好好对我，要不我还不住呢。”嘴唇微微撅起，似乎住下来还是很给这阁主面子呢。看得琴言也不由笑了起来。

但她随即又正色施了一礼，道：“琴言此次赖阁主之福荫，不辱使命，终于将苍天令带回阁中。”说着，悄悄施眼色，让吉娜将苍天令拿出来。

卓王孙随便地接过来，随便地看了一眼，随手递给了身边那个黄衣女子，她却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，轻声道：“启禀阁主，正是苍天令。”

卓王孙微笑着对琴言道：“很好，你这次辛苦了。”他这随便的一句话，琴言却似乎觉得是莫大的荣宠，赶紧伏首逊谢。

他却转头对吉娜道：“琴言说你想将苍天令交给我，可是真的？”

吉娜笑道：“那是没办法的啦，我给琴姐姐，她不肯要，给楼姐姐，她后来又还了我。说是要我亲自交给什么阁主，就是你吧？”

卓王孙微笑道：“你远道而来，送这么大的礼给我们，传令月写意，开丹书阁，迎苍天神令。”

吉娜听得莫名其妙，回头问琴言：“他说的是什么啊？”

琴言牵起吉娜的手来，道：“走吧。还有许多很好玩的东西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”

吉娜道：“姐姐肯陪我么？还有他肯陪我吗？你们若不陪我，我就不玩了。”顺手指了卓王孙一指。

琴言吓了一跳，赶紧将她拉过来，正要责备，却听卓王孙淡淡笑道：“不但我陪，全阁中的人都陪着你。”

第57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1)

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

吉娜这时却大发脾气。

原因是四个侍女拿来了十几件衣服要她穿在身上。衣服这东西简直跟吉娜天生有仇，吉娜是能不看到它就不看到它。要她一次穿十几件，还不如干干脆脆地一刀杀了她呢。当下梗起头来不理，侍女转到左边，她的头就转到右边，侍女转到右边，她的头就转到左边。小腮帮子嘟起了老高，若不是看侍女们为难的样子，只怕早就嚷了起来。

侍女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不住地劝她，吉娜是理都不理。

正为难之际，琴言急匆匆地走进来，皱眉道："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换好？阁主都等了一刻钟了。你们这些丫头做事真是越来越回去了。"

侍女赶紧跪禀道："吉娜小姐总不肯换上礼服。"

琴言拿起礼服道："吉娜好妹子，赶紧换上礼服，你看大家都在等你呢。"

吉娜头一扭，道："不穿！"

琴言道："为什么啊？你看这礼服绣满了芙蓉花，流光溢彩，金碧辉煌的，我们的吉娜妹子一穿上，肯定全天下的人都会被迷死一半。"

吉娜撇了撇嘴，道："才一半啊，没意思。"

琴言笑道："瞧不出你这小丫头还挺贪的，天下一半的人可不就是全部男人，能迷死全部的男人，你还不满意，难道还要将我们这些女人也一并擒之？"

吉娜一下跳起，道："真的，真的这么好看？"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脸上飞起了两朵红霞。

琴言上下打量了她几眼，道："哟，好妹子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了心上的人儿了？你进来没见几个人啊。"

吉娜道："哼，我不告诉你。"

琴言走过来亲亲热热地挨着她坐下，顺手将礼服拿在手中，道："好好，不告诉我。来，把这礼服穿上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出去迷死你那小情人儿。"

吉娜这才顺从地从她手上将礼帽接过去，戴在头上，又正了几正，歪头对琴言道："好不好看？"

琴言一挥手，侍女抬过一面铜镜来，琴言搂着吉娜的脖子，将两人的头都凑在镜子面前，左右照了照，道："美得不得了。衬得姐姐成了小老太婆了。"

吉娜道："不。姐姐好漂亮的。"

琴言听了这么简单的赞美，看着吉娜那清澈漆黑的眸子，不禁心下叹道：真是天真呀！这外边的花花世界，只怕还是玷污了她。

吉娜穿完了，在镜子面前照了几照，突然道："琴言姐姐，这真的好看么？我怎么总觉得别扭啊？"

琴言赶紧走上去道："怎么会呢。傻孩子，一会儿你看大家的眼光就知道了。"

吉娜嗯了一声，道："那我们赶紧走吧。"

琴言道："先不要走，一会儿到了丹书阁上，还有些事项是要注意的。我先讲给你听，免得阁主怪罪下来，可就不得了了。"

吉娜委委屈屈答应了声"哦"，皱着眉听琴言讲起华音阁的大小礼节的注意事项。华音阁祖盛唐风范，虽然行迹上比较脱略，但在真正重要的事务上，礼节却要讲得一丝不苟。当此之时乃明朝中叶，这些礼节就已荒失，在来自边陲、一味质朴天真的吉娜看来，那更是烦琐而无用，简直处处透着莫名其妙。但她出人意料地耐性奇好，居然听琴言讲完了，而且还问了几个没记住的地方。

琴言倒没想到她这么耐心，赶紧讲完了，带她向丹书阁走去。

到了阁门口，琴言又叮嘱了她一遍走路的姿势，什么胸要挺，头要昂，步子要小，落脚要轻，不可苟言苟笑，不可东张西望，以及拜见阁主的礼节。吉娜答应了一声，两人一齐开门进去。

阁中早张起了十几盏大红宫灯，两边或坐或立，站了十几人。

吉娜生长侗酋之家，这种场面倒也惯经。当下并不惊慌，口中念着琴言教的礼节歌诀，一步步向前走去。她这么肃穆，雍容华贵的走着，衬着广袖长袂的盛唐衣冠，衣上绣的芙蓉脉脉流动，真是步步莲花，宛如水月观音降于凡尘之上。

卓王孙一手支颐，随随便便地高坐正中，万千宫灯的光芒仿佛都集中在他身上，又从他的微笑中腾出，倾注在这盈盈走来的吉娜的身上。

琴言的眉头却皱了起来。

吉娜缓缓走到卓王孙面前，盈盈拜倒，双手举过头顶，手心中就是那枚苍天令。

卓王孙衣袖垂下，将令牌卷在手中，反覆看了几下，道："平生之愿，今完其一。远道来觐，准汝讨赏。"

吉娜茫然站立，不知如何作答。琴言赶紧走上一步，悄声道："阁主准你任意选择封赏，你想要什么就赶紧说吧。"

第58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2)

吉娜想了想，道：“我没什么想要的呀。”

琴言皱眉，小声提醒道：“你不是一直说，有个心愿要阁主帮你完成么？”

吉娜却宛如没有听见，笑嘻嘻地道：“我想到月玛玛上看看，听说那上面有好漂亮的姐姐。”

琴言皱了皱眉，道：“还有没有其他的？”她暗中掐了她一把，低声道：“你不是要找人的么？”

吉娜却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不找了。”

琴言只得叹了口气，心想这小孩的心性，真是说变就变，却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卓王孙却笑道：“若是一时想不起来，准你日后再奏。写意，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可以赏给这位姑娘？”

日间所见的黄衣女子领侍书仙子的职位，名月写意，禀道：“启禀阁主，前日海上得来的火齐珠，还有些。属下没事拿来穿了个链子，倒很适合这位姑娘戴。”

卓王孙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就赏了她吧。”

月写意躬身一礼，退了进去，不一会儿，拿了个小小的锦盒出来。揭开来时，是一串珠子串成的项链。那珠子通体火红，个个都有拇指大小，映在烛光下褶褶生辉。月写意示意吉娜低下头来，给她戴了上去。珠子触体生温，在烛光映照下，都发出微淡的红色晕光，仿佛不是珠子，而是一颗颗的火苗。

吉娜大喜，对卓王孙道：“你送我这么好的东西，谢谢你啦。”

琴言赶快上去小声道：“不是这样说的……”

吉娜皱起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突然将珠冠一抛，道：“不玩了！一点都不好玩。”说着，七手八脚地将身上的礼服全扯了下来，一双靴子也踢掉，赤足踏在地毯上，指着卓王孙道：“喂，你也不要坐得那么高

了，我送你东西，你送我东西，我请你吃东西，你再请我吃东西，咱们不要谢来谢去的了吧。”

众人听她如此说话，都是吃了一惊，刹时丹书阁中一片寂静。卓王孙也有些出其不意，他看着吉娜，眼中蕴了丝笑意，道：“你要请我我吃什么？”

吉娜丝毫没发觉气氛有什么不对，兴冲冲地道：“吃了才知道呢。”于是从兜里掏出一个绣着山茶的口袋，从里边摸出一个个三角形的绿色果实，兴高采烈地分到每一个人手上。

月写意远远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先生，这是苗乡特产的茶苞。”卓王孙点了点头。

琴言第一个送到口中，嚼了一下，只觉得清甜可口，微香满颊。其他人连忙效仿，都是称赞不止。

吉娜心中大乐，连忙提起拖拖拉拉的长裙，上前几步，递了一个到卓王孙面前：“喏，这个是给你的。”

卓王孙接了过来，一尝之下，却皱起了眉头。

吉娜小心地偷窥着他的脸色，这可是第一次的试探啊。如果他不能忍受这茶苞的苦涩，那么一切都前功尽弃了！

吉娜看着他，心中默默祈祷着遮瀚神的保佑。却见他只是皱了皱眉头，还是咽了下去，不由喜笑颜开，眨了眨眼睛，蹦蹦跳跳地下去了。

卓王孙却淡淡一笑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。”

众人一惊，顿时停止了喧哗，不知究里地看着他。阁主平日积威甚重，大家心中都是十分忐忑。

半晌，却听他缓缓道：“原来吉娜早就和你们串通好了，这种东西分明又苦又涩，你们却都说又香又甜。”

大家虽已明白卓王孙并无真正问罪之意，心中大大松了一口气，一时也不敢出言辩解，只有吉娜偷偷掩住嘴角，笑得跟个小狐狸似的。

月写意看了看她，突然明白过来，顿时笑道：“原来……先生，我们可不敢骗您，吉娜两样的心，当然是两样的茶苞，我们的，是吉娜愿意把蜜糖给好朋友分享，先生的，自然是吉娜要中意的久相和她一起吃苦了。”

众人都这才放了宽心，一齐笑了起来。卓王孙也笑道：“吉娜，什么是久相，为什么她们吃甜的果子，却要我吃这种苦的。”

吉娜偏着头想了想，故作不知地道：“嗯，其实我也不是很知道啦。我们苗人看到自己喜欢人儿，就给他吃这种味道不同的茶苞。你愿不愿意做我的久相啊？”

第59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3)

琴言脸上有些变色："先生，吉娜童言无忌，您不要怪罪。"

卓王孙没有回答，他没有回答的这段时间中，丹书阁里一片沉寂。

卓王孙支颐而坐，突然笑道："做久相就要吃这么苦的果子，倒真是没有什么意思，若是能有甜的果子吃，那倒不妨做了。"

众人登时如释重负。琴言悄悄松了口气，只觉手心湿湿的，尽是透出来的冷汗。吉娜拍手笑道："好啊好啊，反正这样苦的茶苞我就只有一颗，就算你还想吃，也没有了！"

卓王孙道："现在你已经请我吃完东西了，该我请你吃了。"

吉娜抬起头，向天上看了看，道："不，我们苗人找到久相后，要一起唱歌的。今天月亮这么好，我们大家都来唱歌，好不好？"

卓王孙皱眉道："唱歌？"

吉娜笑道："对呀。我们族里大家欢乐的时候，就用歌声来表现自己的心情。难道你现在的心情不好么？"

她看了他一眼，却又不胜他的目光，赶紧低下了头。

——能在月夜下，将最美的定情歌唱给他听，这便是遮瀚神的第二层试探啊。

卓王孙沉吟片刻，道："好吧，我们就听你唱歌。"说着，走下座来。

吉娜却摇着手道："不行不行，现在还不能唱。"

卓王孙悠然望着她，道："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"

吉娜道："首先要到个空旷的地方去，再生一堆火，然后拿些酒肉来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在火堆上烤了肉吃，然后才唱歌呀。难道你们这边不是这样的么？"

卓王孙笑道："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来人，小姑娘怎么说，就怎么办。"

吉娜大喜，拉着卓王孙的手道：“走！我们先去占个好位置！”兴冲冲地向外奔去。

吉娜如此放肆，卓王孙却并不觉冒犯，只因她一派天真，纯出天然，任谁都知道她的心中正是光明洁净的一片，没有任何渣滓。

阁中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明白阁主今日的脾气怎会如此的好。不过既然阁主高兴，众人当然随喜，当下几人赶去置办烧烤用具，酒类肉食，其余的人跟随鱼贯而出。

清宁道长的长眉挑了挑，道：“敷非三老闭关已久，从来不问俗事，你请回吧。”

孟天成的眸子霍然睁开，盯在清宁道长的脸上。

清宁道长身子震了震，就听他淡淡道：“我还以为清宁道长从来不说谎话呢。”

他的眸子跟着抬起，停在紫霄宫高兀的脊顶上：“四年了，不知清宁道长的剑法长进了没有？”

清宁道长脸色渐渐阴暗了下去，突然大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上武当山，是找茬来了！剑！”

他一语方罢，旁边他的弟子赶忙递过一柄佩剑。清宁道长看都不看，随手挥出，长袖卷着剑柄，“刷”的一声，将长剑抽出。剑诀一引，清冷冷的剑光犹如一泓碧水，指在了孟天成的面前。

“拔刀！”

孟天成并没有去看清宁的剑。这一剑离他的眉心只有两尺，但孟天成却丝毫不去理它。他的话语一如武当山间缥缈的云雾：“四年前，我败你，用了三招。四年后，我再败你，已经不必用招了。”

清宁道长脸上闪过一丝怒容，道：“好！我就要看你怎么败我！”长剑一引，一招孤云独去，向孟天成刺了过来。

眼前倏然影子闪动，孟天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，他手中的赤月弯刀，正指在清宁的眉心一寸前，而清宁的那招孤云独去，却只施展了一半！

孟天成弯刀并未出鞘，但一股冰寒的杀气透鞘而出，闷撞在清宁的额头上。清宁只觉一道烈火从心头涌起，几乎就要张口将全身的鲜血都喷出去！

孟天成淡淡道：“你败了。但你必定不知道败的原因。”

清宁咬牙道：“什么原因？”

孟天成道：“你用剑指着我，剑离我太近，这是第一失误。剑太近，再刺出的时候，力道便不足，速度便不快，便不能一举毙敌。但倘若你运用得当，未始不能克制我的行动。然而你偏偏施展自己得意的孤云独去，剑尖划开，横掠而出，然后再运劲前刺。这一招利则利矣，只是剑锋已太靠前，便在后撤的时候形成了空当，被我一刀中宫直入，夺得了先机。这是第二失误。这两个失误虽足致你死命，但尚有可为之机，你的第三个失误，将使你永将败于我刀下。”

第60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4)

清宁忍不住问道："是什么？"

孟天成道："四年前我虽一招败你，但你却认定我是投机取巧，今日一战，你以为身在武当，先占了地利，必能胜我，所以心气已浮。你的第三失误，就是你太高看了自己！"

随着他的话音，弯刀上真气陡地一震，清宁道长只觉周身都被这无所不在的杀气笼罩，他才真切地知道，孟天成对武学的领悟，竟是自己永远所达不到的！

紫霄宫中忽然腾起一个洪亮的笑声，瞬间传遍了整个武当山，震得石鼓铜钟嗡嗡大响："好！好！很久没有听到这么精辟的论调了，小朋友，你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进来呢？"

华音阁人员鼎盛，日常用品自也就准备得充足，哪消多时，就在池塘边上用桂枝木炭生了熊熊的一堆火。侍女片了肥嫩的鹿肉和小牛腰子肉，在火上烤得滋滋作响，旁边用大壶盛了酒，也在火旁温着，另用泉水冰了糯米酒，放在一边。

众人围火而立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

吉娜兴冲冲地跑到火堆旁边，拿起糯米酒就喝。这糯米酒冰得恰倒好处，入口甘凉，酒味并不很浓，却正可品评它的芳醇。

吉娜赞了声："好喝！"旁边侍女将烤好的鹿肉递过来，吉娜张口大嚼。

她平日素来大方，毫无一般女孩扭捏之态，如今心有喜事，更是放开手脚，大快朵颐。忽然抬头，看到卓王孙他们只是立在一边看她吃喝，便道："你们也来喝酒啊，不喝我怎么唱歌呢。"

卓王孙手一挥，道："大家一齐喝。"吉娜笑嘻嘻地将一桶酒递给卓王孙，等他喝完了，自己喝一口，然后递给琴言，琴言喝完了，再传给下一个人，依足了苗疆的规矩。等一桶酒传完了，大家也差不多围着火堆坐成了一个圈。

吉娜笑道：“好了。酒我们喝过了，下面应该唱歌了。阁主，你先唱一个吧。”

卓王孙脸色一沉。十几年来，没人敢在他面前这样说话。但吉娜睁着清澈的眸子，正笑盈盈地看着他，双目中充满了期待，却又不忍责备于她。

琴言插话道：“小妹子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你先唱上一段，让我们看看你们苗疆是什么规矩，然后我们跟着来，好不好？”

吉娜拍手道：“好啊！”说着，理了理头发，歪了头道：（，）“那我唱个什么歌呢？”

她虽然想好了定情歌的调子，但是却不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，只有掩饰道：“对了，你们在喝酒，我就唱个祝酒歌吧。”走到场中，忽然道：“哎呀！没有鼓子声我怎么唱啊？”

琴言笑道：“这祝酒曲的调子我倒还记得。我就用琴音模仿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吉娜“哦”了一声，心想不好了，琴言既然记得曲子，若被她听出这不是祝酒歌，那可真是很羞人的事情，正要推脱一下，琴言已将琴取出，铮铮的弹了起来。

定情歌乃苗疆男女在热恋之时，互相酬答、述说衷肠所唱。所以在欢快之中，又颇有缠绵悱恻的意思。

因为那个奇怪的习惯，吉娜在家很少唱歌，每当在唱歌唱到最动情的时候，她就会莫名地想哭，直哭到哽咽难以出声为止。每次大会，阿妈都不准她唱歌，一来怕扫了大家的兴致，二来见她哭得如此伤心，心中也良为不忍。

所以，吉娜绝少在别人面前唱歌。哪怕是最快乐的曲调，她也会唱得泪眼婆娑，更何况这样缠绵的歌曲呢？

记忆中，她还从未完整地唱完一首歌曲。

然而今天这支歌曲，却是不能不唱的。

哪怕一生只能歌唱一次，她也会在某一刻，在某个男子面前，唱起这首歌的。

然后把所有的眼泪流尽。

只是没想到，竟然那么幸运，听歌的人会是他。

她抬头看着他，他换了一袭宽大的衣服，只是随意坐在场中，轻轻支颐，金环将他散垂的长发轻轻束于身后，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，又似乎没有，他的神色并不冷淡，甚至有几分慵懒。

然而哪怕在最清冷的月光下，他身上的光芒仍宛如太阳一般夺目，吸取、容纳了周围的一切。

第61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5)

能够把自己所有的眼泪都献给眼前这个男子，是多么幸福啊。

吉娜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吐出一串清亮的音符。

琴言刚弹了两句，就觉得与吉娜的歌声完全不合拍，奇怪自己是不是记错了调子，渐渐停止了抚弦。

偌大的花园中，便只剩下吉娜一个人，站在月光下轻轻歌唱。

歌词都是苗语，听不懂意义，然而歌声是如此婉转，仿佛苗山深处的月色下，一个多情的少女，正对着河岸那边的情郎，低低倾诉着心事。

吉娜轻轻唱着，眼圈渐渐有点湿润。

她想起了八年前那个永生难忘的夜晚，此生未了蛊在天幕中宛如张开了一场最华美的海市蜃楼，将千里外的这个人投影在她眼前。

从此，便注定了她要跋涉千山万水，用所有的青春年华去找寻他。

为了他，她在苗山中寻寻觅觅，也不知爬过多少座山，趟过多少条河。

为了他，她探索了苗族传说中所有的险地，也不知遇过多少次险，受过多少次伤。

为了他，她远别严父慈母、兄弟姐妹，来到完全陌生的世界，只求能留在他身旁。

歌声在偌大的花园中缓缓飞扬，所有人都寂静下来，倾听着她的歌唱。她的眼中透出点点泪光，仿佛月亮下落下的微霜。

她的每一声吟唱都宛如在赞叹，也宛如在叹息。

赞叹他宛如天空中燃烧的太阳，将她寂寞的生命点燃，叹息的却是自己的命运：

——她似乎已经预感到，自己会为了回报这天神赐予的阳光，如此惨烈地奉献自己的一生。

歌声宛如抛入天穹的琴弦，唱到极高处又缓缓滑落。

月光下，她的身影如此单薄，如此寂寞。

人们眼前的时空仿佛错乱开去，回到那人神共存的远古时代。

她就是天堂中那一只金翅的鸟儿，爱上了天地间最英俊、庄严、强大的神祇。她在天空中为他纵情歌唱，她唱得那么用心，那么用力，直到呕出点点鲜血。

这声音化为飞翔的云朵，点缀了他的威仪，这些鲜血化为纷扬的落花，装饰了他的光辉。

而她，却从声嘶力竭，折翼而死。

他看过她一眼么，他注意到她在为他歌唱么，他会为她的死发出哪怕最轻的一声叹息么?

她不知道，她也并不在乎，因为她爱他，不求回报。

长长的尾音如凄如诉，绕梁不息。所有的人仿佛都为这歌声感染，久久不能说话。

吉娜泪流满面，她不可置信地望着自己。

她竟然完整地唱出了这首歌——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因为哭泣，让那曼妙的歌声变得嘶哑、让清越的曲调中断。

难道这就是遮瀚神的祝福?

从此她能为他自由的歌唱了么?

吉娜一面笑，一面流泪。她幸福地抱住双肩，单薄的身子在夜风中微微颤抖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良久，她强行压抑住心头的激动，擦干眼泪，跑到卓王孙面前，笑道："你看我唱的怎么样？"

卓王孙也含了微笑道："我以前闻白鹤鸣于青岚之上，得剑法之要义，当时只觉天地之理，已穷于此，今日听了你的歌声，我才知道我着实错了。若是当日能听到你的歌声，恐怕我现在的造诣当在十倍之上。"

吉娜深深地看着他，眼泪忍不住又落了下来，轻轻笑道：“你们汉人可真是奇怪，说的话我一些都不懂。”

她虽然不能全懂卓王孙的话，但是她也明白他在赞赏自己的歌声。

谢天谢地，遮瀚神的第二道试探终于也顺利过去了！

她心中说不出有多么高兴，却又不能过多表现，只得抢过一只鼓来，敲得梆梆作响，一会儿又就琴言的手中拨弦玩，让她弹不成曲子。再一会儿又傍着卓王孙，谈些小孩子的玩意，真宛如一只快乐的小鸟般，在众人间飞翔。

众人为她所引动，也就围着篝火谈笑起来。不时有人清曲一奏，娱己兼且娱人。酒肉渐渐减少，篝火也没有开始的那么亮了。

卓王孙始终微笑而坐，并不禁止。再一会儿，听不到吉娜的声音，众人看时，已经趴在阁主旁边睡着了。琴言怕卓王孙生气，急忙要叫醒她时，卓王孙挥了挥手，命令众人安静，小心地抱起吉娜，交在琴言手上。

第62节：第十一章 折芳馨兮遗所思(6)

琴言倒不知道阁主怎会对吉娜如此纵容，积威之下，当然也不敢多问，带了吉娜回新月宫安歇。

卓王孙缓缓站起，望着被明月照得透亮的夜空，许久道："我们似乎很久没在一起喝酒了。"

众人不知阁主究竟什么意思，往日阁主一旦如此说话，那就肯定有什么人要获罪。都不敢轻举妄动，以免动辄得咎，广场上刹时安静下来。

卓王孙默然片刻，再不看众人一眼，独自向外面走去，众人难测阁主是喜是怒，面面相觑之时，卓王孙已经走远了。

新月宫中，月华大盛。

高台临水，龙涎香徐徐袅绕，夜风将淡粉的帷幕吹开。

吉娜正在雕檐下的一张紫竹榻上酣睡，琴言坐在不远处焚香弹琴，楼心月临水而立，只望着清冷的月色。

很快就是中秋了。

琴言突然止住抚弦，道："你说先生为什么对吉娜如此纵容？"

楼心月摇了摇头，道："我看此事大有深意，你我还是不要揣测了。他想什么，旁人是根本无法知道的。"

琴言点了点头，望向酣睡的吉娜。

她似乎已经沉入了梦境，脸上却还带着天真而甜蜜的微笑，那分明是少女情窦初开，梦中怀春的神情。

琴言长长叹息了一声："只是吉娜可能并不明白这些……你不觉的她对先生的举动有些奇怪么？"

楼心月冷笑了一声："有什么奇怪？我们阁主虽久不出江湖，但暗中倾心（于）他的女子也是数不胜数。吉娜并不了解他的性情，一见之下，倾倒于他的风仪，一时落入情障又有什么奇怪？"她说的虽是吉娜，目光却一直盯在琴言身上。

琴言低头抚弦，似乎并未听出她话中有话，只叹息道：“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她实在太天真、太单纯了，我只怕这样下去会害了她。”

楼心月冷笑道：“真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你先别担心她，管好你自己再说吧。”

琴言这才觉察出什么，脸上一红，抬头道：“你可不要胡说，我对先生只有敬畏之意，绝无爱慕之心。更何况先生与下弦月主，一对佳偶，天作之合，我又怎敢奢望？”

楼心月讥讽地道：“天作之合？我看她也不过是你们中的一员罢了。”

琴言骇然，赶紧做了个禁声的动作：“千万不要再说了，被人听见了可不好。”

楼心月看了她一眼，道：“怕什么？”

琴言四下张望，确定无人听到，才摇头道：“华音阁规矩森严，比少林武当等千年大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所有阁规，天音阁弟子们都必须凛遵，唯有下弦月主是个例外。她的武功、职位虽不是最高，但在阁中却享有仅次于阁主的特权。阁中规矩千千万万，却没有一条为她而设。这次迎接苍天令归位，阁中弟子务必到场，只有她托病不见，阁主却也没有多加追问。”

楼心月淡淡道：“华音阁上下谁不知道，下弦月主出身极为高贵，乃是上任阁主与仲君唯一的女儿。自然是自由散漫、目无法纪惯了。”

琴言叹息了一声：“或许还不止于此。下弦月主容貌极美，称一句武林第一美人都毫不为过。据说，也曾有很多人不服她在华音阁中的种种特权，但只要看她一眼，就会感叹，她真是天上之人，本不应用任何规则束缚。”她的声音有几分伤感，有几分失落：（，）“或许，她和先生真是一对璧人呢。”

楼心月看了看她，冷冷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我保证阁主绝不会喜欢她。”

琴言“哦”了一声：“为什么？”

楼心月冷哼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无论你也好，吉娜也好，甚至上弦月主相思、下弦月主秋璇，无论她们多么优秀，他任何一个都不会真正喜欢。”

琴言摇了摇头：“你这么说也太过笃定了。阁主并非无情之人，他对小鸾的好，也是大家亲眼所见。”

楼心月道：“小鸾？我看他是将小鸾当亲妹妹对待。不过要想让他这样对待你，却是痴心妄想。”

琴言脸上又是一红，有些着急道：“我早说过了，我对先生没有别的心意……”她狠狠剜了楼心月一眼，却突然微笑起来，轻轻抚弦道：“我看你最近才是和吉娜一样，萌动了春心。”

楼心月秀眉竖起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琴言笑道：“你最近是在铸一柄名剑罢？多年没见你这么用心地铸剑了。”

楼心月转过脸，不去看她，冷冷道：“我败在杨逸之手下，将跟随我多年的愁妆剑葬于洞庭，那一刻我便立誓，要铸出一柄能匹敌他的长剑。”

琴言叹了口气，轻轻道：“不知道是匹敌他，还是匹配他？”

楼心月猝然住口，再不说话。

她抬头望着空中渐渐圆满的明月，多年如止水一般的心绪，竟也越来越乱。

半月之后，在华音阁等你。

如今，已是八月初九凌晨，离那个约定也只有三天的时间了。

第63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1)

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

华音阁三分之二的面积均为水域，三分之一的陆地上，建筑基本上呈圆形向四周辐射分布。中间以阁主居住的虚生白月宫、议事用的丹书阁、司礼用的大成殿构成的三角为中心，往外是东部苍天青阳宫、西部均天少昊宫、南部炎天离火宫、北部玄天元冥宫，再往外是各宫下属的弟子居住区，这一区外面就是各种机关耳线，防御阵法了。

华音阁的人事也大致按照这个局势安排。阁主之下分天晷之司、玄度之司、云汉之司三派。

天晷是日之别称，为阁中男性弟子的编制。其下又分为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宫，分别以青阳、少昊、离火、元冥为名。司医护、刑杀、外事、内政四事。以东部苍天青阳宫来说，宫主为步剑尘，总管阁中一切医疗医护之职。这医疗之事说来仿佛不起眼，但掌握得好了，却不啻于拥有一部永远不死不败的军队。步剑尘本人是江湖上名头极大的一位名医，更从医术中化出一套剑法，纵横江湖，声势极为显赫。他辞世后，青阳宫主之位暂缺，由其弟子韩青主代领，韩青主为人聪颖，武功也臻于一流，只是年少之人，未免浮华，向来不为卓王孙所喜。

玄度为月之别称，为阁中女性弟子的编制。这些编制也以明月运行之相为名。上弦月主、下弦月主之下，又有正盈月妃、娥眉月妃、新月妃、朔月妃四职，各自统领一派。卓王孙这一代的上弦月主为相思，下弦月主为秋璇，正盈月妃为楼心月，新月妃为琴言，蛾眉月妃步小鸾，朔月妃暂时空缺。相思号称暗器第一，秋璇号称用毒第一，楼心月喜欢铸剑，琴言琴音绝伦，步小鸾为步剑尘遗孤，虽然身体羸弱，但轻功极佳，最得卓王孙疼爱。每人都有一项骄人之处，相比天晷之司，真是丝毫不让。

云汉为星辰之别称。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华音阁的机密之一，除了阁主之外再无人知道他们的身份、年龄、名字。这些人分散于江湖各个门派之中，有的是已成名的江湖宿老，也有是默默无闻的奇门异人。平日里他们各司其职，仿佛与华音阁毫无关系，但只要阁主一封密令达到，他们便会毫不犹豫为主人效犬马之劳，直至献出生命。

这还仅是华音阁内正常编制，传说阁中历代还存在三位神秘的元老，名为元辅、仲君、财神。这三位元老不仅地位尊崇，而且身份极为神秘，就连楼心月等人也未必全部知晓，这便也就成了华音阁的又一机密。

华音阁声势浩大，垂数百年而不朽，人物鼎盛便是最大的原因。

这一代的阁主卓王孙，更是号称武功天下第一，计谋天下第一，风度天下第一，文采天下第一，江湖上的风采的一面，几乎全被他占尽。也难怪白道众人人心惶惶，只好连续召开几次英雄大会，要共商良策，对付这天之骄子了。

除了四天令回归这样的大事外，卓王孙很少出虚生白月宫。至于他想的是什么，却没人知道，也没人敢问。

今天也不例外。

卓王孙仍然一身青衣，负手立在虚生白月宫窗口，俯瞰着四周萧瑟的秋光。

似乎这天地间玄妙无极的元理，就盈盈浮于一瓣瓣将开已开的花朵之上，和那天边微微流动的云彩中，等待他目光的采撷。

卓王孙默然站着，秋风萧瑟，那袭青衣随风扬起，飘逸出尘，似乎自混沌初始，他便如此站立，又似乎这流动着的天地元气渐渐与他本身产生了一种玄妙的共振，一点点沦入他的掌握。

第64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2)

朝阳嫣红的神态渐渐消去，浮腾于苍茫的东天之上，而变得渐渐明亮起来。

终于，这朝阳挣脱开红尘的束缚，炽烈的光芒迸发出炫目的光彩，向敢于蔑视它的物类发出毁灭的警告。

在这唯一的光芒的照射下，它们永远只是命运的奔劳者。一切欢欣和鼓舞都是它所赐予的，任何不敬的思想都是在唾弃自己的灵魂。正如悬空孤独傲立着的太阳，是万物永恒的统治者，排斥一切可跟它共列的物类，光芒万丈，不可一世。

孟天成站在紫霄宫的正中央，却没看到宫中拜祭真武大帝的香火。

只有香案，没有香火，因为香案上摆满了鸡鸭鱼肉。

三个穿得邋里邋遢，身上更脏得连皮肤的颜色都看不出的老头，正围着香案大嚼。一个老头盘腿坐在香案上，手中抓着一只烧鸡，将它油淋淋地按在腿上，两只手交替撕了来吃。他的裤子上全都是灰土鼻涕，沾得烧鸡上都是，他也全然不觉。另外两个人就躺在地上，各自将两只沾满了臭泥的黑脚跷得老高，一个拿了碗红烧肉，一块块地丢到空中，然后张嘴来接；另一个捧了好大一只蹄膀，那已经不能叫吃，只能说是洗脸。

这三个老头相貌举止虽粗俗无比，但都生了两条长长的寿眉，垂了一尺余长，修理得干干净净的，看上去倒有几分图画神仙的感觉。

踞坐案上的老头见孟天成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你这孩子刀法不错，讲起道理来也头头是道。比我的徒子徒孙们强多了，老道士倒忍不住想跟你比画比画。”

孟天成微微一笑，目光神光闪动，道：“我趁着三位前辈开斋之日前来，目的之一就是要领教一下三位绝世的武功。”

那老头笑道：“绝世不绝世的，都是别人说的而已。不过老头子年纪这么大了，倒不好意思欺负年轻人。这样好了，你用你的赤月弯刀，我用这条鸡腿，如何？”

说着，他将手中那条吃了半截的鸡腿提了起来，笑嘻嘻地指着孟天成。那鸡腿一大半被咬残了，油脂淋漓的，还不住地向下滴着。被老头拿在手中，显得有点滑稽。他的姿势更极为漫不经心，仿佛不是在比试，而是要丢掉它一般。

孟天成却丝毫都没有小看这条鸡腿。他脸色肃然，缓缓将弯刀放到身前，慢慢将刀身拔了出来。

弯刀在他内力的催动下，发出夺目的红光来。显得无比凌厉。

孟天成注视着刀刃，淡淡道：“敷非长老神功盖世，在下不敢轻慢，虽然手持利器，但在长老看来，却与鸡腿鸭掌无异，算不得僭越。请了。”

敷非笑嘻嘻地道：“要请就快请，打完了我们还要赶着吃呢。呸！三年就这么一天开斋的日子，我可没有太多的时间蘑菇。”

孟天成也不管他，弯刀缓缓展动，自左而右，划了个圈子，刀光霍霍透出，将整个前胸护住。渐渐真气运达极致，弯刀锋脊的一线，嘶然声响中，溅出两寸长的一波血光。

敷非长眉挑了挑，喜道：“杀气！”

孟天成剑势接着运转，刀脊红光突然大涨，他凌空将赤月弯刀一划，爆发出一声轰然震响，赤红怒卷成虹，横亘遍整个紫霄宫，迅捷无伦地向敷非划了过去！

这一招毫无花巧，只是太快，太急，快到犹如闪电，急到挡无可挡！刀身附着的赤虹长天怒卷，将弯刀绯红的刀身烧出条条裂纹，犹如一轮烈阳般，随之滚涌而前！

孟天成身化暗黑的影子，附着刀光之上，宛如暗夜中捧血而舞的妖魔！

敷非道长眯起了眼睛，仿佛不胜那烈阳的炽烤，淡淡道：“好！好！”他手中的鸡腿也刺了出去。

有黑暗，就有阳光。这本是宇宙的至理，就算是妖魔也无法违背。

这鸡腿仿佛什么力量都没有，却偏生直破那无比炽烈的血光而入，抵在了赤月弯刀的刀锋上。

赤月弯刀腾放出的血影本来宛如无边无际的巨网一般，笼罩天地，但等到那鸡腿刺入之后，每个人都赫然发现，这巨网还是有盲点的，这鸡腿所指之处，就是盲点所在。

鸡腿顶着剑尖，弯刀连一分都进不了了。

第65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3)

孟天成的脸色变了。他知道敷非长老武功绝世，乃是武当派仅存的硕果，但没想到他的武功竟然一高至斯！

他全力所出的一刀，竟然被他一条鸡腿抵住！

但敷非长老的脸色却越来越严肃，因为他已经感觉到，孟天成手中的刀锋，在迅捷无伦地颤动起来！这一颤动，就仿佛血晕爆炸，突然溅出千万点花朵！这些血花密密麻麻布满长空，将任何的盲点一起掩盖。

血晕没有盲点，刀法也就不再有破绽！

敷非长老的脸色变了。就在他变色的一瞬间，他手中的鸡腿“噗”地爆成一团粉雾！

所有的血影都消失了，所有的动作都静止。敷非长老歪着头，很仔细地看着赤月弯刀，脸上的神情，极为古怪。

弯刀的刀锋就夹在他指间，孟天成的目光，也盯在刀锋上，同时，也盯着他的手指。

没有人看得清这两根手指是如何夹住赤月弯刀的，连孟天成也一样。他只是忽然发觉，弯刀忽然就不受他控制了，然后，这两根手指才出现。

他的脸色变得深沉起来，眼中神光渐渐隐没。

并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凝聚起来，深藏在眼间最深处，等待爆发。

敷非长老忽然收手，转身走回香案，重新拿了一条鸡腿啃着，笑道：“好刀法，果然是好刀法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你这孩子想要什么，只管说就是了。”

孟天成缓缓将刀归鞘，依旧背在背上，道：“在下此来，只是想让三位前辈看一样东西。”说着，他从怀中拿出一物，上前放在香案上。

他放的，是香案上唯一一片洁净的地方。

敷非长老的动作却突然顿住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地上躺着的敷疑、敷微二老，也站起身来，三人尽皆面容肃然，盯住此物。

这是一缕乌黑的头发，看上去没有太特殊的地方，只是太黑，太浓，纠结盘曲，却又宛如一条极细的毒蛇。

敷非三老凝视着，突然叹道："她又重出江湖了？"

孟天成没有说话，他知道，这样的问题不必回答，他也并不是个多嘴的人。

敷非长老脸上阴晴不定，道："她说了什么没有？"

孟天成道："她说，若是三老还记得她是谁，就请一月后至嵩山一行。"

虚生白月宫中。

突然靠窗的金铃响了一下，卓王孙目中光芒一闪，就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低头进来，跪下道："启禀阁主，下弦月主有请。"

卓王孙眼中光芒闪烁，正用自己的神识，将四周的清空秋色转变为充盈的杀机，天地之间的一切脉律似乎都被他控制，正从柔和而变为无所不摧的凌厉。

他并没有回头看这个温顺害怕的小姑娘，只感到她的身躯正在微微颤抖着，似乎她也感受到卓王孙这令万物战栗的杀意，早就失去了抵抗的意识。他的杀意却并没有收敛，宛如骄阳凌空，傲然照视着天下万物。那小姑娘额头冷汗涔涔而下，死亡的威严刹那间占据了她所有的生命。

良久，卓王孙猝然合眼，道："前头带路。"一语说完，小姑娘只觉压抑于心头浓重的死亡的错觉瞬间消失，急忙答应了一声"是"，又行了一礼，方才站立起来，低头侧身慢慢向前面走去。

虚生白月宫跟四天宫的交界之处便是玄度之司弟子的住处。

每一处居所都似乎是个大花圃，比如相思的荷花，琴言的牡丹，楼心月的蔷薇。但最负盛名，也最绚丽的，却是下弦月主秋璇的海棠圃。圃中一色都是大红的花种，当八月中，满圃秋棠花开，繁彩蔟

锦，几若行于云上。但今天走近海棠宫，却连一朵的海棠都看不到。几百树海棠都是光秃秃的，绿叶仍然迎风向人，那几千朵花却不知去向。

卓王孙皱了皱眉，带路的小姑娘又跪下道：“月主请阁主一个人进去，请恕婢子不能带路了。”

卓王孙点了点头，衣袖带开宫门，行云流水般进了去。

秋璇最喜红色，宫中一切装饰，都以红色为主。卓王孙只将之归为怪异，倒也不怎么干涉。今天一走进来，便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。青色的院墙不知被什么颜料涂成了大红的血色，还有种甜甜腻腻的气味传来，颇有几分诡异。

第66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4)

院中一片花海，几千万朵剪下的海棠花堆成了个很大的花床。秋璇侧卧其上，一身水红的衣衫，大半都没入了花瓣之下。她一手微搭胸前，玩把着一只琥珀杯，一手枕于香腮之下，懒洋洋的支向前方。更有意无意从裙下花上露出一截胫骨丰妍，粉雕玉砌的素足，真是海棠含露，春睡未足，无一处不撩拨人的无限情思。

她看到卓王孙皱眉的样子，脸上笑容更甜，招手道："请阁主过来。"

卓王孙也没说什么，走过去坐在花床上，秋璇半喜半嗔，纤手支颐，轻轻叹了口气："等了好久，还以为阁主不会来了。"

"丹书阁接苍天令，只有你不曾去。"他淡淡的道。

秋璇笑出声来，轻轻舒了下腰肢，轻轻道："病了，怎么能去。"她只轻轻一侧身，整个秋空似乎都为之转侧，变得说不出的妩媚，说不出的动人。

国色天香、倾国倾城一类的词语，用在这个叫做秋璇的女子身上，也不过是一些俗气的赞誉罢了。

而且，她还非常年轻。她的绝代风姿并不来自于岁月的沉淀，而只是上天那太过慷慨的赐予。

更为可怕的是，她十分清楚自己这惊世的美艳，因而也就更加张扬，将之纵情释放在世人眼前，似乎要将这美丽绽放到极至，把这平庸的世界照耀出妖娆的风姿。

卓王孙却只是冷冷注视着她，道："病了？什么病？"

秋璇顺势将满满一杯的酒递上来。那酒色也正如秋璇的衣衫，红得诡异无比。卓王孙看都不看，一口饮尽。

秋璇附在他的耳边，腻声道："一种让太昊清无之阵完全失效的病。"

太昊清无之阵，是华音阁四重防御之一，也是太古以来，最为著名的蛊毒之阵，在《蛊神经》记录的阵法中排名第一，却已失传江湖数百年。华音阁多方搜罗，方才保留一脉，又经过数十年的研究，才让之能重新运转。

这个阵法，既是华音阁守卫的重要关卡，也是阁中的不传之密，更是四重防御中最为核心的一部分。其中布满奇蛊异毒，相生相克，威力无比，甚至可以到了生杀自如的地步。而阵法随星象运转，毒性也变化不定，敌人一旦踏入，绝难生还，更不要说破解了。

然而，蛊阵的解法，只有每一任阁主以及负责此阵运转的人才会知道。自宋末太昊清无阵开始运转以来，从没有被破坏过，而此阵一破，就说明敌人已突破了最后的防线，数百年来，号称武林禁地的华音阁如今竟被人侵入了核心，此事何等重大！

秋璇作为阵法守护者，自然难辞其咎，其罪责也非止削职降级而已。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，只轻轻松松说了出来，宛如这也是她喃呢情语的一部分，而后微笑着看卓王孙的表情。

卓王孙的神色并未有丝毫改变，道："你现在知道病症的来源没有？"

秋璇低头，又斟了一杯酒，握在手中微微转动着，她注目嫣红的酒汁，脸色也更加娇媚，柔声道："我以为，就和伤风一样，总是要有风，才会伤。而有人刚刚一进入阁中，太昊阵也就被侵入了。这伤风也伤得未免也太巧了一些吧。"

卓王孙淡淡道："你说吉娜？"

秋璇好像不胜酒力，轻轻扶了扶额头："这我可看不清了，总之，那人在两个时辰前进入迦耶索道，然后渡过霜钰湖、莫支湖、最后进入太昊清无阵。好笑的是，这些传说中绝无人能破解的阵法，好像一刻之间也都病了似的，连警戒都没有发动。"她微蹙秀眉，将手中的酒盏举起，微微沾唇，又推到卓王孙面前，盈盈浅笑道："先生何不再饮一杯？"

卓王孙轻轻将酒盏推开："这就是你找我来的目的？"

秋璇蹙眉道："这算什么，比起我要请先生喝酒的事，根本不值一提。"

卓王孙淡淡笑道："你可知道失守太昊阵的罪责？"

秋璇慵懒的支起身子，弹了弹发际的落花，漫不在乎的笑道："什么样的罪责，也得让你陪我喝完酒再说。"她说着一转身，轻轻靠在卓王孙肩上，伸出纤纤玉指，在酒盏中轻轻一点，然后纤指放到卓王孙唇边，眼波却如春水一般化了开去。

第67节：第十二章 竦长剑兮拥幼艾(5)

秋风淡淡，卷起满地海棠，宛如落了一场红雨。而这满天落红，起落无声，仿佛也为她夺目的艳色而退避。

卓王孙不去看她，从她手中接过琥珀盏，昂头饮尽。

秋璇目光流转，注视着卓王孙，脸上的笑意却渐渐有些疯狂，她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娇躯乱颤，连手中的酒盏也握不住了，残酒点点洒出，在她雪白的肌肤上留下斑斑红迹。

卓王孙也不去理她，她笑够了，才拂着鬓边乱发道："先生，知道你喝的是什么吗？"

卓王孙淡淡笑道："毒药？"

下弦月主执掌太昊之阵，用毒之术天下第一，世人闻之，莫不心惊胆战，咬牙切齿，能如卓王孙这样从容问讯她的人，也算绝无仅有。

"不是。"她秋波斜瞥，"什么样的人，敢在先生身上下毒呢？先生不妨再猜。"

"迷药？"

"不是，不是！"秋璇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卓王孙冷冷地看着她，既不制止，也不说话。秋璇笑了一阵，双目中春波潋滟，双颊红晕更盛，衬得周围的海棠都黯淡了下去，她醉态更盛，微微喘息着，轻声道，"是春药。"

卓王孙皱眉道："春药？"

秋璇随手抓起一捧花瓣，微一施力，一蓬嫣红的花雨在她眼前盛开，将她长长的睫毛也染的绯红。透过朦朦红雾，她的笑声更为肆无忌惮："对！春药！只要是人，就无法抗拒，这是本性。"

卓王孙冷冷道："我没有人性。"

秋璇倏然止住笑，挑战般的仰视着他，道："对！你不是人！可我这春药就是专门为你这种不是人的人设计的。"

卓王孙倏然回头，一把握住秋璇的长发，拉到自己怀中，俯视着她春色浓浓的眸子，一字字道："我早告诫过你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控制我。"一用力，将她推倒在花床上，站了起来。正待离去，突然心中一震，这一步居然就迈不出去。

秋璇翻身抱住他，嫣红的脸颊上还沾着残酒的余红，笑意带着些许疯狂，却偏偏呈现出一种诡异得惊人的美艳——那是毫不吝惜自己的美丽，偏要一刻燃尽的疯狂和快意："为什么我做的一切你从来都是装做看不见？无论对还是错，无论对得多厉害，错得多利害！太昊清无之阵被破，我一点也不关心，我只是想看一看你到底有没有喜怒哀乐！为什么，为什么你对一个小姑娘都这么好，对我却总是冷冰冰的？为什么？"

卓王孙冷冷道："因为她比你好。"

这句话说得突兀，只有秋璇知道，他说的"她"，并不是"小姑娘"吉娜，而是另一个，和她分庭抗礼的女人。

秋璇目中射出狂热的目光，忽然一笑，柔声道："我去杀了她好不好？"

卓王孙道："你敢。"

秋璇凑过来轻轻解开他的束发，眼睛追逐着他的视线道："我去杀了她，你就会恨我，不管你恨我还是爱我，都会记得我了，是不是？"

卓王孙冷冷道："你杀了她，我就杀你。"

秋璇凑在他的脸边，轻轻向他耳朵里吹了口气，腻声道："你舍得么？你知道我比她要好得多，是不是？莫非你已经忘记了？"

卓王孙猛然转身，将她重重地按倒在花床上，顺手将一旁残杯端起，和身俯了上去，将剩下的酒液全数注入她的口中。

然后，他强行托起她的下颚，深深吻了下去。

这个吻，是如此深沉，如此狂烈，仿佛要将她一点点碾碎，化为尘埃一般。

海棠花似乎很伤心人类为什么这么不爱护它，都一瓣瓣地零落下来，不一会儿，满天飞花中，卓王孙一身青衣都被海棠花瓣染成血色。

他突然重重推开她，冷冷道：“够了么？”

秋璇嫣红的唇际现出一丝淡淡的血痕，但她的笑容却依旧如此动人。

卓王孙不再看她，转身欲走，秋璇一把拉起他的手，柔声道：“答应我，别去找她。”

卓王孙冷笑了一声，并不回答。

秋璇道：“你以为我是嫉妒她么？”

卓王孙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发疯。”

秋璇又笑了起来，突然神色一厉，道：“对！我就是发疯！我就是个疯子！”她声音一顿，又变得柔和无比，“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，还不去看看潜入的敌人到底躲在哪里了？或许就一直藏在对面的树上偷窥我们？”？

卓王沉着脸，突然一挥袖，大团海棠花丛被劲风吹开一线。

他冷冷道：“你也看够了罢？出来！”

落叶翻飞，一个小小的影子几乎被劲风吹得立身不住，但却依旧倔强地站在花丛中。

这个人就是吉娜。

她直直地看着秋璇和卓王孙，眼圈却已经通红。

卓王孙冷冷道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吉娜咬着嘴唇，一字字道：“你又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她强忍着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她天真的心灵实在想不?，为什么他接过她的茶苞，听过她的定情歌，却又会和别的女子在一起！

卓王孙冷冷看着她，多少年来，绝没有人敢如此顶撞他。

他实在太过纵容她了。

秋璇却坐了起来，她一面神色自若的整理衣衫，一面朝着吉娜招手笑道：“小妹妹，我们不要理睬他了。你过来，我请你喝我的海棠花露，你敢不敢喝呢？”

吉娜紧紧咬着嘴唇，咬得如此用力，嘴唇中都感到一阵腥咸。

眼前这个女子，是这般的美丽、妖艳，宛如在秋风中怒放的花朵。

她虽然恨她，但却不得不承认，她是她一生中见到过的最美的女子。

如果她是一个男子，她也会选择秋璇，而不是一个还带着青涩、稚气未脱的孩子。

虽然如此，但她绝不认输！

她绝不能处处都输给她。

吉娜突然冲了过来，端起酒坛一阵豪饮！

血红的酒汁顺着脸颊滑落，掩盖了她的泪痕，凉凉的，一直淌入胸口。

卓王孙脸色一沉，秋璇却笑了。

她的笑很狂，很张扬，但却丝毫不损她的美丽。

狂而不损其媚，或者这也是上天赐给真正的绝代佳人的特权。

卓王孙袍袖一摔，走了出去。

夕阳渐沉，就听后面秋璇得意的笑声传了过来，吉娜单薄的身影留在夕阳下，仰头狂饮，双肩瑟瑟发抖，宛如抽泣一般。